

國立華北編譯館館刊

瞿益鐸署檢



CS5
GHB
(222)

國立華北編譯館館刊 (二之二)

目次

插圖 景印樂蒼室印存

中國的思想問題 知堂

見 鼎益齋

龜卜通考 沈啓元朱松菴合編

潘季馴年譜 韓仲文編 蔡申之校訂

日本之思想文化 三枝博音著 舒之蘊譯

安南之少年生活 窪田文雄著 舒之蘊譯

太陽系近訊 原田三夫著 王炳勤舒貽上合譯

同位素 章賦

黎明之前 島崎藤村原著 張我軍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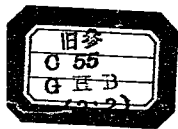
圖書介紹 (四則)

日文新書偶誌 (二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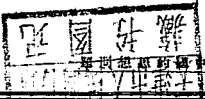
學術文化消息 (十二則)

館務紀要 (三十一年六月分)

代訊 (三則)



景印陳師曾先生
染倉室印存之一



中國的思想問題

(由中和月刊轉載)

知 堂

中國的思想問題，這是一個重大的問題，但是重大，卻並不嚴重。本人平常對於一切事不輕易樂觀，唯獨對於中國的思想問題却頗為樂觀，覺得在這里前途是很有希望的。中國近來思想界的確有點混亂，但這只是表面一時的現象，若是往遠處深處看去，中國人的思想本來是很健全的，有這樣的根本基礎在那里，只要好好的培養下去，必能發生滋長，從這健全的思想上造成健全的國民出來。

這中國固有的思想是什麼呢？有人以為中國向來缺少中心思想，苦心的想給他新定一個出來，這事很難，當然不能成功，據我想也是可不必的，因為中國的中心思想本來存在，差不多幾千年來沒有什麼改變，簡單的一句話說，這就是儒家思想。可是，這又不能說的太簡單了，蓋在沒有儒這名稱之前此思想已經成立，而在士人已以八股為專業之後也還標榜儒名，單說儒家，難免淆混不清，所以這里須得再申明之云，此乃是以孔孟為代表，禹稷為模範的那儒家思想。舉實例來說最易明瞭，孟子卷四離婁下云：

「禹稷當平世，三過其門而不入，孔子賢之。顏子當亂世，居於陋巷，一簞食，一瓢飲，人不堪其憂，顏子不改其樂，孔子賢之。孟子曰，禹稷顏回同道，禹思天下有溺者，由己溺之也，稷思天下有飢者，由己飢之也，是以如是其急也。禹稷顏子易地則皆然。」卷一梁惠王上云：

「五畝之宅，樹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雞豚狗彘之畜，無失其時，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畝之田，勿奪其時，數口之家可以無飢矣。謹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義，頹白者不負載於道路矣。七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飢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後者所說具體的事，所謂仁政者是也，前者是說仁人之心，所以儒家的根本思想是仁，分別之爲忠恕，而仍一以貫之，如人道主義的名稱有誤解，此或可稱爲人之道也。阮伯元在「論語論仁論」中云：

「中庸篇，仁者人也。鄭康成注，讀如相人偶之人。相人偶者謂人之偶之也，凡仁必於身所行者驗之而始見，亦必有二人而仁乃見，若一人閉戶齊居，瞑目靜坐，雖有德理在心，終不得指爲聖門所謂之仁矣。蓋士庶人之仁見於宗族鄉黨，天子諸侯卿大夫之仁見於國家臣民，同一相人偶之道，是必人與人相偶而仁乃見也。」這里靜設儒家的仁很是簡單明了，所謂爲仁直捷的說即是做人，仁即是把他人當做人看待，不但消極的己所不欲勿施於人，還要以己所欲施於人，那就是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更進而以人

之所欲施之於人，那更是由恕而至於忠了。章太炎先生在「蕪漢微言」中云：

「仲尼以一貫爲道爲學，貫之者何，祇忠恕耳，請言恕矩之道，言推己及人者，於恕則已盡矣。人食五穀，糜鹿食薦，即且甘帶，鸚鵡嗜鼠，所好未必同也，雖同在人倫，所好高下亦有種種殊異，徒知恕矩，謂以人之所好與之，不知適以所惡與之，是非至忠焉能使人得職耶。盡忠恕者是唯莊生能之，所云齊物即忠恕兩舉者也。二程不悟，乃云佛法厭棄己身，而以頭目腦髓與人，是以己所不欲施人也，誠如是者，魯養愛居，必以太牢九鼎耶，以法施人恕之事也，以財及無畏施人，忠之事也。」忠恕兩盡，誠是爲人之極致，但是頂峯雖是高峻，其基礎却也很是深廣，自聖賢以至凡民，無不各具此心，各得應其分際而儘量施展，如阮君所言，士庶人之仁見於宗族鄉黨，天子諸侯卿大夫之仁見於國家臣民，有如海水中之鹽味，自一勺以至於全大洋，量有多少而同是一味也。還有一點特別有意義的，我們說到仁彷彿是極高遠的事，其實倒是極切實也可以說是專近的，因爲他的根本原來只是人之生物的本能。焦理堂著「易餘籥錄」卷十有二有一則云：

「先君子嘗曰，人生不過飲食男女，非飲食無以生，非男女無以生。唯我欲生，人亦欲生，我欲生，人亦欲生，孟子好貨好色之說盡之矣。不必屏去我之所生，我之所生，但不可忘人之所生，人之

所生，循學三十年，乃知先人此言聖人不易。〔案禮記禮運篇云：

「飲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死亡貧苦，人之大惡存焉，」說的本是同樣的道理，但經焦君發揮，意更明顯。飲食以求個體之生存，男女以求種族之生存，這本是一切生物的本能，進化論者所謂求生意志，人也是生物，所以這本能自然也是有的。不過一般生物的求生是單純的，只要能生存便不顧手段，只要自己能生存，便不惜危害別個的生存，人則不然，他與生物同樣的要求生存，但最初覺得單獨不能達到目的，須與別個聯絡，互相扶助，才能好好的生存，隨後又感到別人也與自己同樣的有好惡，設法圓滿的相處，前者是生存的方法，動物中也有能够做到的，後者乃是人所獨有的生存的道德，古人云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蓋即此也。此原始的生存的道德即爲仁的根苗，爲人類所同具，但是人心不同各如其面，各民族心理的發展也就分歧，或由求生存而進於求永生以至無生，如猶太印度之趨向宗教，或由求生存而轉爲求權力，如羅馬之建立帝國主義，都是顯著的例，唯獨中國固執着簡單的現世主義，講實際而又持中庸，所以只以共濟即是現在說的燻蕩了的共存共榮爲目的，並沒有什麼神異高遠的主張。從淺處說這是根據於生物的求生本能，但因此其根本也就夠深了。再從高處說，使物我各得其所，是聖人之心，却也是匹夫匹婦所能着力，全然順應物理人情，別無一點不自然的地方。我說健全的思想便是這個緣故。這又是從人

的本性里出來的，與用了人工從外邊混輸進去的東西不同，所以讀書明理的士人固然懂得更多，就是目不識一丁字，並未讀過一句聖賢書的老百姓也都明了，待人接物自有禮法，無不合於聖賢之道。我說可以樂觀，其原因即在於此。中國人民思想本於儒家，最高的代表自然是孔子，但是其理由並不是因為孔子創立儒家，殷殷傳道，所以如此，無寧倒是翻過來說，因為孔子是我們中國人，所以他代表中國思想的極頂，即集大成也。國民思想是根苗，政治教化乃是陽光與水似的養料，這固然也重要，但根苗尤其要緊，因為屬於先天的部分，或壞或好，不是外力所能容易變動。中國幸而有此思想的好根苗，這是極可喜的事，在現今百事不容樂觀的時代，只這一點我覺得可以樂觀，可以積極的聲明，中國的思想絕對沒有問題。

不過樂觀的話是說過了，這裏邊卻並不是說現在或將來沒有憂慮，沒有危險。俗語說，有一利就有一弊，在中國思想上也正是如此。但是這也是難怪的，民非水火不生活，而洪水與大火之禍害亦最烈，假如對付的不得法，往往即以害人者害人。中國國民思想我們覺得是很好的，不但過去時代相當的應付過來了，就是將來也正可以應用，因為世界無論怎麼轉變，人總是要做的，而做人之道也總還是求生存，這里與他人共存共榮也總是正當的辦法吧。不過這說的是正面，當然還有其反面，而這反面乃是可憂慮的。中國人民生活的要求是很簡單的，但也就很切迫，他希求生存，他的生存的道德不願損人以利己，却也不能如

聖人的損己以利人。別的宗教的國民會得夢想天國近了，爲求永生而蹈湯火，中國人沒有這樣的信心，他不肯爲了神或爲了道而犧牲，但是他有時也會蹈湯火而不辭，假如他感覺生存無望的時候，所謂鋌而走險，急將安擇也。孟子說仁政以黎民不佞不塞爲主，反面便是仰不足以事父母，俯不足以畜妻子，樂歲終身苦，凶年不免於死亡，則是喪亂之兆，此事極簡單，故述孔子之言曰，道二，仁與不仁而已矣。仁的現象是安居樂業，結果是太平，不仁的現象是民不聊生，結果是亂。這里我們所憂慮的事，所說的危險，已經說明了，就是亂。我曾在考中國的史書，體察中國的思想，於是歸納的感到中國最可怕的是亂，而這亂都是人民求生意志的反動，並不由於什麼主義或理論之所導引，乃是因爲人民欲望之被阻碍或不能滿足而然。我們只就近世而論，明末之張李，清季之洪楊，雖然讀史者的批評各異，但同爲一種動亂，其殘毀的經過至今猶令談者色變，論其原因也都由於民不聊生，此實足爲殷鑒。中國人民平常愛好和平，有時似乎過於忍受，但是到了橫決的時候，却又變了模樣，將原來的思想態度完全拋在九霄雲外，反對的發揮出野性來，可是這又怪誰來呢？俗語云：

相罵無好言，相打無好拳。以不仁召不仁，不亦宜乎，現在我們重複的說，中國思想別無問題，重要的只是在防亂，而防亂則首在防造亂，此其實實在政治而不在教化。再用孟子的話來說，我們的力量不能

使七十者衣食食肉，黎民不飢不寒，也總竭力要使得不至於仰不足以事父母，俯不足以蓄妻子，樂歲終身苦，凶年不免於死亡，不去造成亂的機會與條件，這雖是消極的工作，但其功驗要比肅正思想大得多，這雖然與西洋外國的理論未必合，但是從中國千百年的史書裡得來的經驗，至少在本國要更為適切相宜。過去的史書真是國家之至寶，在這本總帳上國民的健康與疾病都一一記載着，看了流寇始末，知道這中了什麼毒，但是想到王安石的新法反而病民，又覺得補藥用的不得法也會致命的。古人以史書比作鏡鑑，又或冠鏡曰資治，真是說的十分恰當。我們讀史書，又以經子詩文均作為史料，從這里直接去抽取結論，往往只是極平凡的一句話，却是極真實，真是國家的脈案和藥方，比偉大的高調空論要好得多。曾見「老學菴筆記」卷一有一則云：

「青城山上官道人北人也，巢居食松麩，年九十矣，人有謁之者，但粲然一笑耳，有所請問則託言病，一語不肯答。予嘗見之於丈人觀道院，忽自語養生曰，為國家致太平與長生不死皆非常人所能然，且當守國使不亂以待奇才之出，衛生使不夭以須異人之至，不亂不夭皆不待異術，惟謹而已，予大喜，從而叩之，則已復言職矣，」這一節話我看了非常感服，上官道人雖是道士，不夭不亂之說却正合於儒家思想，是最小限度的政治主張，只可惜言之非懇，行之維懇耳。我嘗歎息說，北宋南宋以至明的季世差不多都

是成心在作亂與天，這實在是件奇事，但是展轉仔細一想，現在何嘗不是如此，正如路易十四明知洪水在後面會來，却不設法為百姓留一線生機，俾得大家有生路，豈非天下之至愚乎。書房裡讀「古文析義」，杜牧之阿房宮賦末了云，秦人不暇自哀而後人哀之，後人哀之而不鑒之，亦使後人而復哀後人也，當時琅琅然誦之，以為聲調至佳，及今思之，乃更覺得意味亦殊深長也。

上邊所說，意思本亦簡單，只是說得囉嗦了，現在且總括一下。我相信中國的思想是沒有問題的，因為他有中心思想永久存在，這出於生物的本能，而止於人類的道德，所以是很堅固也很健全的。別的民族的最高理想有的是為君，有的是為神，中國則小人為一己以及宗族，君子為民，其實還是一物，這不是一部分一階級所獨有，乃是人人同具，只是廣狹程度不同，這不是聖賢所發起，逐漸教化及於眾人，乃是倒了過來，由眾人而及於聖賢，更益提高推廣的。因為這個緣故，中國思想並無什麼問題，只須設法培養他，使他正當長發便好。但是又因為中國思想以國民生存為本，假使生存有了問題，思想也將發生動搖，會有亂的危險，此非理論主義之所引起，故亦非文字語言所能防遏。我這樂觀與悲觀的兩面話恐怕有些人會不以為然，因為這與外國的道理多不相合。但是我相信自己的話是極確實誠實的，我也會虛心的聽過外國書中的道理，結果是止接受了一部分關於宇宙與生物的常識，若是中國的事，特別是思想生活等，我覺得還是本國人最能知道，或者知道的最正確。我不學愛國者那樣專採英雄賢哲的言行做例子，但是觀察一般民眾；從他們的庸言庸行中找出我們中國人的人生觀，特與英雄賢哲比較，根本上亦仍相通，再以歷史中治亂之跡印證之，大旨亦無乖謬，故自信所說雖淺，其理頗正，誠者當能辨之，陳舊之言，恐多不合時務，即此可見其才之拙，但於此亦或可知其意之誠也。

三十一年十一月十八日。

見

（三十一年十一月二十五日在師範演講會演講）

瞿益鑑

今天我所講的題目就是見，是專講這看見的。個見字。人身體上五官最直接的一種官能即是看，在六識中，眼識便可以包括一切，佛典所謂大地山河皆由心造即此意。反過來說，如果不因為看見，就不知道有這東西，所有世界上的東西，都是由於人的眼睛看見而得，至於萬物的真相，究竟是什麼？除掉我們用眼睛看之外，沒有別的方法再得到認識，所以我們所見的便是我們所想的，我們的一切觀念，全是由看得來，人生所有的活動，也就是起源於「見」。

但是嚴格說，就是同一個人，現在所見的，與一瞬間以後所見的，就許不同。同一事務，我所見的，與你所見的，也許不同。從物理上說，一件東西，在這種環境與另種環境所呈現的狀態，可以不同。那就是因為無論何物，由於位置，氣候，等等變化，而可有所改變。從生物方面說，宇宙間一切的生物，沒有兩個是完全相同的，千變萬化，不是人的眼睛所能判斷，所以單就我們眼睛所見，斷不能得到絕對的真確。換言之，我們的眼睛是不可靠的。現在的科學，竭力用物質的方法，來補助我們天然的眼睛之不足。譬如用顯微鏡，望遠鏡，透視鏡等等，都是因知肉眼有所不足，所以用器械來彌補這缺陷。因此天文學，醫學，以及各種學問，方有很大的進步，人類得到不少的幸福。從前人類所不能抵抗的事情，現在因有補助眼器官的方法，也就有了辦

法，如醫學上細菌的問題，這種知識，現已經人人皆知，大家公認的了。

不過人類的習慣是很奇怪的，在自然科學範圍之外，大家不肯用眼睛來看。不但肯用別人的眼睛，並且不肯用自己的眼睛看。這在人類的社會上，是很普遍的現象？人往往喜歡聽謠言，謠言的得來，是由於傳聞，追究起來，沒有一人是親眼自見的。在公羊春秋上有所謂孔子張三世說，就是「所見世」「所聞世」「所傳聞世」。所見世就是在孔子著春秋時代，他自己所看見的事情。在孔子父親的時代，是「所聞」。孔子的見解，可說是給我們一種非常恰當的教訓，可為萬世標準。我們並不是說所見的事最靠得住，所聞者次之，所傳聞者又次之，這不是簡單的話可以解釋的。其主要的意義，是在所見應該我們自己去見，所聞事應該自己所聞，這是孔子的教訓。我們做學問，做事，做人的主要精神是如此。可惜我們不能拿春秋之義應用到人生上去。

在我們所生的時代，有許多的事我們有看到的機會，但並不是我們能够把現代所有一切的事情都由我們個人看見。就以政治而論，勿論我們不是身當衝要的人，不能親眼看見，即使自己主持政治者亦不能處處自己看見的。所謂「所見」並不在乎一件件事物都是直接看見。然則所見究竟是什麼意思呢？乃是我們能夠將現在的一切現象，用自己的眼光，去把握其中的要點。譬如經濟的變化，不是個人所能見到的，可是這種變化影響到日常生活的情形，則凡是細心的人，一定能看見的。同一看，有善於看與不善於看的分別。不善看的人，即使直接的現象也是毫無所得，和不會看見一樣。因為宇宙間的事物，在空間上，時間上，都是不容易把握住的。不善於看的人，便是不善於利用視官，眼睛所接觸的結果，一樣都沒看見。做個淺近的譬喻，我們要知道世界大事，唯一的方法便是看報，這是任何人不能脫離這範圍的。固然現在的報紙不能一定都好，但無論如何，報紙上的記載，也不能離真相太遠。因為現代的交通工具發達到這般田地，無論世界那一國發生的事，決不

能完全隱瞞；總是要被人知道。所以報紙縱然不一定可靠，然而也不能說他完全不可靠。實際上我們對於世界的知識還是靠報紙。不過我們讀報的人需要一種能力。第一，是能夠在沒有說出來以前，就能知道他的結果，這是需要對於歷史，地理，以及其他學術的經驗，都很豐富的人，才能辦到。有許多重要的事件，今天發生的，在若干時間前，或一月前，或兩個月前早決定，所以善於觀察時事的人，不必等到成爲事實，早能推測判斷決定。次一等的人，雖不能在前判斷其趨勢，至少在事情揭曉以後，能夠知道某一種消息是真實的，某一種消息是虛偽的，能夠知道某一種來源是可以作爲根據的，或作爲參考的。不僅報紙，一切的現象，都由於事實的發展而發生，綜合我們所見的一切，就可以得到真的現代智識。不過見的能力由學問的程度而定。就純粹學問一方面說，我們懂得各處文字，能夠看各種文字所發表的書報，那就得多得便利。就學問的種類而言，如果我們所知道的範圍廣，那末我們所得的消息，也因之而多。譬如對於經濟的知識豐富，那末從經濟的現象中，可得到許多他人所不知道，所看不出來的事實。若對於地理知識豐富，那末對於時事的判斷，更是比不懂地理的人較爲真確。不但純粹學術方面如此，就是其他方面，也能幫助「見」的能力。如旅行地方多，那末所見到的現象也自然豐富，也能增進我們判斷事實的能力。我們所認識的人多，也是一樣。所以對於「現在」的認識，非見不可，而見的能力也非充分的養成不可，孔子所見，有他在周國所見的一切文物，在魯本國所見的故事，加上周遊列國各地之所見，孔子所以有這樣的成就，不僅是由於他所處的環境，也是因爲孔子勤學好問，問禮於老聃，問官於鄭子，其平日所學所聞的，都表現在刪述的幾種書上，所以孔子是我們爲學做人的模範。現在有許多的人，往往對於有益的事情，既不肯學，又不肯問，而專喜歡聽無知識的話，——在學問上沒有根據，沒有益處的話，則最易入耳。殊不知按古來記載，聽來的話語，往往是不可靠的。因爲他所聽得的人，仍舊是由別人說的，輾轉相傳，沒有法子對証那最直接的來源。若是自己親眼見，則比較好點，古來許多小說筆記之類

，多數如此。傳說的事情不一定絕對不可靠，不過問題是在經過一番傳說，便多一番裝點，輾轉幾次，便離初次所說很遠。假定最初的人不是故意誣說，但經過幾次演變，便不是最先的說法了。不必說遠的，就是幾個常常見面的人請人傳達談話，往往因語氣的輕重等等失掉真相，何況不是一個時代一個環境之內的人呢？傳說的真偽，以史學家眼光鑑別之，不難斷定，其方法不外追究所得材料最直接的抑是間接的。要知道這個，便首先要斷定著書人的時代和環境，甚至於還要知道著者說話時的特殊情形。照這樣研究的結果，不但可以斷定其本身之真偽，並且可以從此推論到其他史料的真偽。不僅是以上所談到的書籍，就是古人所作的詩文，在表面上看，似乎是空泛，可是用上述方法研究，便可觸類旁通，証明許多事實。所以爲要得到真相，一切眼見的事物，都是資料，沒有一件可以忽略的。我們要有學問，便是能夠知悉事實的真相，不至爲人所欺。普通的人，不但爲古人所欺，還被今人所欺。被不常見面的人所欺，還被常見面的朋友所欺。被欺的結果，是顛倒黑白，淆亂是非，使人的感情耗費在無用之地。試問眼前所見的是非，尚不辨別，然則大的事情，我們焉能够看得清楚。故有學問的人，澄澈的瞭解這一點，知道眼前所見所聞，除非是有關係之事，必須用極銳利的眼光來觀察。至於不相干之事，不但不是所聽聞的不足爲據，就是看也不值得看。一般社會的現象，喜怒哀不足重視的事情當做閒談，類如婦人女子，無事可做，以附言閑語當做一種消遣。我們讀書的人，應該少用耳朵，多用眼睛，我們的眼晴應用在大的地方，不要用在小的地方。眼光要銳利，並且還要其他各種方法來補助眼力之不足。我們要養成一種無微不信的習慣，就是沒有證據的不輕易置信。而證據大部分是由眼看得，連用手所觸得的都不足爲信。譬如試驗溫度，偶然我們的手涼些，便說覺所觸的東西太熱，反之，手熱時便說覺所觸的太涼，所以要知道精確的溫度，是非用溫度計不可，不能僅僅靠手來做標準。其他如臭官，味官，聽官，莫不如此。

這不過僅據純粹科學物質方面而言，社會科學研究還是人爲的，不能以物質做標準，只可以我們所見的種種

經驗作爲判斷是非之幫助。所以需要豐富的知識。有此豐富的知識幫助我們去看，便是所謂「見識」和「見解」。我們由經驗而觀察得的謂之「見識」，由許多的經驗而幫助我們看出一個特點，普通的現象，人人皆知，人人皆見，而此則爲一種特別現象，他人所不知者，此即謂之「見解」。「見」不是件簡單的事，也不是件容易的事，「見」而不得其法，則等於見不着。因爲所要見之事務，並不是平面地擺在那裏的，無論何物，均有多角性，其間之關係是複雜的，若不是有特別之方法去觀察，則僅僅看見表面。固然看見表面總比連表面都不看的較爲好些，可是所見的表面情形實無補於事實。「見」與事物之存在是兩件事，我們儘管不看，而事物並不因「不見」而不「在」，譬如夜晚我們閉上眼睛，任何東西都看不見，可是一切物件依然存在，反過來說，所見的也並非僅是所有的，有時我們看不見月亮，而月亮實際還是存在的，所以有時我們所見到的離整個事物相差甚遠，也就是離真相甚遠。若選以此當作結果，豈非可笑。古人有一譬喻，一個盲人不知太陽，有人告訴他說太陽如同盤子一樣，一天他看見盤子，敲了一敲，說道原來太陽是有聲響的，又有人告訴他太陽和蠟燭一般，他日盲者遇見蠟燭，摸了一摸，說原來太陽的表面是光滑的，這就叫「扣盤捫燭」，以此作爲「知識」，則知識離真相相差多遠。這個故事，便暗示我們聽別人的話太靠不住，人們不用自己的眼睛，儘信別人的話，也就同盲者之扣盤捫燭一般，其結果於自己並無益處。我們要認識太陽，是要知道太陽的真正功用，若僅知其表面，則不過是分開來的片面的瞭解，並不是整個的知識。所以我們若不是深切的知道，還是等於不知道一樣。拿所有的東西放在普通人的面前，結果他等於沒看一樣，其原因便在不能把握事實，不能得到要點。要「看」的得法，便在於經驗，而經驗又由于看的方法，所以有方法才能得到經驗，有經驗自然更能觀察，兩者互爲因果的。看的方法非是別人能教的，因爲非自己觀察不可，他人不能替代。由「見」所得的知識也只能自己領略，別人不能得到。固然我們也可以別人過去的經驗作爲幫助，但是實際上用起來還得自己看，所以

們訓練『見』的能力，實在是件緊要的事。（江徹張紀錄）

本館出版現代知識叢書之一

中國文學與日本文學

青木正兒著
梁盛志譯

定價一元四角

本書分上下二篇，上篇爲青木正兒原著，述中國文學對於日本文學之影響，而中國固有文學之回流，尤有足重。下篇爲梁君自著，述日本文學對於中國文學之影響，蓋中國文學在中國間有亡佚，其流傳日本者則尙多存在，可資考證。合上下二篇參互視之，不僅可了然於中日文學之關係，且足見中日文化互相交流之路，誠當今文學書中僅有之作也。

龜卜通攷（續）

沈啓无合編
朱耘菴

繇辭

繇頌釋義及其體制

總 卜 通 攷

灼龜致兆，卜者觀兆拆之橫直斜曲，動靜微明，而判吉凶。吉凶既定，則記錄其結果以爲行事之準則。且以此驗其占之中否。此占辭之辭謂之繇，或稱頌，質言之，曰卜兆之辭。

釋繇 易有卦辭爻辭，所以定吉凶也。卜則曰「繇」。字本作彙。說文糸部「彙隨從也，从系彙聲」。徐鉉曰：「今俗从番，余招切」。按說文彙字之解，非其本義。經典相承假借爲之，或作由。段玉裁謂「余招切，非也。當以周切」是也。其本義當爲卜兆之占辭。左傳僖公四年：

初晉獻公欲以驪姬爲夫人，卜之不吉，筮之吉，公曰「從筮」。卜人曰「筮短龜長，不如從長，且其「繇」曰專之辭，填公之曰，「一萬一繇，十年猶有矣。」

「專之……」以下皆卜兆之辭。杜注「繇，卜兆辭」是也。自易興，繇遂兼卦兆言。左傳閔公二年「成風聞成季之繇」注：

繇，卦兆之占辭。

詩俱「體無咎言」箋：「兆卦之繇」釋文

繇，卦兆之辭。

蓋混言則卜與筮之占辭皆曰繇。儀禮少牢饋食禮注：

吉凶之占繇。

是也。折言之龜卜之兆辭曰繇；易筮之占辭曰爻辭。自易代卜而興，於是易之卦兆爻辭亦曰繇；左傳昭公七年「且其繇曰」注「繇，卦辭」。穆天子傳五「馭之繇」，注「繇，爻辭」。孔穎達詩小旻疏「繇者，卜之文辭」又左傳僖公十五年疏「易之爻辭亦名繇」是也。後世繇辭多韻語，可以歌，故又曰頌，其字从言。晉者徒歌也，今日之魂巫，及日者算命，其占斷之語，皆以歌詞出之。殆其遺俗歟？自以繇辭固定而編集成藉，如易之卦爻辭，不復隨事而作繇，乃以占書詳斷之，故又謂爲由。易繫辭下注：「爻繇之辭」釋文引韋昭曰：繇，由也。吉凶所由而出也。

又謂抽也。史記孝文紀「大橫庚庚」索引引荀悅云：

繇，抽也。所以抽出吉凶之情也。

故引伸而爲「隨從」之義。自聲誤譌作繇，假爲繇役字，音義皆廢，後世別造由爲之，於是其本字本音本義皆廢，自許叔重已不能溯源其源，段玉裁說文注於繇下增「由或繇字」，知繇由爲正俗字，而不知「隨從」非其本義也。

兆繇之最初體制 繇之義既明，然後可以言其體制。今殷墟發見之甲骨，其上刻辭皆卜兆之繇也。觀其繇辭無相同者（卜句、卜往來例外），知其爲隨事而定者也——就其所卜問之事，觀兆象之形，而占其吉凶，定其繇辭而刻於甲骨之上。故其辭皆由命事辭改造而成，或就命事而加以肯定，或加吉凶之語如亡尤亡困之類於末，隨事而定，故其辭鮮有相同者（註二十九），亦無一定體制，且有僅曰吉若凶而無辭者矣。

晉侯……卜右股節吉。

又如僖公三十一年衛遷於帝丘，卜曰：

三百年。

又文公十三年邾文公卜遷於繹史曰：

利於民而不利於君。

又襄公二十八年「卜攻慶氏，示子之兆，曰或卜攻隹，敢獻其兆曰：

克見也。

……丙辰文子使召之，請曰，無宇之母疾病，請歸，慶季卜之，示之兆曰：「死」，秦龜而泣」。又成公十七年施氏卜宰：

匪句須吉。

又昭公二十五年滅昭伯如晉，滅會竊其寶龜，僂句以下爲信與僭：

辭吉。

是皆隨事而占，無有疑辭。或但言吉凶，如僖公十九年衛大旱卜有事於山川：

不吉。

又文公十一年鄭瞞侵齊，遂伐我，公卜使叔孫得恆追之：

吉。

又宣公十二年楚子圍鄭，旬有七日，鄭人卜行成：

不吉。

卜臨于大宮且巷出車：

吉。

之類是也。是皆占兆之辭最簡單而最古之體制。殷墟卜辭即此類例也。

占書及頤 後世社會生活日繁，侍卜問之事亦多於往昔。而人類知識亦因經驗而增高，卜者乃以多數之經驗，熟察兆象有幾多變化，及其吉凶，而定製或編集詞意廣泛文字巧妙之繇辭而為占書。後之卜問者，只須辨其兆拆之形象，依占書判斷吉凶，較諸隨事定繇，方便實多。且如有不驗可以推過於占者之不審，而龜不負其責，可以堅定卜問者對於「神龜」之信仰。故不論以何事來卜問，灼龜致兆，觀兆而得其占書之所在次第，啓占書觀其已定之繇詞，就事詳詞而增會之，於是去取吉凶定焉。故曰：「夫繇辭之占，托物以興」（左傳哀公十七年）其事至使至微妙也，且既有占書，不必專門名家，凡稍有占卜常識者皆能詳其繇而定吉凶，猶今人略通文字，皆能詳籤訣也。故自有占書出，遂傳流不絕。而隨事定繇之法，亦遂以衰歇，國家亦無復有卜官矣。繇定繇辭為占書，大概興於周季春秋戰國之時。甲骨刻固無定繇，即左傳所記尚多隨事定繇之遺。然亦已有以占書為斷者矣。書金縢：

啓籍見書，乃并是吉。

鄭注：

籍，隕蔽之管也。隕兆昏蔽之至以管，乃復見三爲占書亦合於是吉。

周禮春官大卜

太卜掌三兆之法，……其經之體，皆實在二十，其頌皆千有二百。

鄭注：

頌，謂繇也，每體十繇。

凡固定繇辭，必也詞意廣泛，文字巧妙，或引用故事，比喻其始終成敗；言簡而意賅，句偶而叶韻，以便於記憶背誦。今所見於左傳及卜法詩考所引之玉璽秘本其詞句或四言，或七言，一體四句，兩句爲韻，格式同於絕詩，故又稱曰「頌」。

繇詞與占詞 繇辭由兆象而定，兆象變化甚多，已於兆坼章詳之。變化既多，必賦予具體之名，始能分別，查檢占書。商代詳兆定吉凶，皆卜官卜師爲之，就兆坼之形像而定繇。或謂甲骨刻辭卜下貞上之一字卽爲兆象之名故其字多不可識。（詳見燕京學報十四期羅潤縉大龜四版考釋商榷）董作賓以爲貞人之名，不可信也。後世以兆象之吉凶之所歸，以一故事爲名，故就名可以斷事之吉凶。如左傳所記，僖公三十一年秦伯師于河上將納王使卜偃卜之遇：

黃帝飛于阪泉之兆。

若此則無繇亦可斷其吉凶，至於繇辭大多抽象而費索解，故尙須卜者詳繇占之，吉凶始見。占斷之語亦有句偶

叶韻者，後人不察，亦以為繇辭。今左傳所記，多為占辭，繇辭甚少，如僖公四年晉獻公欲以驪姬為夫人卜之不吉，其繇曰：

巫之謠，攝公之殽，一蹶一蹶，十年尚猶有吳。

又襄公十年傳：鄭皇耳帥師伐衛，楚令也孫文子卜追之，其繇曰：

兆如山陵，有夫出征，而喪其雄。

又襄公十七年傳衛侯蒞於北宮，卜之，其繇曰：

如魚鼈，衛遂而方羊，商焉；大國之將亡，閭門密實，乃自後誦。

其意皆隱晦而難知，不若占詞之明顯而決斷。占辭之見於左傳者，如上節所引者，又如莊公三十三年懿氏卜妻敬仲，其妻占之曰：是謂

鳳皇于飛，和鳴鏘鏘；亦鳴之也，將育於姜；五世其昌，並于正朝；八世之後，奕之興京。

又如閔公二年傳成季之將生也，桓公使卜楚丘之父卜之曰：

男也，其吉曰反，左公之右，聞於兩社，為公室輔——季氏亡則魯不昌。

又哀公九年傳晉趙鞅救鄭，卜之遇水適火之兆，占之史龜曰：

是謂沈潜，可以興兵，利以伐姜，不利子商，伐齊則可，敵宋不吉。

史趙曰：是謂

如川之逝，不可湔也。鄭方有罪，不可救也，救鄭則不吉。

史記孝文紀高后崩，大臣遂使人迎代王，計猶豫未定，卜之，兆得大橫，占曰：

大橫庚庚，余為天王，夏啓以光。

上列五辭明顯而決斷，或以爲繇辭，是猶未諱「占」與繇之別也。要言之：相兆定繇，詳繇占吉凶。猶今籤之有籤詩，詩後有占曰斷曰。然在商代則隨事而占，卜師相兆即明定吉凶。其占斷之辭即謂之繇辭可也。及乎後世，編集廣泛抽象之繇辭爲占書，卜者不相兆定吉凶，而詳繇占斷從違。故後世方有繇辭占辭之別，在商代則甲骨刻辭之繇辭亦即占辭也。

甲骨卜辭中之吉凶詞 殷墟甲骨刻辭之爲繇辭，前已反復詳論之矣。然其字未盡識，其意不能盡知，其吉凶從違亦不能盡明。但亦有明定吉凶，其詞習見常用，其意義明顯可考而得者約有下列數事，或有疑甲骨刻辭爲命龜之辭，其說之非，前已屢辨之矣，觀夫此益可以証其爲謬見矣。

甲骨刻辭中吉凶之占斷其習見常用者。如

吉 吉之意爲凶之對，大抵爲命事之正面。如：

△(卦三十)王共于四對 吉(前編四·三六·四)

△(卦三十)王共于四對 吉(前編四·三六·四)

貞吉 貞者徵也應也，各家注易以爲正，並不得通。說見大龜四版考釋商補。貞吉者謂得吉之徵兆也。如

貞吉(前編四·一八·四)

大吉 大吉猶籤之言上上也，吉之尤者也。如：

△卜在歷，貞：其方余从△王且曰大吉(後編上一八·九)

大吉，致用不風。(後編上一四·八)

致用大吉。(後編下三四·八)

弘吉 弘大也。弘吉猶大吉也。如：

△卜，貞：旬亡咎，王且曰弘吉。△（後編上一八·七）

△卜，貞：王△大丁癸七戌△弘吉（前編二·三四·五）

壬辰卜，貞：王田口往來亡咎，弘吉。（後編上一五·五）

不吉 不吉猶筮之上下也尙未至於凶。如：

不吉（後編下九·一）

亡尤 說文乙部「尤異也。从乙，又聲」，亡尤猶亡他，此詞常用於祭祀之下，最爲習見。如：

己日卜，貞：王賓風庚夕，亡尤。（前編一·一九·四）

甲申卜，貞：王賓風甲祭，亡尤。（前編一·二四·一）

庚辰卜，貞：王賓宗壬癸七庚翌日，亡尤。（後編下一·七）

田畎 田或作畎，其字今已廢，或釋爲辰，或釋爲咎，或釋爲四。紛紛不々，皆隨文猜想，無確鑿之証據，未可信也。然其意則爲辰爲咎實無可疑。

癸日卜，貞：日若若故獲年，田。四月。（前編五·一七·五）

庚辰卜，貞多鬼畎不至，田。（後編下三·一八）

口辰卜，王貞：半惟口余，田（後編下三十·五）

貞：王除畎不他田。（前編五·一四·四）

辛未卜，王貞：今辛未大風不他田。（前編八·十四·一）

出田 出或釋爲之，卜辭中之出其意同有，出田猶有田也，謂有咎也。

甲申卜，貞：馬其出田。(前編六·四三·一)

貞若其出田。(後編下二八·二)

降田 降田謂上天降此災戾歟，其詞僅一見。如：

戊申卜，自降田。(前編三·三九·一)

亡田亡歟 亡田亡歟謂亡咎亡戾也。其詞最爲習見多用於卜旬。如：

癸酉卜，在反貞：王旬亡歟。在五月，王棗乎壺。(前編三·二四·三)

癸未卜，在遂貞：王旬亡歟。(後編上十·四)

癸未卜，在豐貞：旬亡田，在六月，甲申示丁辨其酒。(後編上十·九)

癸己卜，史貞：旬亡田，六月。(殷契卜辭四三六)

癸丑卜，貞王旬亡田。(同上九六)

壬戌卜，行貞：今夕亡田在似。(前編一·四·八)

然亦有用於卜祭祀者，但不多見耳。如：

丙申卜，旅貞：王賓國辟，亡田。(後編上八·一三)

癸卯卜，貞：壹亡田。(後編下三十·九)

庚辰卜，行貞：王賓夕福，亡田。(後編下二五·四)

甲子卜，行貞：王賓壽福，亡田。(後編下三十·十一)

在田在歟 在田在歟殆謂有咎有戾歟？如：

佳田我在田。(前編五·二二·一)

卜田不獲，在田。(殷虛文字四十一)

▲至子多后亡它在田。(前編三·二九·二)

癸未卜，貞：酒彭日自甲至子多后故，亡它在畎，在四月，隹王二祀。(前編三·二七·七)

癸卯卜，貞：酒翌日自甲至子多后衣亡它在畎，在九月，隹王五祀。(後編上·二七·七)

亡它在畎，亡它自厥猶易之无咎厥終吉。

乍田 乍同作，作田獵降田也。

隹我甲乍田(前編一·二七·四)

辛未卜，貞：其乍田，十二月。(後編七·十一)

亡畎 說文川部「畎害也。从一，誰川」。亡畎謂亡害也。其詞習見，常用於卜旅行田獵。如：

丁卯卜，貞：圭田畎往來亡畎(後編上十三·十一)

壬戌卜，貞：玉田往來亡畎(同上)

戊戌卜，行貞：玉其田于涇亡畎(後編上十五·二)

壬戌卜，貞：玉田口往來亡畎，弘吉(後編上十五·五)

戕 說文戈部「戕，傷也，从戈，才聲」。傷謂兵刃之傷故其字从戈而其多用於征伐。如

己巳卜，畎貞：畎方弗允，戕。▲戊(前編七·八·一)

又戕。又同有，又戕，有戕也。

又戕。(後編下十三·五)

伐東龜行用遷羊方，又戕(同上)

成德在于率以百最優德文也。(後編下二二·十六)

其伐又也。(後編下九·二)

其伐 其伐殆同於又也。

△丑卜，貞：我其伐，雷。(後編下二五·一)

正伐 正商代皆爲征，征伐殆亡伐歟？

其准今九祀，正伐。王誥曰：吉。(前編三·二八·三)

亡伐 亡伐謂亡傷也。

于孟亡伐。(後編上十八·八)

辛丑卜，貞：王其田孟，亡伐。(後編上十三·九)

戊申卜，王其田孟，亡伐。(同上)

王狂田涓，日不遷，大風，亡伐。(後編上十四·八)

莫田亡伐。(後編上十四·六)

弗伐、弗伐，猶亡伐也。

弗伐(前編三·二八·三)

它 說文「它，蟲也。从虫而長，象窺曲垂尾形，上古艸居患它，故相問無乎？蛇它或从虫」。甲骨文它或从止作𠄎，或从彳作𠄎。从止从彳者，以示行走也。上古艸居，旅行最苦它，故以無它爲慶。但卜辭中多用於卜祭祀。它謂有傷害也。

貞：惟父甲德。(前編一·二四·二)

貞寅尹猶，成。(前編一·五二·一)

不佳多介楚王。(前編一·二七·四)

出它 出它猶有它也。

△庚 △日 出它 △丁 二不四 △不六共 △前編四·五三·一

又它 又它，有他也，謂有災異傷害也。與易稱「有他」同。易爻辭稱有他者三，比初六「有他，吉」。大過九四「有他，吝」，中孚初九「有它不燕」易說家以爲「他者異之辭也」。失之矣。

丙辰貞：壬子庚，有它。(後編上十三·四)

戊寅己卜，有它。(前編八·十一·一)

亡它 亡它，無他也，有它之對稱，猶凶也。

丙申卜，有貞，丁酉也于祖工亡它。(殷虛文字五)

戊寅己卜，亡它。(前編八·十一·一)

它——又它，亡它——多用於卜祭祀，亦有用於卜旅行，但不多見，僅得一例：

辛酉卜，貞：今日壬子步于旅，亡它。(前編三·二六·三)

有稱亡它在獸，亡它自獸者猶易言「无咎厲終吉」。例已見前。

不它 不它殆同於亡它乎？謂不有災異傷害也。

貞：寅尹不楚。(前編一·五二·一)

父辛不楚。(前編一·二七·四)

寧 說文「寧」部「寧，願詞也，从宀，寧聲」血部「寧，定息也，从血，寧省聲，讀若停」。又用部「甯，所願

也。从用，寧省聲」。甲骨文寧作寧皆訓安，別有寧字，則寧實从寧聲，今寧字廢不用，說文乃以寧之義訓寧，而以願詞訓寧，經典相承皆訓安寧即所謂「止息也」，訓願詞者當作留。甲骨文辭所稱寧亦是安息之義。

丁亥卜，貞 今夕自亡，亡獸，寧。(前編五·一八·三)

丙戌卜，貞：今夕自亡獸，寧。(同上)

利 說文刀部「利，銛也，从刀，和然後利从和省。易曰利者義之和也」。本義刀刃之利，引申爲一切之利。易言「利貞」，「利涉大川」，「利見大人」，「無往不利」，猶今之言便利也，卜辭所稱「利」，其意亦同。

乙未卜，貞貞：自時入奕，其利不口也。(後編下十八·八)

乙未卜，貞貞：口已入馬一乙史，上利。(後編下十八·八)

囚 說文「部」囚，繫也，从人在「中」。卜辭之囚殆不利之意乎！

己丑，囚。(前編六·三四·七)

△貞旬亡田，△大帝，貞囚。(前編六·四九·三)

不囚 不囚意殆與易言无咎同。

辛丑卜，貞貞：雷，不囚。(前編四·二四·一)

貞：已，寧不囚。(前編六·四三·四)

戊戌卜，貞貞：龜不囚。(前編一·四六·三)

允 說文儿部「允，信也。从儿，巨聲」。卜辭之允對天神有所要求而得許諾之意。故「允」亦是吉。

庚辰卜，貞今夕其雨，允雨少已。(前編四·四二·五)

乙未卜，貞：齊襄王四月十二月九十六辛亥（前編七·八·四）

癸未卜，貞：方，允其段二月（後編下四十·五）

庚戌卜，貞：王三五七乙酉正月十月（後編下十六·二）

不允 不允，允之對，不許諾也。

貞：不允田。（前編一·四一·七）

弗允 弗允，猶不允也。

△巳卜，貞：唐方弗允我。（前編七·八·一）

未允 未允亦不允之意也。

戊△又王固△佳丁吉其△未允△（前編七·四三·二）

若 若，順也。與允之意同。

辛吉于若（後編下二二·十）

貞：勿王乙福若（同上）

下上若 下上若即上下若謂天人皆順也。多用於卜征伐。

△巳卜，貞：勿起乎从密田△下上若，受我又（前編四·三八·一）

△册王从下上若受我又（前編四·三七·六）

下上弗若 下上弗若，即上下弗若，謂天人皆弗順也。

庚申卜，貞：王勿正唐方下上弗若，不喪其受（前編五·二二·二）

貞：勿佳王伐唐方下上弗若，不其受又（後編上十六·十二）

各若 各若之意殆同於下上若。

口各各若（前編五・二四・四）

各不若 各不若同於下上弗若

貞：出各不若，五月。（前編七・二四・六）

亡若 亡若，無若也，請勿順也。

庚辰卜，貞：其亡若（前編八・七・一）

茲用 茲用即茲用。謂可用也多見於卜用牲之詞。

丙子卜，貞：武乙，丁其宰茲用。（前編一・二一・三）

乙酉卜，貞：庚亂丁，丁其宰茲用。（前編一・十・三）

亦有但稱用者，如：

癸酉卜，出子祖辛三年今日用。（前編一・十一・四）

又有稱茲用大吉者，如：

茲用大吉（後編下三四・一）

不用 不用，不可用也。

丙申卜，復我不用（後編下二六・七）

殷墟卜辭常用之吉凶詞，略如上記，其有字不可識，意不可知者，俟考，茲從略。

- 註 1：古書中往往以天地四方五行五等……等為次序先後，猶今之用干支或A B C……也，本無定議可言。乃注釋者多圖文附會其方與色及貴賤高下為等差，後人信以為真，拘泥其說，卒如能通。注釋者尤多此弊。此自以為前人所未及知，別有文辭證之。
- 註 2：按歷子耕柱語云：「夏后氏闔卜於白若之龜」白若即不若之轉音。
- 註 3：要廩餘談卷三龍瑞條云：「阿治乙丑夏，有客携二物來香港，罐壙各一，重約廿餘斤，狀若大龜，一頭六足，足悉五爪，鱗甲似備，背文負二十八宿，箭如布幕，色同翡翠，內含寶光，見者疑琥珀之淺，客笑曰『非也，此名龍瑞，非常有者也』。詰其所由來，則得直五指山之山池……」。按此殆即龜策傳所謂之二十八宿龜，亦即爾雅之文龜歟？
- 註 4：動物大辭典（商務出版）：「水龜類稱四屬，背面隆起，中央具脊棱，背腹兩面皆被鱗甲，甲由鱗片合成，背甲之中間分為三行者曰『主甲』，計十三枚；其中央一行者曰『脊甲』，兩旁各十一枚，其中在兩端之一枚或二枚為『頭甲』；在後端之一枚或兩枚為『臀甲』。腹甲共十二枚，與背甲相連……」。安陽四龜之特徵大抵與此水龜相類。其詳參看安陽發掘報告第三期四三頁梁志先生之河南安陽之龜一文。
- 註 5：靈龜者就其用言，則用以卜則靈異也。乃後世故神其說，如說苑辨物云：「靈龜文五色，似玉似金」藝文類聚引謝承表云「臣聞靈龜骨符，五色變彩，則金則玉，背陽尚陰」。皆不可信。
- 註 6：參看圖四。
- 註 7：見後圖六、八。
- 註 8：原引卷「某甫」二字，今據保羅士表禮補。
- 註 9：「三」本作「三」，今據上文改正。
- 註 10：而同爾，下同。

註 11：大抵有「亡元」「亡儀」「亡咎」「亡咎」等詞者，僅斷吉凶；此外則因系拆而斷事也，如帶3、6等例是也。

註 12：「中」字爲省改命事而成雜辭之文。

註 13：讀此知原對於入事出處所疑甚多。於此亦可證其所疑而待決者縱有十六種不同之事，但何去何從，只須一下而吉凶去就定，非卜十六次也。若如董彥堂說既卜正面，再卜反面，則此卜居至少要卜十六次。且占卜結果，雖免有三數事同兆，若是則仍不定其吉凶去從矣。即此可證董說不合於事理也。

註 14：孫於禮周禮正義卷四十八簡氏「簡氏掌共燹契以待卜事」疏云「鄭以下文云『送燹其燹契』，若非灼龜之木，則不得云燹，故云契與楚燹是一。依杜預灼龜用燹，燹與用契，灼燹不同物。鄭則謂用灼木。二說不同，以史記龜策傳攷之，則燹與灼自是二事，故太卜先鄭注亦謂先鑿燹，敘次表明，但皆謂此種燹契燹爲灼龜之木。燹與灼所用者有一「金契」，有「木契」。金契用以鑽鑿，木契則楚燹，用以燹灼，以二者者則其燹使燹覺，故同謂之契，實則異物也。毛杜二鄭，咸創據一詞，故密消釋。此類之契，則是木非金，杜預固不若後鄭之尤也」。按杜子春云契謂契龜之鑿，其說甚是，鄭玄以爲楚燹即是契，所用以灼龜也。詩「爰契我龜」，箋亦云「契灼其龜而卜之，皆以契灼爲一事，而不知有鑽鑿。於是買疏謂鑿即灼矣。孫於禮廣疏燹燹燹有子莊子與楚燹等如下有鑽鑿，有灼。鄭玄「以鑽爲灼與卜法尤不合」(周禮正義卷四十七太卜疏)於是無爲金契木契之說以調和之，其說之疑固有待明辨。此亦好古篤守鄭說之弊也！今禮諸疏據甲骨周禮太卜之注文，鄭玄實不如杜子春，買疏以隨文推演，附會經注，更不如清胡培壘賈以周矣。此於不能不飲服清代攷證家之精思粹見也。

註 15：周學紀開卷四「卜節四兆，鄭氏歸以理推之，謂方兆占四方之事也——漢武帝發易占，知神毋從西北來(原註事見史記大宛傳)——功兆占立功之事也——楚司馬子魚占令龜(原註事見昭十七年左傳)——兆兆占行義之事也——惠伯曰忠信之事則可(原註事見昭十二年左傳。今按昭十二年左傳謂南宮繁視，兆龜卜。此引爲義兆之證，既爲穿鑿，更見其卜與筮

似不能分別)。——引兆有射而後世有射之法」(參鄭錫說，見周禮訂疏卷四十二引)。以筮及武童發易，東方射射靈樞此四來，其經妄不足信，殺待言說。

王士禛禮說卷八卜師四兆云「卜師四兆……方者其德也，弓者其體也，其德方則其體正，則義由之立，功由之成，未有體不方，體不正，而能立義成功者也，故四兆自方來始」(按經解本作「自方來如」)引兆終焉……」

王鳴盛尚書後案卷十九洛誥「惟裕食」案曰「鄭以惟裕食爲居民服田相食，傳以爲充順食也。自漢見觀之，似食豐之說爲是，其實非也。蓋是者烟煤所成，(原注：混字从契，契字从契上出，是烟煤所爲也)。利以引火。卜者四時各灼龜之一體(原注：鄭注周禮云春灼前左，夏灼後左，秋灼後右，冬灼前右)。而龜陰類不宜於火以懸煇煇其一處，則止灼其處，不能延及諸處，故必以墨畫之，使火循墨而延，以見其來，然則卜未有不食墨者，豈食墨必爲吉邪？」按惟裕食是以鄭之說爲是。自仍孔傳僅爲食豐之說，乃啓後人之疑，德說紛紜，皆是以竄掃潤。蓋龜卜久已失傳，未目驗卜法，爲耳食之說耳。今驗踏殿城甲骨，知灼處僅留一小點焦痕，則爲無燄之火所照明矣。否則王氏所云止灼一處烟煤必延及前版矣。而董彥堂目驗先民之下骨，猶以三種岡有火燄之燭爲灼龜之火，豈不可笑！

註 16：

註 17： 遺胡毋注音攝，當是標字之誤，下同。

註 18： 吳中卜法於龜甲之中部分割爲方形者六，灼於其中。劉瓛鑿也。參看函七。

註 19： 按「告龜以所卜之事」，當是命事。

註 20： 按謂自作龜……至洩下也。

註 21： 鄭玄賈公志以命龜次於既高之前。但依周禮春官卜師及僕士皆禮……宗人受卜人龜，宗高，洩下受視，反之，宗人還，少退，命曰……許諾，不違命，還，即應四益，命龜」及前二章所敘述之事實，皆應先既高，後命龜。既高兼辨龜，作龜有問察二事。

註 22： 禮記雜記「大夫之喪，大宗入命龜，卜人作龜」。小宗入尊而命龜者，蓋大夫無卜，與士卜同日同爲公職來給事者，故陳龜貞龜亦卜人爲之。

註 23： 軍兵原註云：「精王郭琰皆晉所，莊子云『鼓筴者精』，司馬彪曰：『筮米曰精。』釋文云『精一音所』。則當作筮，精非也。此必精字之誤。王伯厚曰『文選注作播精，故晉所』。崔懷云『鼓筴者精，言實卜』。說文曰『筮，卜問曰筮，从貝走聲，讀若所』。然則日者傳『零精』當作零筮。晉吳定同。墨子曰『有二生於此，華且，一行爲人筮者與處而不出者，其精孰多？公孟子曰行爲筮者其精多』。『精者精筮之米也。漢書五行傳云『卜筮共筮而祿之，乃吉』。於地有筮筮者之』。顏古曰『筮者以爲糲米。』

註 24： 見史記周本紀，漢書郊祀志及禮記禮書卜考。

註 25： 杜子春謂三兆爲夏殷周三代之卜法，說尙書金縢，乃卜三龜，爲同時以三種卜法占卜。鄭玄注金縢即取此說。從其注解金縢及周禮太卜三兆，並從此說，遂自相抵牾，不加闡通其意。

註 26： 按背字當是首字形近之譌。下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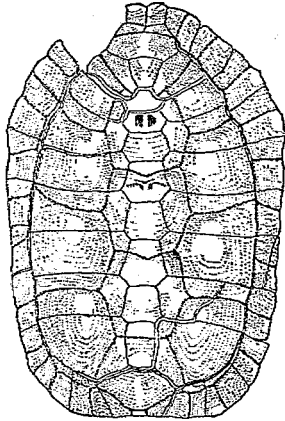
註 27： 徑當是千里徑之倒，即千里路也。

註 28： (一)說中數乃原註說數。下同。見田野考古報告頁一五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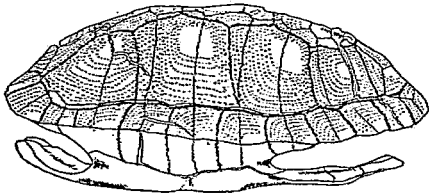
註 29： 若卜句曰「貞旬亡田」，卜夕曰「今夕亡田」之類，其辭皆同，蓋其命事同之故也。

註 30： △據示殘泐缺不全，口縱示其字模糊不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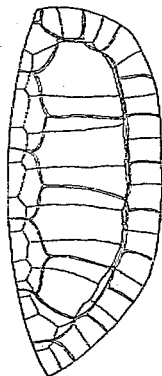
一 圖



二 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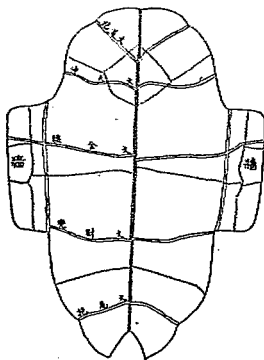
三 圖



甲 五 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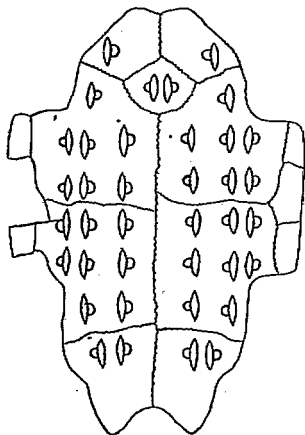
四 圖



乙 五 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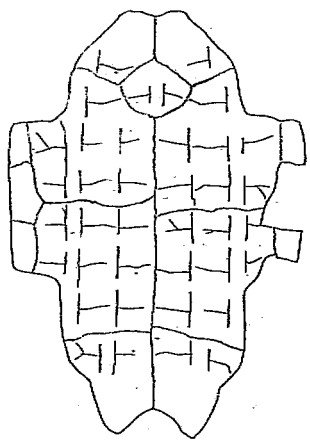


甲 六 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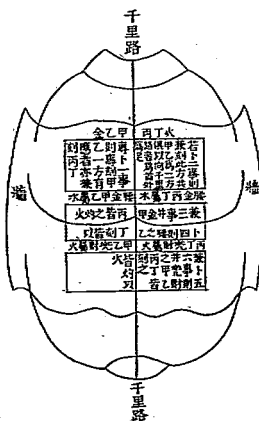
腹甲內部之縫與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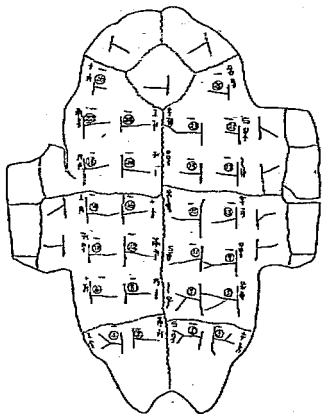
乙 六 圖



腹甲外表之兆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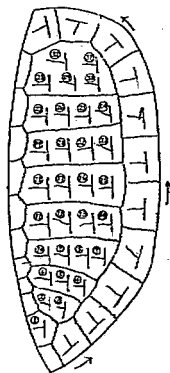
七 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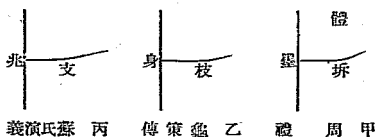
圖八甲

安陽侯家莊出土六大腹甲之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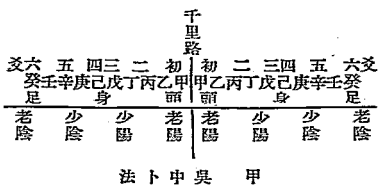


圖八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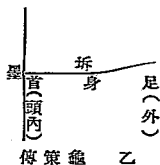
安陽侯家莊出土之半個背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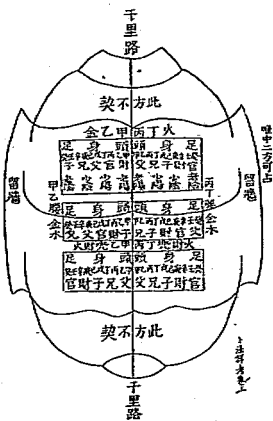
圖九



圖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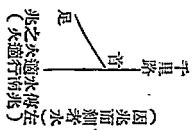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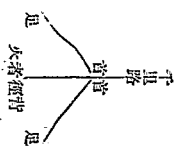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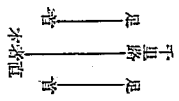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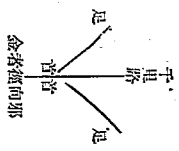


一十圖



二十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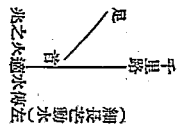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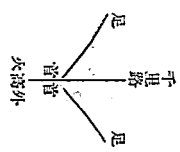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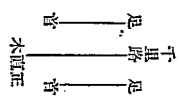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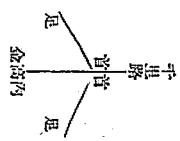
甲 服 處 脫 兆



(因兆而測者水) (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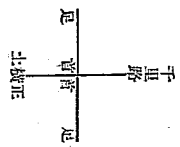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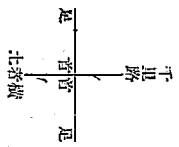
兆之火遠行南兆

乙 唐 典 五 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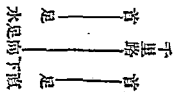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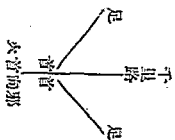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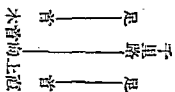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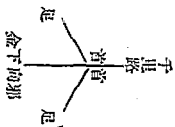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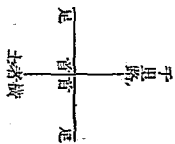


(細長並動水) (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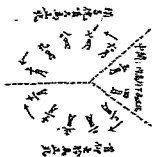
兆之火遠行南兆



丙 兆五臟與入占禮周



三十圖



本館啟事

本館職在提倡出版，要須羣策羣力，相與有成，茲摘要標舉條件如左：

(一) 外國名著之精華，應盡量擷取，惟立言應以中國為主，俾合國民需要。

(二) 資料應力求豐富。惟敘述則應力求生動。

(三) 文字應力求明晰，惟勿過於冗長複沓。

(四) 資料來源，應有切實根據。

(五) 每書應舉出特點，以證明其與過去出版之書不同之處。

當世賢達，如以性質相同之著作稿見惠，無任欣盼。無論全稿已成，或僅成一部分，請寄交北京北海鏡清齋國立華北編譯館，一經採用，當即從優致酬。

潘季馴年譜 (續)

韓仲文編
蔡申之校訂

萬曆八年庚辰(一五八〇)六十歲

二月戊戌。河工告成。工部開叙敘勞諸臣。上降旨褒賚。加公太子少保。陞工部尚書。兼都察院左副都御史。廕一子。賜敕獎勵。(神宗實錄)

三月甲辰。以河工告成。命太常寺屬官脩告文香帛。付總理河漕等官。祭告大海河淮之神。(神宗實錄)

接河漕奏疏三任卷三有請祭河神疏。詔後嘉靖四十五年舊例。祭普河漕神祇。

四月二十八日。賜敕獎勵。

河防一覽卷首萬曆八年四月廿八日議。一京省救遠提理河漕案揭

督軍都察院右都御史兼工部左侍郎今加太子少保陞工部尚書兼都察院左副都御史潘季馴。運者河漕泛濫。漕積困功。運道有梗。露之民。民生淪塗。潘之忠。瞻察持久。念曰汝論。爾乃理任事之忠誠。而持之以果斷。無亭屯之弊略。而田之以衰勸。躬親屏賦之勞。力主隱防之策。東啟民之迷。而循故道。借奔衍之勞。以溢新激。使全河復合於節。而二語益趨於海。以水治水。計慮出於萬全。知入任人。率作先事。崇積。庶幾漕澤沿川之習。允惟利民益國之功。有匡若時。賦惟良願。茲料區區實聞奏。式深朕心。特加爾太子少保。陞工部尚書。兼都察院左副都御史。暫留河道總理。陸一子八歲諱濟。賞銀五十兩。紵練四表裏。仍賜敕獎

願。以示眷顧。

公上疏請免重任。不許。(總理河漕奏疏三任從四請免重任疏)

河工成。王世貞世懋昆仲爲詩文以賀。

王充文選卷二。我大宮保大司農印川公治河功成序曰。「濟公之臥輿三載。而天子思公治河功。俾以故節撫江右。久之。入爲少司寇。奏上。河復奏決。罷起公爲御史大夫。領左司法。以策與法治河。得便宜從事。……公乃操籌加。稍海口周覽而嘆曰。吾得之矣。夫得多汲而不入滌者。每以閘相遮也。河性猛。而不能決溢而入滌者。以多汲而力分也。欲疏淤期莫若從河風波。而力專則莫若善察其隱晦。欲防河之善泣。則莫若於隱尋之外爲避隱以導之。使滌司有所過。而歸於一。……公循督漕少司徒江公具以其說上請。天子覽而嘉之。與令相國孫公譚。下其疏大司農。大河地爲督利便。上報可。公由是大庇鄧國君力。盡濶南屯而畝分之。……與東士分功版築門。不決歲而告成。大約省費。計初額數十之五。役夫數十萬。……於是二三君子。相與稱公碩畫。而河公麻。不以榮勳公。走幣數千里。發言以爲賀。公後先凡三治河。……而其善治而再報德也。不枚實以前參政馮君寶誥。

而贈之官。今者何詭辭。……天子委河政于公。舉大司農水衡賦而聽之。即公前不捐數百萬金錢。以因決而爲新河。張大其功也。樹八赤碑。而命之曰此濟公河也。即又胡不捐數百萬金錢。以別歸尾閘之口。而張大其功也。樹八赤碑。而命之曰此潘公通海道也。顧屋樞巧即故河。而惟左右隱之是飾。卒之河海之驚聞。而猶不辨。……於此。豈不亦駭然絕反哉。不佞嘗讀河渠傳而書。終始西京二百年。所治河不過能避河害而已。……夫以辛武之愚悍必謂。而設對婚當時將魏子之決。羈決而而不報。其後使者王延世築節內金堤之決。功至徵錢耳。賜至秩中二千石。得關內侯。黃金百斤。而二歲而河復決。大將軍鳳首之。而不以請廷世。及再築而復非黃金之賜如昔。彼其面而崇賞。親軍與令羽天淵殊者。豈有私哉。以河變無形。而功不易。今公所告成事。不確去河害。而長有再利。……公豈不自名功。所設賜母倫廷臣。又有下附居之於鎮氏哉。不佞竊謂公之功一世功也。其官借水攻沙。以水治水。則官長功也。聖人復起不易矣。諸君試以賀語公且賀之。」

王華堂集詩部卷十一「伊史大夫潘公治河功成。天子手詔褒之。命以河渠榮青宮少保。任子成均。故更登鵠公渡陸。恭上二律爲

。詩曰：紫蓋黃麻承節宜。司空平土策勳年。樞掛尋標懸水
。獨苦良工似有天。聖主俱細官銜貧。老臣爲謫積歲先。六眾萬
。獨千秋事。郡得恩波不世延。長淮暖鼓鼓神靈。劍履曾時吏從
。 (世德先爲公賦較應篇。又幾公行裝。) 壁馬申交河情喜。金
。龜宏願僕侯封。元僕預卜盼星羅。大拜猶聞後命重。何事裏衣還
。信宿。宜房宮柳待丰春。」

四月廿三日。公六十生辰。王世貞世懋等爲詩文壽
之。

四部稿十五寄壽宮保大司空潘公云。「滌海仙帆指日懸。燕京後
。留自天停。那知樓榭生車地。已是河宗獻瑞年。帝寄玄纒回抹世
。入陪白馬不沈淵。宜房信有如樓筆。任寫旌家萬頁篇。」
王元美文選三選宮保大司空印川潘公六十序云。「……未幾天子
。加公太子少保。領大司空。公以三月拜命。而後一月爲寶珍之辰
。……當公之三治何。其事益難。其實益重且鉅。而天下之危治
。……當公之所克任。其易公者。宜弗務克任何。其實公者。若
。公之跡我於西。其自賢者。人各探自善之見以相角。而公一切
。之。曰成敗利鈍。非吾所能料也。吾能願之而已。……萬所始九
。河。公所治得九之三。四。其廣狹小異。萬似難也。萬役長於湖。

公役民於饑。其所四使小異。萬似難也。萬之佐有值婦鹿辰山
。氏。而公少通焉。公似難也。再不取許漕。而公取許漕。公似難
。也。所選者各居二。而又有疑公之不萬幸也。……余叨治吳與鄆
。而公於吳。夷然若無官者。一歸而若浮雲之舒。屬其賞則若道
。同其功則若忘。公似難於辭者。異時於獻。乘銜。而益國家
。於九鼎。皆行所無事之日也。

王奉常文節四壽大司空六秩序。「皇帝紀元之七年。御史大
。夫潘公治湖河功成。上歌。詔以給事中擬視。如所上。明年論功
。超拜大司空青宮少保。予一子庭。公疏辭。不允。諸故人門下
。士頌功而侈異致者相屬也。而公於受支圭之日。年始六秩矣。
。世德以尉吏尉公於陝陽。公顧曰世德曰。世以不佞爲有殊能於
。水乎。夫不佞安所用能也。唐王上勅密爾凱臥定西行之。夫亦由
。行水之道而已。世德退而深語。公言不佞。寧能治水。即持是
。以壽公可也。蓋天下性而已矣。水之性。隨之則治。拂之則亂。入
。之性。猶之則壽。拂之則傷。其道一也。今夫四道所從來遠矣。其
。日夜奔瀾而赴於海。非由天造。非由人治。水自爲道也。自古及
。今。言治水者非一家。有怪外水之流而自爲道乎。夫河之入於淮
。而探也。則惟鎖之決爲之也。誰之入於海而探也。則高堰之決爲

之也。崔嵬決而徐爲整。高懸決而徐爲整。是二決者。覺其性哉。贊之於人。五性之失調。以稍至於陷而己。故善治性者。開邪而反之於誠。善治水者。防潰而歸之於故。自踐者之不惟其故。而各以其意爲之。任之以自決。見謂節宜。而不知水之性可下而不可勞任也。殺之以別流。見謂更始。而不知水之性可一而不可分也。疏之以多方。見爲利導。而不知不水之性可水疏而不可力疏也。其始出於私智。而其究歸於無可奈何。故率以其身殉而無益。公之旨曰。善治水無危。若以河治河。淮治淮。以河散之水治海而已。善爲河之決。而兩河之水歸。水歸而決。決而沙去。沙去而入海之運。入海之運。而徐整高實之不爲終也。六氣萬物之不爲損也。一舉得之矣。始至之日。寇蹤紛紛。外江中故。垂諸率至。公徐起而排之。不隨不撓。不震不崩。從容指顧。群力暴效。且就吾之成算。版築既施。兩河就道。神農後合。所在爲陸。若執左券而備且錄。凡之無爽。且公之性先定也。……委公所經。不難于排水。而難於排天下之異議。不難于治水。而難于明水之性。不難于治水之性。而難于治己之性。呂梁之險。懸深千尺。華泗者仗忠信而蹈之。若平地焉。非以其無私耶。人不難以無私治水。而留公難以無私治水。無是理也。……

：公凡三領河隄使者。重泉帝時。功成而還去。當是時公身雖經。疽發於背。不自休。天下忠其危身而奉上也。將公於其時治性之功。猶有待耶。及是役也。任養厚。功益鉅。而公之忠日以益開。所明乎水之運者日以益深。世態凡再見公於隄際。體之壯而舒者。日以益整。氣之肅而和者。日以益裕。功濟六眾。烈報百世。宜冠一時。而身際其間。若無異者。膏不云乎。心逸而日休。綽有之。清明在躬。氣志如神。吾于是知公治性之功成矣。裝向之所謂直而從事者。形焉之形。而今之所謂直而結明者。心焉之心也。若故曰。得是良導。公可也。

王莽嘗集文書卷三十一與潘中丞書。「伏惟玄非帝。兩河告成。丹固天來。百發百中。春宮保得。已深成均。人間之體務矣。而迨以登壇九會之日。爲惡取六察之辰。又何奇也。世態走動。轅門。但知效風人之裝。修天子之禮。而爵祿之賦。尙虛。慈帝之文未勒。內用欲換。我當固而投。曰。是爲文多矣。未有能明善治水者。窈在小子。不復敢以因陋爲辭。是用摠一得之愚。比千金之海。自魏而勾吳。自勾吳而淮。一分家。不願宜黃。淹廢歲時。以須狗馬之疾。聞開進路。以俟僕隳之機。伏

帝欲其積憤之說。故其後時之罪。應而納焉。無任嗔惡厭厭之至。

夏雨滂。薄淮泗域。御史徐用賓給事王道成請救河臣治之。公具疏以辯。

總理河漕奏疏三任卷四治水參議大工無虞疏曰。「接到巡按直隸監察御史陳用賓揭帖……內開入夏以來。十甫一晴。淮河之水。日盛一日。五月十九日。直漕泗城。水涉陵堞。……乞行河臣多方講求。如何疏濬。以殺其勢。如何堵塞。以遏其衝。一應木植河工。隨宜區畫。等因到臣。……臣等竊維洪水大漲。而隄不為損。此或工堅之一稜與。……今御史陳用賓達有此疏。竄以初至地方。猝遇水漲。未親當年屯水之形。止見目前暴溢之狀。宜其不信自於言也……泗湖中據。岡阜相夾。好惡曲折。故至汛期。驟之明曉之間。湯飲驟下。吞吐不及。一時宛霽。其勢然也。每歲伏秋。不免一漲。雨多則漲。雨少則殺。其理然也。……蓋人力能使水之不蓄。而不能使水之不漲。能使漲之不久。而不能使天之不雨也。……今自二十三日以來。水勢日減。慎天際半月。水必盡涸。臣竊幸於赫費。但中間等因固有不可慮者。而臣亦不無自於言耳。夫疏濬堵壅之說。非創言也。向來議河者。多執

此說。以致阻陸日多。成功自少。而淮楚之民。久為魚也。茲幸仰仗我皇上廟算神謨。堅持初議。採以水治水之說。咸因河為河之功。大工告成。人言甫息。今若復為此說。萬一潰冒四起。人無道徑。需多事擾。民勞甚巨。何時已乎。且自漕口以至雲梯關。皆深廣倍常。滔滔入海。勢求迅駛。固無事於疏濬。如欲堵壅。則須上流截斷。激水排山之勢。非人力所能堵。豈堵之矣。以陽河之民。窘安逸乎。蓋泗州為淮安上源。去臣等河工二百餘里。原無可治之工。惟漕漕口以達其流。乃為治泗之法。今漕口已深不可測。令此無位衝突。臣固痛於患者。譚虎不能不色變也。至如臣愚妄為一方臣鄰之弁。而才劣行誼。恩深寵薄。上千天聽。殃及地方。臣之罪不容諱矣。復何言哉。」

明紀一神宗紀。「八年夏。薄淮泗域。且至亂。中御史陳用賓以聞。給事中王道成言。黃河本漲。漕河間雲南偶集。而漕口已不容洩。宜令河臣疏導堵壅。夏季以言黃歌合諸東注甚速。疏。泗湖岡阜盤旋。雨泄不及宜洩。因此漲溢。欲疏壅則下流已深。無可疏。欲堵壅則上流不可逆視。乃令季則相戾。卒蹙之而已。」按公疏辨泗州積水之故。如河防一覽所載。尤多發明前人隱含及撥致志衷。累萬餘言。蓋公疏上其隨乃殺。其後在三省等井揚

往泗州。嘗問陳州知州移自誰所。知州曰：「唐初等。朝開祖陵。則見河朔之水較前更盛。光景相殊。松柏鬱然。積雲蔽日。即地濱所載草樹。亦怪異意勃然。而夏外經沙高阜如故。……同至該縣。而詢知縣移自誰。從云：「士大夫何嘗親到陵上閱觀。止據小九相摯之語。遂形紙筆耳。……區到在之我。製詣羽歸。會集生員里老人等。復詢泗縣水患。在萬縣未決之前。抑既決之後。金曰：「萬縣決而泗州水急爲甚也。游口塞於未決之前。抑既決之後。金曰：「高舉決而游口塞。蓋高舉決則淮水東。黃河隨地其後。故游口塞而城內皆住址陸地。其說不及游口之半。故泗州之水暴。今塞高堰。乃所以通游口而復泗州之水也。……而泗水又欲毀成業。而興斷工。此語不息。則大豈終存。今區奉旨隨任。正地方人情得以權變之時。伏望殿下該部。務行兩濟凌雲派。毋拘成障。毋苛成功。如三省之言不可行。亦望特降明諭。著爲令甲。則公論早定。伏望將臣放歸田里。使沒黨等得以安心刺議。如臣之所行者是。而三省毀所言者非。即欲用區本說也。奉聖旨高城築後。河壘安流。豈可因一二無稽之言。又行拘隨。童遊前旨。上察修築。以整河防。當三省倡言阻壞成障。姑革去廢壘爲民。其餘且不查究。以後涉有這樣拿來重處。工部知道。」

按公論高城當築之言。可勝辯說云。或有不問於斯曰。高家堰之築。誰得持以爲復。而泗州人害其停蓄漲水。何也。則應之曰。此非知水者之言也。……史嘗深隨發築以禦漲。蓋我朝平江伯陳瑄復大章之。……陳處四年大設。……淮既東。實水亦厲其後。兩設西澤。游口邊堰。曰決水行地面。宜洩不及游口之半。不免停住上澤。而以陽澤泗間亦成巨浸矣。故此堰爲南河關鍵。不止爲淮河隄防也。……同曰。然則每歲伏秋。泗州何復漲也。同曰。漲水挾七十二溪之水至泗州。……其勢然也。且淮漲於泗。即河溢於河南徐邳。每歲伏秋皆然。自古及今無異。……蓋雨水變有先後。各有節長。謂人見牛亦見羊耳。」

又按「人論高堰利害者。當以陳應芳爲確切。其言曰。『高堰居把光湖西北。實以屏蔽淮雨。淮雨之所以不害於淮。初幸有此堰不令雨從爲巨浸也。故淮雨之有高堰。猶軍家之有城垣也。徑曰八之有層。以敵料也。場之障壘。敵之符也。執此可以徵高堰之利害矣。……予亦謂人也。盛言高堰之不可開。與泗水盛言高堰之必可開。得無各爲其抑也與哉。顧泗水所言者情也。而按論理。則是欲專利於己。定而共以歸國爲假者也。予所言者亦情也。而按論理。則欲坐利於人。而欲其以天下爲公者也。天下

事非一致私事。予故直謂高堰必不可決。激水必不可節。惟自信
 謂理而已矣。若陵寢之高。元宮厚之瀆水。泗入之壘訛言。出自
 溼澤。一應旁之言。可謂平情之論。應高鴻有治水或同一容。亦
 力闢毀高堰之非。與公甘委合。其容今未易得。然據四庫全書總
 目提要七五史部地理類和存且四治河或同陸云。一節河後臣地調尋
 。環泰山知縣。時河決為亂。陸亦。尙鴻擬治河三策。位遷推與
 河臣議不合。遷怒高鴻。竊西安縣教諭。……蓋亦好學而至好讀
 書者。是編乃其在鹽城時講求治河方略。設為成同。類次成書。
 其力闢高家堰之論。大抵與潘季馴相合。未附因河而設草一首。
 則專論河防祖陵利害云。一翁可知其大概。所謂時河臣與潘推
 不合。殆即指高歷十九年廿年公與潘推周乘陳于陸隨不備事也。
 (說見後) 潘鴻致因之被罰。亦可見當時推臣主張開國家務致力
 也。且開國家務無異毀高堰。豈則稱與高堰相接一堤。關切
 也。(說見行水金鑑六五引潘主乾請周家務摺。及河防要摺附錄
 黃曰鑑疏。) 他如潘郭起允介石壘水壘。以高堰捍禦洪湖。保護
 蕪湖。為兩河第一工程。潘慶齡黃承榮等亦以高堰為淮黃保障。
 史函之以高堰為淮揚之長城。(見行水金鑑五九引阮仁隱考。) 及
 及潘初史徐越高堰最重疏。河區新稍張應麟等之治河咨。莫不

以守高堰為治兩河第一要務。至來之易傾圮而戕害者。以私販圖
 利。不顧大害。但取捷徑耳。公之謂勸高堰甚曾言之。即舊志平
 河工見開鑿亦云。「河州商販。北自河而南自瓜儀者。必假道清
 湖。沿途控稅。入甚苦之。向給私鹽。每歲於此掣。順流直造。
 為利甚大。以故歲久初位。則壞之傾圮。非築守之不振也。」可
 相印証。請飭謂亦曰。「東塘斷不可廢。以東塘者出於塘上之人
 。至迎祭聲軌軍餉之百行。版高報者。出於泗州人。至恐潘季馴
 以毀版之罪。殊可痛哉。善乎版陽公有言曰。天下事不能全利而
 無害。惟權利多害少者行。其此塘與版之謂乎。」(黃質欽摺)
 仍此意也。

公三任總河奏疏。擇要列目於後。

勸估兩河工程疏。備陳兩河始末疏。報兩河工程次第疏。河息已
 險流民復業疏。報黃浦築堤疏。會勘新狼骨河疏。隨復盤田金溝
 州鹽疏。會隨徐北河工程。隨解官船早發疏。湖水惡澇衝堤舊鹽
 疏。查件軍務以崇實政疏。隨留河區以重隄工以保運道疏。河工
 告成數陳善後疏。

萬曆九年辛巳(一五八一)六一歲

公官南京兵部尚書。參贊機務。(潘母)

被公撥歸寄寓爲八年六月事。惟履任期在八年十二月廿三日也。見給由疏。

夏董份致書奉賀。

沁園集十二集大司馬印川潘公云。「董公駐軍壽州。既有卜夜之歡。則筵肆開。復有通宵之宴。舞采既停。齊力方開。而意氣橫生。情狀奮洽。此固大匠之度。長者之懷。可以爲一時之美。讓後來之勝事矣。而份當迴春之際。柔病困之餘。願徒阻公之高。而不自負其力。……始自別來。即憂疾。以爲暫緩耳。而延歷數月。苦楚百端。……留都固優閒之區。出祖省爲暫暫之總。承平既久。饒饒游藝。運觀鼓盞之橫生。亦時爭之隱慮也。所以報半諸特。檢閱六師。作共奮起之心。革其積習之弊。稍見其漸。俾知所悉。如孫武子之誡令數申。李光弼之撫輯生色。饒我軍。坐鎮廟堂。制江海千里之衝。保社稷萬年之固。在公必已先見預待。有長策遠猷。固何俟于鄙人之言。而公助發既既。眷注方渥。且將且夕宜召。左右弼諧。北上有期。非雨中可謂。尤無煩於迂儒之說。……辛巳夏月具。」

公致王世貞世登兄弟書。述近况。

留餘堂尺牘四與王鳳洲云。「……弟自下之遊。親背勞過頓除。

而愁楚之懷。較昨賦時更切。惻息未能。還家未得。憂儘畏懼。日坐糜障中。無可爲翁道者。」

同書四與王鳳洲云。「……僕入自下以來。身稍逸而心愈危。進固不可。退亦未能。怔怔然莫知所措。近又以司官爲一障接弄。殊不忍苦節者之被污也。不爲文費一種口舌。又復無數憎忌。如此舉動。甚非居安之誼。而本懷之情。終不可掩耳。奈何哉。卜中河郎中余毅中卒於任所。奉旨加贈太常寺卿。

(總理河漕奏疏四任六乞加河官以銜疏)

按毅中治河有功。其「奉河督」洞澈兩河利害。尤得卓見。於公之功頗有發稱。河防一覽載其文於險名中。

萬曆十年壬午(一五八二)六一歲

公有南京兵部尚書。平妖亂。

陸銘云。「參贊南京。南京得幸久習公名。無敢訛者。會京口僭魯變。公不爲動。入請待公而安。」按潘司空奏疏卷七兵部奏疏

二有擒獲妖黨疏。即言此事。

子大復中舉。(烏老十)

六月張居正卒。

是年。督漕尙洪凌雲翼以運船由清江浦出口多艱險

。乃自滹西開永濟河四十五里。起城南靈壽。歷龍江關。至揚家澗。出武家墩。折而東。合滹濟開出口。更設關三。以備清江浦之險。（明史八五河渠志）公在南都兵部。所上奏疏擇要列目如後。

清理庫藏疏。查覈直銀疏。完備兵工食疏。陸路部司緊切事宜疏。酌議軍行事宜疏。想思見固要擬疏。

按公在南兵之措施。略備於此。四庫提要史部五五河渠奏疏條。謂公所奏諸疏。皆足補明會典所未備。兵部在留。似尚濟益諸奏。亦深切當時弊政。足見其治績矣。

萬曆十一年癸未（一五八三）六三歲

正月。改官刑部尚書。加太子少保。（明史本傳）疏辭不許。

兵部奏疏。陸冕重任疏云。「本年正月二十五日奉旨改刑部尚書。又二月二十三日奉旨不兼給。」

公又具疏乞休。仍不許。（同上乞休疏）公入京陸見。

留餘堂尺牘。吳通鼎字云。「……不後于此月十二日入城。偶位廷試諸事。今方得親夫顏。入籍三十四年。始親朝儀。竊以為榮

矣。」

公就任。首盡一法例。

潘得「公謂法例多錯。吏得以置輕重。乃折衷盡一科條。以語。遂著令頒行之。」

隨詣天壽山。賜麒麟服。（潘得）

十月己未。以漕河工完。賜公及凌雲翼等。賞賚有差。（續宗實錄）

與吳吏部書。請擢河員張譽。

留餘堂尺牘。吳吏部書云。「僕三承河運之乏。初以許。次以禮。皆直就緒而去。惟戍寅一任。乃克竣事。已卯告成。今及癸矣。然入存河有。九亡河亡。故防河必以得人為先。而信實名曰。又該無舉動之要機也。……見在者惟張正郎一人……昨過滹陰。觀其陂植存皮骨。儻不得一擢。恐將來者以河區為戒也。……僕以此河相為命。故鑒去任。而猶疑食此於河也。」

萬曆十二年甲申（一五八四）六四歲

公官刑部尚書。

三月潘公橋始工。（烏志稿鑒于慎行潘公橋記）

七月公罷歸。初張居正奪情。既卒。獄起。家屬盡

幽繫。子敬修經死。言官攻猶急。大臣多具疏請緩公疏尤激楚故也。

總理河嶺奏疏四任給由疏云。「七月十七日奉旨爲民。」

明史本傳云。一季則之再起也。以張居正授。居正殺。家國盡幽繫。釋又以治居正獄太急。宣言於正家爲冤獄者已數十人。先是

御史李懷江東之毀。與大臣申時行構議相訐。季則力有時行議。詭詆言者。言者交怒。被逐劾季則爲庶居正。落職爲民。」

晉傳云。「時言官有所撻辱。欲引繩其根。以益部格其聽。曹起而問。諸大臣乃若執言。公疏尤切直。申其忌諱。則相與仄目。公竟以證諸獄上怒。謫公秩。降田里。」

明史張居正傳云。「竊遺者益務攻居正。謂察上柱國太師。……其長子繼部主事故修不勝刑。……尋自殺死。事聞。時行等與六卿大臣合疏請少緩之。刑部尚書薛季則疏尤激楚。詔留察宅一所田十頃。贖其母。……」

按于慎行與刑部侍郎廖科咨曰。生澁乎詞林。閱有年歲。江陵始末。皆所目擊。其稟精學智。勸勞於國。與其慘酷深機結怨於上下者。皆隨能寬其大概。而水昌更復數也。當其柄政之時。舉朝爭頌其過。至於今日既敗。舉朝爭崇其罪。而不致舉其功。(明

賢尺牘卷三)頗得言中時弊。公之罷去。蓋以不能屈辱附和故也。

公罷官王世懋嘗感問之。

王奉常集文部卷三「一時事變中。大臣羈形於色。觸怒金壬。世懋雖爲我翁危之。然不害遠至於此。初聞手足失聲。以爲聖朝不常有此舉動。及親自問所言。字字刺骨。始知聖慈容是包容。始

太幸比言官於王趙諸年少鋒起而排之。即不才亦謂失言。今日言官何如。恐士趙退舍。太幸之言極矣。海內勞親人自有公論。時云。受爵不認。至於已折亡。我翁但盼親終有天定之日。賜與非

道。幸無介懷。令姪在郡傳言尙舟已潛行抵宅。即擬遣偵卒候。業已治裝。日乃聞留學與。做吳宮禮所。世懋涕淚交。終兩兒赴考。長髮不致短出。說俟台駕歸時。當以角巾奉侍几杖於崑山

耳。病充萬狀。倉卒不盡所歡言。」

王奉常集詩部卷九奉寄大中丞時良濟公一首。「自聞舉劾事有無。主恩俯得臥雲霞。懸賞拚將幾十日。狎長入問自五湖。越爲問居其狀頭。定應從道更名愚。何時一泛土嶺樵。天目峰頭取辟呼。」

萬曆十三年乙酉(一五八五)六五歲

言官請開復公職。不果。

本傳：「十三年，御史李樞上疏曰：陳慶問河決杜輿，為巡道糧。數年以來，民所既貧。河水安流。咸曰此濟衛資功也。昔先臣宋禮清會通河。至於今是類。陛下允督臣萬恭之請。予之滋旌。今李則功不在陛下。乃當身存之日。彼與獨尸食。寧不察諸臣任事之心。失朝廷報功之典哉。御史黃子行亦言李則罪極重。願聖其停。其後論者不已。」

按董其昌輯神廟留申奏疏彙要工部卷四。有直隸巡按李樞萬曆十三年六月二十六日疏。疏云：「為功臣被逐。外議不平。懇乞聖明特賜昭察。以昭公論。以快人心事。原任太子少保刑部尚書潘季馴被李統執奏參論。奉旨問該為民。臣何敢代伊申辨。其發馮郭琴一事。季馴有罪無罪。御史蔡系因辨之甚明。臣又何敢得為喋喋。但臣巡按履鳳淮泗。乃黃淮絕流之地。而季馴治河功業。盡在派倉之間。臣聞之又親見之。不敢不為皇上一陳之也。臣於二月奉事。凡民間疾苦。吏境貧瘠。日與道府等官悉心詢察。：云云河之功。季馴為首。且惜季馴之去。而稱季馴之冤者。衆口同聲。未敢信也。四月內臣巡至淮安。循歷高郵徐邳等處。查得隆慶年間。黃河從祖鎮決於北。淮河從高堰決於東。諸臣日夜

進勞。以為國家慮。亦復無幾矣。季則身親胥胥之勞。力主隄防之議。……數十年放沒之流。咸時故道。……幾不曰此濟衛資功也。臣查得水架問。工部尚書宋禮治會通河。功已成而猶未蒙諡廟。皇上特允督臣萬恭之言。賜諡賜廟。以報於百年之後。今季則之功。不在陛下。豈有微過。亦宜寬宥。况無可指摘之愆。又當身存之日。皇上乃問其官職。察其騰動。令其下位於初民。寧不慰臣子任事之心。失國家報功之典乎。夫人參季則者。不過為與居正素厚。而因疑其為人。不知居正之在當時。位冠口傑。身肩國事。爾而河決。北而登情。任事諸臣。有一不與計議者乎。且旁觀而論事者甚易。當局而任事者甚難。方河工始事之時。有欲復河而故道者。有欲澄海口者。有利高家堰出私鹽。而風說勿聽者。異議盈廷。事多掣肘。豈有裨萬之智。亦難展布矣。季則欲排衆論之紛紜。則不得不折衷於居正。以借其主義。欲為國家成永賴之功。則不得不商榷於居正。以免其中制。此季則心之可原。而亦內外臣工所共鑒者也。若論其往來之迹。而聽為盜臣之論。當時曾省齊王案招權藉貽矣。陳瓚殷正茂贖貨肥家矣。王宗嚴司權殺人以媚入矣。季則有一於是乎。臣於季則素非親厚。季則為民而去。又無冤枉之心矣。但得聖功曲。御史職也。臣報

其李綱之功。不可不爲之哀悼。仲理冤枉。御史職也。臣誠知李綱之冤。不可不爲之昭析。此非臣一人之虛言。准揚官吏士庶之公論。皆如此也。伏望皇上命下吏工二部。從公會議。查其功果可錄。當即時起用。以展其非違之才。簡或以蔽賢既顯。幸有成命。亦當復其原官。令其致仕。併將追過歸劾。照舊給還。以少示優獎之禮。庶見上報功之典。宥罪之仁。併存而不悛矣。」

據校政司尙書蔡系則疏爲公辯述罪等事。蔡疏不可考。據明史二三六字補傳曰。「萬曆十三年。御史蔡系周言。……陛下欲奪枉。而刑部尙書之枉先得雪。似即指公之被劾而言。第未詳述罪惡爲何人何事耳。」

按明史二三五余懋學傳云。「陝虛（按此爲萬曆之誤）十三年。上言十難。……自張居正假借主權。道路以目。今餘風未殄。朕閉日滋。如涪李綱之斥。大快人心。而獄果屢逸章。爲之申雪。是爲欺罔。其姪七。……」則於陰陽者。大加譏評。而於公補許尤甚。故明史余傳蓋謂「其補李綱不無過當」。是余說未爲平允。大抵明人善者奸勝。（當同代異。此亦其一端耳。）

從總漕都御史李世達議。開寶應月河。……工成。賜名弘濟。……工部郎中許應遠又築高郵護城隄。

（明史八五河渠志）

徐貞明治京畿水田。（明史二三徐貞明傳）

馮敏功卒。（兩浙名賢錄）

萬曆十四年丙戌（一五八六）六六歲

公家居。

子大復登進士第。（烏志選舉）

萬曆十五年丁亥（一五八七）六七歲

子大復出宰溧陽。（溧陽志九職官）

大復在讓陽致積。見烏志大復傳。

楊一魁爲總督河漕都御史（明史楊一魁傳）

封邱僱師東明長垣墾被衝決。（明史八四河渠志）

是年從申時行言。命工科給事中常居敬往爲行河。

（明史八四河志）

戚繼光卒。（名人卒年表）

本館出版現代知識叢書之一

中國文字學概要

齊佩瑤著

趙蔭棠校

定價 三元八角

本書以極淺顯之文字爲極詳細扼要之解說，深入淺出，將中國文字學之源流演變，敘述無遺，不爲偏激之論，且以允當爲歸，故本書不但爲初學之津逮，亦文字學中最優良之著述，學者不可不讀之書也。

本館出版小叢刊之一

前荷屬東印度

定價 七角五分

茲值大東亞戰爭展開之際，前荷印之史地關係深值注意，本書乃極簡要之說明，留心時勢者，不可不人手一編。

日本之思想文化 (續)

三枝博音著
舒之鑿譯

第一章 日本文化之特質

一、親近自然之民族

(甲) 日本人之貌與歐洲人之貌

茲請首先比較日本人之貌與歐洲人之貌，以開考察之端也。歐洲人之貌在電影上所收效果，則遠在日本人面貌之上。表情之表現方法，固不相同，即以光線陰影所描面貌之形像，若映諸電影幕上，則歐洲人比日本人更佔便利。若將南畫家所描面貌映出，又若從而用線條現出時，則日本人未必不佔便宜也。假使視歐洲人之貌，為精製乾酪所作玩偶之貌，則日本人之貌，卻有類似菜根樹瘤等自然物之處。此乃緣於風土習慣，尤其食物之差異，固無論矣。且今後所欲論述之文化特質，當然亦於日本人之相貌，不無影響。即如令人席地而坐，乃日本文化生活之方式，容或具有規定日本人體軀之功用。以上乃不佞關乎日本人之面貌，論述印象上之事項，願此於日本文化特質之考察，竊以為大有效用，良以日本人之貌，酷似自然物，而歐洲人之貌則出日人為，故

國人對此一見解，恐無異議提出也。不僅日本人之貌，即日本人生活上所用一切工具器物，非直接之自然物，則爲僅經簡易製作之物。筆則細竹與獸毛，硯則石也。履則爲木若草莖，箸則非木即竹。衣食住三者，泰半有賴乎植物之纖維。生活要具則十中八九，皆取材於植物，唯有極少部分之材料，取自動物焉耳。自昔五金之爲用，不過最小限度而已。不寧唯是，即於自然物，施以細工時之模樣，要不外乎模擬自然之諸形像已耳。

(乙) 愛自然之日本人卻未具有自然知識其故安在？

食自然之物，着自然之物，取象於自然物以學表現，夫若是，生活全體悉與自然相接，且爲自然所愛，而竟未嘗促令自然科學發達者，其故何哉？且於藝術方面，未嘗產出自然主義者，其故安在？不寧唯是，於法律之思想上，未經發明自然法之哲學，抑又何故？

夫此疑問，驟視之，似屬難題，實則能於解答之問題也。然則必如何而後可解上項矛盾乎？此無他，蓋日本人浸於自然過甚，且過於生活自然故耳。至於埃及、巴比倫，其土地氣候皆與日本迥異，因而自然未嘗成爲愛好之對象，然在此等國土，若數學思想，若星學思想，發達特早，日本則未嘗十分發揮學問思想，試將此類事實合而觀之，則前述疑問，非不能解答者矣。唯其無時不浸漬於自然之中，故日本人未能採納自然，而列入思想學問中也。

浸漬於自然之中云者，非棲於山川之中之謂也。浸漬於純乎自然之物云爾。純乎自然之物云何，未嘗於學問之中，加以抽象思辨改造之物是也。由氣與氫而成之液體云者，厥爲既經於學問之中，加以思辨改造之物。至若止渴之冷水，則純乎自然之物也。知識上所思考者，概念已耳。縱屬歐羅巴人，未使不浸漬於自然之中，但偏於概念方面。至若日本人，則一一注重具體方面。既偏重具體方面，依從純乎自然之物，則生活之中，事物物，必府出不窮。請取例於膳食。讀者試將日語中與「食」字同義之詞，曰「食」，曰「喰」，曰「召上」，

曰『搵進』，曰『爲食事』等等，屈指計之，恐非屈指十指不可。凡此要皆言表食事者也。任何外國語，關乎『食』之動詞，亦僅有一字，至多二字。惟在日本，卻不得不有如此種種設辭者，蓋食時境况，種類繁多故爾。此外則食物種類之繁多，食人因身分而異之種種相，食時禮節之差別等項，亦其主要之原因也。若更進將衣與住之複雜性，合而視之，雖身爲日本人，亦必爲之歎歎不置。考日本人之於衣食住方面，慣於容納純乎自然之複雜姿態，不加改造，是即衣食住之根基。曰自然之複雜性，曰因巧取其複雜性而與自然接觸時之複雜情形，若在日本人之間，則殊爲顯著。何則日本人於實際生活上，善於處理環境中之品物，而又慣用美術方法，巧爲整飾故也。就此種實際生活之態度而論，日本人誠富於精力，具有天才者矣。謂爲世界史上之偉觀，曠曰不宜？吾師高楠（順次郎）博士，嘗謂民族之親近自然，依從自然，從未有若日本之甚者，且經列舉雅俗貴賤無不樂爲之豎狩、紅葉狩、乾潮狩、摘草等等，以爲佐證。

(丙) 對個物之愛

試一反省前述日本人之特質，若茶若花，固無論已，即『能樂』戲劇等，莫不各以其『道』，化育日本人民之實際生活，致令具備藝術性之特質也，蓋可知矣。

文化方面，日本所固有者，果爲何物之問題，迄今甚爲塵上，闕乎日本固有文化之特質，嘗有倡言，應以『併列性』，或『重疊性』爲特徵者，此則多由文學家，或文學批評家，所發之議論耳。又或有謂『笹卷』等類爲特徵者。凡此皆指作品無內部構造，缺思想關聯而言。然則作品所以無構造及思想之理由安在？此一根本問題，應如何研究而後可乎？

竊思苟欲追求日本文化之特質者，上項問題，似不可避。但於日常生活上之日本所固有者，加以細密考察，則此一難題，或有闡明之望，亦未可知。

若個物之形，若個物之配色，若個物與個物之配置，凡此皆爲日本人民所愛好者，故曰：愛好個物之優美性一事，厥爲日本人民之審美特徵。日本人於各個器物，恒具無限之愛戀情感。其尤著者，首推茶道。此外如和歌及俳句之發達，皆可引爲佐證。曰『天』則指目所能見之苍穹，固屬一物已耳。曰『地』則意之所指，厥爲此丘、此山、此林、此森，而各成一物焉。未嘗從此等物中，純粹抽出所謂『自然』之理念者也。歐洲人之間，產生所謂『自然』之概念時，則空間及時間之概念，亦必同時成立，而且確已發達，至於日本則自此等概念以次，實至近世而後發生者也。所謂『歷時久暫』，『幾經星霜』之思念，則鮮有之，惟時間本體之思想，則發達殊晚。所謂空虛之玄想，則傳自佛教，然據不佞研究所得，則容物之空間，以及規定歷史之時間，似皆起於自然哲學家三浦梅園（西紀一七二三——一七八九年）時代。唯其如此，故所謂『自然』之思想，自無發達之理。即使知識發達，亦非自然科學之知識。至其利害得失，則非可以輕輕論斷之問題，竊以爲必加深切考慮而後可，不佞擬於別一機會，再行研討。

(丁) 自然解釋之歷史

不佞邇來嘗於『我國自然解釋之歷史』，有所研究，因而得知日本人民之精神生活中，對於『自然』之理解，發生較爲遲緩。大抵慣於輕視知性上之物，或謂理智冷淡，或謂理論曖昧，譏諷之唯恐不及。因此之故，如論及某某概念時，大都認爲不值深加思索，而竟始終不求理解。實則所謂概念，亦不止一種。有於頃刻之間，由個人意造之符號式便利概念，有反是而費時甚久，必於社會之中，依循極自然之趨勢，方可成立之概念。此後一種之內，則又包括直觀概念，此蓋支配時代精神之概念也。姑舉一例言之，即如所謂『思想』之概念，以今所通用之意義而論，在江戶時代，決未聞人道及。此乃創於明治初年，而漸次成就之概念已耳。時至今日，卻已風行全國，而竟成爲不可缺少之概念矣。夫若是由歷史所產生且爲社會所育成之概念，則絕非曖昧或模稜

之概念可比。所謂『自然』之生動概念，即屬於此類，惟日本人民卻未促其發達。顧此一端，為始終親近自然而又深入自然之日本人民計，誠屬不利之點。凡天地間之萬事萬物，莫不各有善與惡兩面。夫有形斯有影，固已，然形之顯著者，影亦鮮明也。

(戊) 拜倫之言

近閱某小說，載有拜倫之詩句，曰：『女子不偽，而善變化』。究其此句見何詩中，不佞不得而知，但在拜倫詩歌，理宜有此句法，不足怪也。所謂『變化』之概念，如前所述，厥為歷史所產生之『概念』，既將此等概念，作為財產之民族，則不僅在科學上，即於小說或詩歌中，亦皆享用之也。昔之日本人，嘗有『男心（女心亦然）與秋空』之語，此不過同時想起善變之秋空景象與夫善變之男子心情，浮其形象於心中，且將二物結合。質言之，即結合二物，藉以表出有趣之意義焉耳。當其口述此語時，容或因雲行疾速之秋空，而聯想及於輕薄之男子，亦未可料，然所謂『變化』之思想，則尚未之有焉。

人或有謂如此概念可有可無，亦未可知，惟所謂『女子不偽，但善於變化』一語，原屬用以資難某種特殊女子（或男子）之情愛不專者，而竟持與所謂物理變化之現象相比，認為共通之物，久而久之，竟使其溶解於大自然之中。於是所資難之某種特殊女子（或男子），可不置身於人言嘖嘖之家庭里巷間，但置身於廣大之自然中，始終為生命無極之自然光澤所被焉耳。此中蓋有偉大之愛，亦即詩人所當歌詠者也。至若『男心（或女心）與秋空』云者，不過於二種形象相結之處，登有比喻之感興而已，豈有他哉？上項事例，求之於西洋文學中，誠屬易易。惟在日本之文學思想中，則又大不相同。哥德之言曰：『一切皆自然之過失，一切皆自然之功績也』，苟欲理解其中所謂『自然』，仍非先有自然科學思想發達不為功，至少亦必先有發達之自然哲學，作其背景而後可。哥德此言中之『自然』概念等類，在日本文學中，卻難求得。

(二) 抽象力之啓發

茲請特別考究文學。

竊思日本文學，苟欲進而成爲世界文學，似須更求思想之豐富。然若徒使所見之物，所觸之物，所直觀之物豐富，仍不得謂爲思想之豐富者也。然則必如何而後可乎？曰各個物與各個物之種種關係，非一一加以直觀及想像不可。此則善意之抽象也。日本人之於各個自然物及各個加工物，固嘗寄與無窮愛戀，唯其如此，故終不能得知抽象之美焉。曰自然界之法則，曰人間所具抽象訓練，必有此二者，方可產生自然科學，以日本人之情形而論，因抽象力未嘗發達之故，距今一世紀以前，向無所謂自然科學，然亦未嘗有何窒礙。（茲所云一世紀者，不允言之過嚴。）夫抽象力弱，原屬日本人之傳統，今於文學界內，依然顯著。其尤著者，即對於抽象之情熱殊薄一點。

不佞以上之所考察，蓋以古代日本爲主要之對象者也。洎乎漸次移植種類迥異之歐洲文化以後，日本人之抽象力卻早經有所修養，且存促進思想之發達，至於學術，則更突飛孟晉，今竟臻於世界之水準得與文明諸國併駕齊驅矣。如此飛躍之力，果從何處得來者乎？研討日本文化之特質問題時，若忽視此點，竊以爲不可。以言日本文化主要特質之一端，即對個物之直觀愛戀是已。此與歐洲人思想上之偏重一般性，適相反對。曰與其伸也寧屈，即其主旨之所在耳。情屈而又強韌，厥爲日本人之天賦氣質。此中當然應有精力之蓄積。故曰：此一世紀間獨得之日本文化，即此蓄積力漸次發揮之效果。若開化、若開物、若開發，諸如此類之現象，初非限於商業與殖民之事業，且爲日本文化近代發展方式之痕跡。竊思開發未盡而凝聚於內之精力，今於日本人之中，必仍強盛無疑。

浸於自然之中，而在藝術方面，何故未及產生自然主義？又於法律之思想方面，何故未促自然法之哲學發

達？若是之問題，固思試求解答，然若關乎未促自然科學發展之故，求得了解，則上項疑問，自能解釋，故本節所論，即此爲止。

二、試舉一例（論俳句）

（甲）試取例於俳句

日本人自古以來，親近自然。唯其浸於自然過甚，故不無終爲自然所狃之缺點。謂爲過於接近自然，反未得知自然真象亦可。

於是，所謂日本人對自然之態度之生活，則有殊難理解者矣。蓋非單純，而又不容輕易論斷故耳。曰日本人不重知而重情，不尚科學而尚直觀，作此簡單論斷之人，爲數固多，但憑如此簡單之評論，則日本文化之真諦，未由而知。何則，日本之文化，似非重知，而所具知性殊屬深厚。似乎不過純屬感覺，實則所具思想殊非淺薄故也。惟親近自然而覺狃於自然一點，則實阻碍自然科學之發達頗甚。至於日本人浸於自然之生活中，卻有非歐洲人所能想見之文化真諦存焉。不佞因欲闡明若是之日本文化，故擬取例於俳句之中也。

最近有一問題，甚爲難上。問題雖何？即日本文學之中，表現思想或知性，慣用何種方式是已。此中唯有俳句所以表現思想之方式，始終令人感覺興趣焉耳。蓋在日本文學尤其俳句之內，最能表現日本文化之特質，故取例於俳句，竊以爲得計。我輩只須闡明俳句之內，具有何等思想性足矣。

藉曰俳句所具之思想，但亦不可解作思想之蘊蓄於俳句中，有如柿中之含核。因此之故，與其謂爲俳句中之思想，毋寧討論俳句所附思想性之爲愈也。不佞所以出此言者，蓋國人動輒解釋俳句爲與西洋詩相同之物，或謂爲知性，或謂爲思想，無端視俳句爲知識方面之物，此種見解，殊不足取故也。總之，俳句以蘊蓄與導引爲貴。俳句之內，蓋有俳句之世界存焉。故亟尋求一現代之物，既能十分尊重俳句之傳統精神，而又藏於俳

句之深處者。

(乙) 思想性之意義

吾人普通所謂文化，意之所指，恆以藝術、宗教、道德、科學為主。然迄今一般人士談論日本文化時，則最樂於討論者，厥為其中之藝術，其次方為道德宗教。至若日本文化中之學問思想，則唯在專家之間，有所研討焉耳。顯此最為日本及外國人士所關心之藝術，實則缺乏思想性，此大多數批評家所同認者也。不特有此定評，而且日本文化之中，不甚採取學問思想方面之文化，此二事實，在本質上，蓋有所關聯者也。俳句在日本人之藝術中，自其表現方式觀之，似乎曾經世人懷疑，以為其中未必含有思想性及知性者，然不佞則擬就此俳句，試行考察其思想性也。

然則不佞心中所意想之思想性，究為何等概念，自非首先表明不可。就某種世界觀及小說，可得而言之思想性，竊以為就詩而論，亦何莫不然。惟就一般之詩可得而言之事理，若謂就俳句亦復毫無二致，則未必然耳。如前所述，不佞所以不談俳句中之思想，但闕考察俳句所附之思想性者，其用意蓋亦在此。

所謂思想性者，初非直指意識形態而言也。至於思想性之中，則又當然含有意識形態之問題；顧思想性則比意識形態，尤為廣汎之根本事理。意識形態所以得為人所論述者，蓋有思想性作其基礎故耳。顯此非謂思想性為意識形態之基礎，然必有思想性作其根底，方可成為問題，供人討論者也。夫從若是之基礎以行論述，固屬創舉，然又不得不耐，此在日本之文化享有者視之，蓋一特別之課題也。凡欲切實詳細考察日本文化特質之人，要皆負有討論思想性之義務，故應使其成為單獨之問題也。

夫人間精神之活動，對於人間生活與夫環繞人間生活之自然界，有一衝動，即務求普遍涉及如此人間與自然二者之全體而後快也。唯其有此衝動，故不使意識囿於人間與自然二全體中之某一部分，不將精神生活固定

於某一部分，曰喜、曰怒、曰憂、曰懼、曰希望，一切必與人間自然二者之全體發生關係而後已。唯其如此，故憂則合理，喜則得宜。若是之衝動云者，果指何種衝動而言乎？曰此種衝動，蓋比情感、意欲，尤能本乎人間之知性者也。入當造作一項意見，或試爲一種表現時，如前所述，務期能與全體發生關係。若其時僅與全體中之固定部分，發生關係，而始終不易，則非人之生命所喜焉。故於天地之所在，不論遠近何處，亦必力圖伸展。至若固守一隅，以謀滿足，則非思想。一言以蔽之曰：廣求關聯不已者，思想是也。請注意下列俳句。

新月照地色朦朧，蕎麥花開渾似雪。

芭蕉

若在普通之人，竊思殊不易於意造此中之『地』焉。蓋茲所云之『地』，自非田圃，又非其處所能望見之幾許土地。乃月光所照及之範圍，而又有雲霞蔽月之背景，其廣大可謂無垠。且有蕎麥之花盛開，其白如雪之土地也。請進而注意下列之俳句。

世間逢盛夏，湖水正浮波。

此中之『世間』，又非普通人所能道出者也。此乃芭蕉於近江大津所咏之句。其中之『湖水浮波』，亦作『湖水叠波』，但與多季湖水遠離人間之情況懸殊，蓋夏季之湖水，已進入人世之中，時與人間接近故也。不論在前句，抑在此句，其中之『詩』，莫不咏有豐富之思想焉。

水學通舟楫，天河似可遊。

茲則關聯之廣，顯然更有所伸張也。夫水學云者，乃人間導水而利用之之術。至天上銀河，則爲茫茫宇宙間諸天體之配列。以言芭蕉之主觀狀態，則目所能見之天河，竟使其親感任意肆行飛翔，隨所定止焉。蕉村之句云：

菊川昨夜停官舫，天上銀河分外明。

此中雖亦不無上一類之思想，竊以爲格局卻不可同日語也。

(丙) 思想性必備之條件——自然與歷史

至於去詩已遠之功利世界，則人心之活動，若與思想之情形相較，適得其反，蓋不求關聯，徒見偏向一物之固執力逐漸加強。於是思想性乃形稀薄。若在功利世界中，因人間生活之日常性既經成就，故廣求關聯之目的，可否達到，卻非所顧，是即日常生活之實際情形也。與其使意識向廣汎方面活動，毋寧切實尋求實利之所在。至若僵狹固定之事，豈特不爲意，且正其所望也。若是之日常性，卻與思想性頗相反對。考日本之文化遺產，既富於日常性，然則缺乏思想性，良非得已。雖云如此，然在日本人所遺留之物中，如其果爲優秀之詩歌，則又決無不具思想性之理。惟傳統之俳句中，則此種日常性，恆爲勢不可侮之要素。不寧唯是，俳句之大衆性，且恒賴此以構成者也。於是，考察俳句所具思想性之問題，驟視之，似乎遭遇困難關頭也矣。

俳句之大衆性，或可稱爲某種意義之社會性，以言管持斯論之人，則長谷川如是閑氏似爲其中之翹楚，良以如是閑氏嘗於『俳句研究』之雜誌中，發表『視爲實感文學之俳句』一文，頗有研究之價值。氏之言曰：『俳句之所表現，與其謂爲詩思，毋寧視爲多數人衆之實感，唯其具此特點，故爲特殊之文學。』因此之故，『俳句所受行會(基爾得)式之規制，既臻因襲過甚之地步，因而完全化爲形式，儼若社會上之禮儀焉。』俳句所以非由詩人輩，但由大衆之實感，表現而成云者，蓋俳句之內，具有以日常性爲得力要素之基礎故也。即閑乎自然之感懷，亦必賴有日常性，作其襯托，否則難成大衆之實感。故其自然，則不得爲純乎感覺之自然。蓋俳句世界中之自然，乃既與日常性調和以後，所造成之『自然』已耳。然則雖亦聯想及於俳句所遵季節上之規約，亦未可知。曰：獲得自然物之表象，曰：對自然而有感懷，凡此皆與自然本物隔離，而後行者。結果勢必成爲觀念上之『自然』，甚至竟於俳人同道之間，斟酌損益而成焉。此爲謀使大衆易與所謂俳句之『詩』，發生關係

計，既稱便利，同時且為必要之條件。然若謂其能使俳句成爲真正之詩，則又不可。

苟欲闡明思想性之意義時，若如前所述，徒然謂爲造成關聯之意識作用，殊不充分。不佞於本節之乙項所欲述者，不過提示，思想所必具之性質。一言以蔽之曰：僅經提示思想之一般性焉耳。果真期使一學說、一著作、一詩歌含著豐富思想性時，則又另有必備之條件一編於茲焉。條件幾何？即自然與歷史二者是已。至於詩則必與自然，常爲直接交涉，不容須臾間斷。同時又非時常關心歷史（或社會）不可。苟欲使一小說之思想性豐富者，必備此二條件而後可。詩之情形，亦復與此毫無差別。然俳句之情形則當如何？此於日本所存特別詩形之俳句，誠爲最重要之問題。竊思關乎俳句之前途，苟欲有所論述者，非首先研討此項問題不爲功也。

(丁) 與自然接觸（交涉）之方法

俳句之理論家，寥若晨星，支考則其中之首屈一指者焉。支考之爲人也，若論其所吟俳句，容或尙有可議之處，亦未可知，顧其俳句理論，則受人尊重，固得其宜也。支考嘗於俳句之『道理』之『物理』，有所論列。問管思之，始終表現此中之道理之物理者，莫自然若也。夫遇事觸景，即將羨慕或希望之心情，寄托於自然，而期於自然之中，求得深切之關聯——易言之，即向自然之內，求其解放者，蓋爲人之常情。自然界則又來者不拒，肯予容納者也。芭蕉之言曰：『宜遵從造化，而歸於造化』，此於俳句方面，誠能道出最屬本質之物。然則日本人任自然之中，求解放時，嘗循如何之途徑乎？對於自然，恒作如何之解釋乎？日本人蓋嘗於此一端，完全採用特異之方法焉耳。至於歐洲人之情形，即使深入自然之中，復由自然而返人間，要皆依從知性之引導。蓋引人入於自然者厥爲知性。自然則在其本性上，富於與知性爲同質之要素，而疏於人間之情感與意欲。夫對自然而起之感觸中，固未拔除情感意欲，但結合人間與自然者，卻爲知性。寧謂歐洲人之與自然相結，其方式即由歐洲式之知性訓練而成也。此一事實之演成，嘗有歐洲之生產方法——歐人實際生活方式之基本——作其

規定力而作用於其間也明矣。若就歐洲詩人其自然觀感而論，其得力於自然哲學及數字知識，乃至物理學及化學之知識者，誠不知凡幾。有時容或亦嘗由是，致令詩人把握概念體系上之自然，但從自然學得反省以後，賴其指導，因而逐漸深入自然物內，得以感受自然之奧妙，所獲之益，又不知幾許。且因遵從自然之條理之故，誠不知反由是而獲得多少之率直詩情。至若經由詩之感動，而醇化人間之功用，更不可勝計也。至於日本人之情形，則其向自然之滲透，卻非由於知性。蓋由於直接之情感者也。容或多有徒勞之舉，固未可知，但於各個自然物，乃一一選藉具體之感受，以求深入其中焉耳。

掬飲齒爲震，方覺清泉響。

此日山中真寂靜，隔岩歷歷辨蟬聲。

此則純乎感受已耳。至若尋常俳句所共通之意造『自然』，即觀念上之自然，在此句內，則絲毫未見。

當此萬籟俱寂時，搗砧聲響徹北斗。

秋海棠開放，竟現西瓜色！

芭蕉

以言此秋海棠之句，竊以爲決非僅有色之感受，可供玩味。蓋不佞覺其但見色之深入自然焉耳。至若北斗之句，固屬褻褻，但又覺有澄清之知性。

今宵室內焚文火，瓦上寒霜似可消。

芭蕉

此句決非歌咏風雅之作。蓋感覺上既進入自然之中，同時又返回畏寒之人世中。此中卻毫無知性之產物——溫度——介入自然與人類之間。容或時方圍爐，亦未可料，但經由所焚文火，感到無涯之寒空焉耳。

檐聲衝浪夜苦寒，凍斷柔腸淚不乾。

芭蕉

此句乃『深川冬夜感懷』之作，以言想像，即絕未之有。經由腸凍之人體，以與自然結托一端，甚至可歌

可泣，然其爲自然，卻未有若是之甚者也。因此之故，較之平淡而能觸動人情之俳句，更足以動人情感，是故人皆於此句中之『槽聲』，喚起人間同類之真愛。

寒夜瓶爲裂，堅冰夢覺時。

芭蕉

此亦寒夜之吟也。知性却毫未探呈，但所把握之自然，非觀念上之自然焉耳。

不佞嘗謂日本人之深入自然也，其方法純爲感覺及感受已耳。不佞之爲此言，蓋與歐洲之由於知性者相較，舍此評論方法而外，別無更爲適宜之辭句故也。然若比諸芭蕉以外之詩，徒用刻板式之句，以咏自然者，則芭蕉之句，似乎已能打破感覺所具日常性之遲鈍，恒以新鮮方式，與自然結合。不佞以爲此乃芭蕉所吟俳句之思想性也。何則，凡詩人所欲咏者，則經由感覺，使其解放於自然之中，且能擺脫日常性之陳腐，行至欲往之處，伸向欲伸之點，求得豐富之廣汎關聯，而於一句之內，恒作澄清形像顯出。

不佞固嘗專論芭蕉之句但在蕪村之句中，亦有同感者。例如

夕陽照亂石，荒野太悽涼。

蕪村

初冬風颯颯，岩隙水游游。

前人

然無論如何，必謂蕪村厥爲情調之詩人，至若芭蕉，則具有詩中感覺之詩人是也。此感覺詩人却又兼爲思想之詩人。是即思想性之特質云爾。

青蛙躍入古池中，水聲差可破岑寂。

蕪村

此句而外，尚有『古池及蛙躍之水聲』與夫『茶蘼及青蛙躍入之水聲』之句，由是觀之，足見茲所云水聲，乃此句之重心歟？所謂陳腐之物，既屬似乎可憑抽象方法，獵取之物，自不足奇。總之，此水聲也者，在此詩人視之，固無限之懸惑也。

「諸君來草庵，同聽蟻蟲鳴。」

芭蕉

時值『秋風淒涼』之日暮，不唯一己，且邀友至，同聽蟻蟲之鳴聲？蓋爲此句之所咏也。其爲置身蓬門草寮，感得秋風之蕭瑟，固已，但又經由細微之蟻蟲鳴聲，而竟深入自然之中，是即此詩之事實也矣。

至若含音成或觸覺，而竟經由重量，令人推想自然之句，則又不可勝數。

武庫成廢墟，蟋蟀棲蓋下。

具有如此寬度之俳句，此外不拘多少，亦能蒐集。所咏爲蟋蟀耶？抑所咏爲古武士之蓋甲耶？此一詩句，却非如此狹隘。至於一茶之句中，則常吟咏對弱小動物之愛憐與同情，因而描寫所推想之下層人間生活，但於此句，却有尤爲廣闊之世界存焉。人皆於此句中，感覺蟋蟀壽命短促，且出其微弱之路，始終悲鳴不已。然與此對比，則有身著戎裝，威風凜凜；既擁權勢，兼具風雅，昔嘗聞名一世之武夫，且此武士今則墓木已拱，魂消魄散，蓋將歷史之法則，呈現於詩句之間矣。至若現仍生存，而方鳴其有生之樂者，却不過蟋蟀已耳。而可哀之武藏（武庫）也者，却非蟋蟀所有，蓋屬於甲冑舊主之間。此外尙有更直接感覺者，由無脊椎之此弱小動物，推想及於其身之所感，即重之甲冑是也。非謂蟋蟀既爲甲冑所壓，但覺所謂甲冑之物質，其在蟋蟀，必感莫大之重力無疑。總之，所感者物質之重力已耳。不佞蓋在若是之句中，得暗感覺以深入自然之詩人者也。竊思若是之特點，即日本俳句所含著之特殊思想性歟。

意圖滲入自然之中（因其感覺以與自然聯繫，故曰滲入），因而逐漸與自然發生關係之句，在芭蕉集中，可謂數見不鮮者矣。

昏夜盜竊，月下蟲蛀梁。

伐木見斷面，今宵月色明。

電光如在握，柔燭夜遊時。

乍見魚白色，疑似天將曉。

所謂與自然合而爲一，此恒言也。茲則普及自然中之知性，與夫人間中所發獲之知性，絕未親密結合。蓋由各個自然物，一一經由感觸，以與自然，成爲一體故耳。若從歐洲式之見解，固覺不似思想，但仍爲思想。即自然科學未興之國，由感登而生之思想是也。

(戊) 與歷史世界之接觸

以言與歷史世界之接觸，亦非遵守法則，依從知性而行。惟經由感覺，爲刺激所激起之感懷，乃與歷史有所聯繫焉耳。至於優秀詩中之俳句，若與歷史世界發生內部接觸時，却非與某一故實發生聯絡，或利用單純之懷古，以行接觸。仍係經由與自然物之直接感觸，創造廣汎之關聯而已。即以若是之句而論，亦推芭蕉之詩爲其表率。（先是之蟋蟀句，竊思茲亦成爲問題。）

夏草與兵卒，概作夢痕看。

如置身於元祿時代觀之，則戰國之世，兵卒等人假寐於夏草上之景象，當爲遠古之事，但將一切，徒作夢跡而詠歎之，蓋宵切實描寫無緊張性之「太平」時代氣象。同時且經注視今已萌生青草之高館古城遺址焉耳。芭蕉於此句之前，載有短序曰：「讀『國破山河在，城春草木青』之句，不勝感慨。遷弔久之，至於灑淚。」云。我輩偶隨芭蕉之此句，亦復覺有思想湧起於心中，而春日曠野草色青青之景象，宛然如在目前也。

逆旅苦多病，夢境遍荒郊。

試讀此句，究循何種途徑，以入自然世界之中，又循何種途徑，以入歷史世界之中，雅不欲有所區別。唯能認識此句含蓄何等豐富之思想。吾人試思元祿之時代。學術自尙未嘗開展，政治方面之自由亦未嘗享有，即

向海外試圖企業上之活動，自屬難能。集於芭蕉門下之俊才輩，既有如此無意識之積鬱，則又不免反映於芭蕉之思想生活。夫若是之事實，則由於若輩所處時代與社會環境之所致耳。不諳臥病何處，亦覺身在旅途之中矣。試觀若輩所遇之時代，即可了然於胸。因其即為若輩所生活之世間故也。國人多有絕對認定，芭蕉乃自始無家而遺世之詩人者，不佞不爾為也。若輩所為評論，自不足取。不佞寧取夫子自道之語曰：『是非戰於胸中，因而身亦不安，』描一焦慮之芭蕉，於不佞之眼，似乎若強人意耳。其『夢繞荒郊』之句，所以衝擊吾人者，非復純乎自然之自然，非復純乎歷史之歷史，蓋自然與歷史統一之世界也。不寧唯是，且係經由臥病之肉體，憑藉稀有之表現力，將此統一世界呈顯於我輩之前者也。

(己) 結論

吾人至是，始克解釋先是之矛盾焉。矛盾維何？曰：富於日常性之俳句，何以獲得思想性云爾。須知俳句所具大衆之日常性愈濃，則俳句內容之革新愈不可緩，勢必破除日常性之形式化而後可。芭蕉蓋嘗以俳句革新者為己任。俳句賴此革新而收回獲得之思想性，不知凡幾。夫不佞所欲考察者，原在俳句之思想性，實則幾乎專就芭蕉，有所論列焉耳。至芭蕉以外之多數俳人，所作之詩中，亦非不能發見類似芭蕉者。惟此詩人於俳句內所表現之思想特多，此則確乎不可拔之事實也。夫若是，單就某一特殊方面，提舉極少數或一二天才，則在日本之哲學理論及小說方面，亦有可得而言之者。蓋如此僅由極少人物，立於文化高度水準處之事態，可謂日本文化之特質。其在所有一切人衆之教養中，得成廣汎性之知性，未嘗立於文化之第一綫故也。

由是觀之，俳句之中，有一境地，唯有幾經嘗試磨鍊之人方能達到者也。思想性之為物，可於此中求之。竊以為日本文化之特質，表現於此類處所者，最為顯著。總之，日本之文化，乃從勤勞中得來。曾經煞費苦心備嘗艱苦。唯其如此，故有真正之知性存焉。

三、另舉一例（論南畫之理論）

（甲）全體之關係

標出如此題目（南畫之理論），從而考察南畫一事，容或尙屬創舉，亦未可知。然不佞試將南畫，使與理論問題結合以後，竊思所切望於南畫者之某一重要方面，似可由是而闡明之也。不佞却非欲爲南畫創造理論而提倡之也。世有所謂南畫派者，今茲不佞所欲言者，甚或對於若輩，表示反對，亦未可料。

假使所論，乃作南畫時，如何處心。或如何發心之問題，則在學習南畫之人，容或可資參考。自所謂描摹之技術言之，則理論之類，徒然妨害南畫之學習，甚至毫無效用，亦未可知。自昔日本國內所著述之畫論，可謂汗牛充棟，顧其內容，實靡悉爲論述描摹實技之書已耳。即就茶道而論，亦莫不然。總之，不論爲草爲山，當其意欲描寫之時，畫者方面（不外乎主觀）宜如何構思，或如何運筆，因人歷來所嘗研討者，似乎偏重此類問題。若從所描畫之花草方面，以觀描畫花草而又構思之人間，斯爲全體之關係，竊思從來未嘗有人考究若是之全體關係焉。從所描畫物之對方云者，語氣未免近乎武斷，是以不佞之所欲言，蓋謂何妨把捉全體之關係云爾。故不曰南畫之心理，但將南畫之理論，作爲問題焉耳。

竊思初聆鄙說，即持異議者，當不乏人，若輩必振振有詞曰：『尊見誠屬高明，敬聞命矣。然則禪僧之於南畫，固亦嘗有所言，復有所思者矣。顧所謂禪僧之南畫，非必盡善盡美，抑又何故？』若論此事，不佞亦無異議，且不佞平日所見，亦復相同。以言禪僧之本業，則不論所爲如何，亦必經由概念，以事工作。在若是之工作方面，道元之『正法眼藏』，究屬何等優越之物乎？試與相觸，即覺可驚。傑出之禪僧蓋真能以客觀態度觀物之人也。故不佞人之己方，而從對方，以觀所畫草木之觀察方法，若輩似亦間嘗爲之。然禪僧終不過僅一禪僧已耳。不論爲禪僧，抑爲常人，其不足成爲問題則一也。故問題之所在，即以南畫爲業之人是已。

(乙) 雙方進追之世界

『南畫鑑賞』之雜誌中，有詩人高村光太郎者，嘗爲文論述畫之詩意。略謂人對自然或人生，所具『真諦、欲罷不能、迫近眼前之精神』，即畫之詩意是也。不佞以爲費特曼，蓋慣於詩中，吟咏此種欲罷不能之境界之詩人也。欲罷不能云者，適宜之表現也。謂爲迫近眼前，容或亦宜。然非行至所往之處而迫近末端之情景。非如此僅屬一方之迫近眼前。非由主觀而向客觀進追之謂。蓋草木既對人間，而人間亦對草木迫近，其間莫可如何者，譬如棍棒相抵，當棍棒猝然折斷前，所處欲罷不能之境界，夫若是雙方進追，行將由是提出一綫之『境界』，是即畫中之詩意也。

不佞之爲此言，非徒托空談，蓋非設想一空前絕後之偉大天才南畫家，而謂必如此之畫家，方能把握如上所云之境界，總之，非純乎『理想』之談也。竊思南畫之足以感動多數優良鑑賞家者，當爲多少把握如上所述境界之畫歟？若是之畫家，徒以生活之清高自賞，固未嘗置身於『生命力』行將枯竭之人衆間也。若是之人，雖一草一木亦不至與之接近。山則不至迫近眼前。是誠只知『獨』樂之畫家也。若是之畫家，其所作之畫，乃獨自欣賞之物，與自然卻毫無關係可言。

(丙) 緊張之極點

試取一草撻之，既有青色汁液染人手指，又有強烈香氣刺人鼻觀。是故草之爲物，非墨黑色一搥而成者（所描畫之綫）也。山則緩步攀登時，踏之知爲濕土、爲堅石。如登其高處，即令人心悸。有時能使小鳥引吭高歌，有時呼起巖叢之風，蓋偉大之物質也。決非一投筆而可籠罩者焉。夫生氣蓬勃之草本體與夫紙上所描之綫，高聳入雲之山本體與夫一投筆之痕跡，大凡正相反對至於此極者誠屬絕無僅有，且未有不相類似至此程度者。匪唯不相類似，抑且形成豐富與單純之對立，今置身於此奇特對立之正中者，即畫家是已。夫置身於無限

豐富與無限單一兩者之間，而位於緊張之極點者，即南畫是也。日本人蓋皆拙畫若是之畫者。日本人蓋皆了解若是之南畫者也。不佞之心目中，蓋以若是之意義，認南畫為問題。至若無端尋求寂寞枯淡之南畫，則在不佞毫無興味可言。如上所述之事項，非可謂為南畫之構想及心境。若是者不佞稱為南畫之理論云爾。

於是置身於若是欲罷不能之危險境界之人，更足成為問題也明矣。竊以為必具充沛精力以與自然接觸，以與人間交接之人，方能勝一任愉快。至若徒使某一部分人間之某一種性能，退化枯死之人，則其所作之南畫，不佞所認為索然寡味者也。試探求與其正相反對之人，於畫家以外時，則立即令人想及者，即芭蕉一類之人。此外尚有不甚為人重視之人物，如皆川洪園之人，亦屬若是之學者也歟？空海之言曰：『進德智力踴，退耕力不任，』苟非與自然結納之人，焉能道出。竊思唯有愛自然，而又與自然戰，不殺人欲，讀而深思至於透徹之人，或與其近似之人，其所作之畫豈非最能把握南畫固有之特質者乎？所謂愛自然之事，固為人所恒言，顧此殊非易事。愛之拙者，終必狃於自然而後已。真知自然，真諦自然之所云，而順從自然。是即與自然結納之事。必如是，方可謂為愛自然也。竊思如大雅堂之南畫家，蓋為若是之人歟？若是之畫家素質，或大或小，在真率之南畫家中，莫不具有之矣。了解如此南畫之人，若在日本人中，則為數頗多。日本文化之特質，恒顯然表現於若是之處焉。曰枯淡之趣味，曰清楚之風流——以若是之物，解作南畫之極致，而且倡言若是之南畫，足以表示日本文化之特質，此種論調，固所當聞，實則欲藉此類之事，把握日本文化之特質，殊不可得。總之，深知日本文化之特質，決非單純事業。至若就南畫試行考究，不過作為一例焉耳。

四、日本文化之特質

(甲) 歷來之日本文化論

時至今日，重行檢討日本文化一事，蓋為種種方面所歧望者矣。然此等檢討；果會依循正當方向，以圖進

行否乎？曰日本文明史，曰日本精神史，曰日本文化史，此類研究，迄今既經日本國人嘗試者，雖有若干起，然在此等研究之內，爲哲學上觀念，或單純企圖，或一己偏見，所糾纏者，爲數頗多。於是人皆去而之他，甚至對於外國人士之『公平』日本觀，已有相當程度之期待，而欲證信焉。至於外國人士對日本文化所下評價與夫表現，非不新穎，且不無發明，然皆不免有失均衡之高調。即以近來關乎日本詩歌表示深切洞見之波諾夫，及對於日本建築與日本人所具『視覺文化』，概表同情之塔夫脫而論，亦未造出例外。假使高調由於遺漏或過度之故，則加以補充，尙易改成比較正當之見解。殊不知大都不在若是之個別觀點上，却在更屬根本之方法上，有所缺陷之故。竊思日本國人之此種工作，亦復不免此種方法上之缺陷。

至若單論道德及政治之日本文化史，則江戶時代之思想家，早已發表多數之見解，然日本文化之特質，正式成爲問題者，則確在明治以後。日本文化之特質問題，藉令得以發生，願所謂特質也者，究與何物相對之特質乎？以此特質爲問題之日本文化論，則自明治初年迄明治二十年前後之間，尙屬異常之少。此無他，蓋其間皆爲專尚進取之時代故耳。是以自明治二十年前後，始漸知反省本國文化之特質者也。嘗成問題之三宅雪嶺所著『日本人』（明治二十四年出版），竊思其適例也歟？日本亦至此一時期始着手探求『日本人之本質之能力之任務』焉。自茲厥後，則以日本文化之特色作爲問題之論著，却又多至不遑枚舉。

討論特質者，其始也，容或嘗擬對於所謂『萬邦比隣』，區別日本文化之特質，但既經明治三十年代之二大戰爭，『東洋』之觀念漸趨成熟，終至與歐洲文化對立，以求日本文化之特質矣。對於歐洲文化之日本文化特色，此一漠然之概念，蓋迄今支配日本文化論，歷時已久者也。日本與歐洲，此則偏重精神，彼則偏重物質，此則注重直觀，彼則注重分析，此則純乎體驗，彼則根據邏輯，此則慣於並列，彼則重視構成，如此等等區別，蓋皆左右十九之大小日本文化特質論焉。究竟所謂歐洲文化也者，果何所指？意欲對於何種歐洲固有物，

顯示日本文化之特色？皆有討論之餘地。

(乙) 日本歐洲對照之方法

比較日本人之生活與希臘文化成立以後之歐洲人生活，藉以決定其特色，此其一，另一方法，即對照既有所謂近代科學之歐洲（即文藝復興以後），與大略同一時代之日本（即德川幕府成立以後），藉以規定其特色，此其二，此二種決定特色之方法，似即成爲問題者。勿論此中所云之歐洲，意之所指，蓋以西歐文化諸國爲主也。

夫上述兩項對照方法之中，後者即試將江戶時代及明治、大正、昭和時代之日本文化狀態，特與文藝復興以後西歐諸國之文化狀態對照一項，爲把握日本文化之特色計，似屬最初而又不可避免之方法。夫文藝復興以後之時代，任歐洲之文化史內，蓋爲歐洲發明所謂近代科學，且督促其發展之時代。於是首先第一之問題，端在此之「近代科學」。

一七八〇年前後，康德嘗謂「學問之大道」初開，而「思考方法之革命」既起之事，不過發生於一世紀半以前之時代焉耳。其時所謂一世紀半以前者，蓋近世論理學鼻祖培根，及近代自然科學開拓者開普勒、加利紐、哈威、笛卡爾相繼出現之時代。要不外乎一六〇〇年代初中末三期中之初期是已。至於日本，則自慶長至寬永之時期也。其間嘗有林羅山及中江藤樹一流之儒學家，竭力移植中國之哲學及文學思想，而歐洲科學思想之影響，尙未得見之時代也。以言歐洲所謂近代科學，則以康德時代爲中心，而於前後將近二世紀半以上之期間，完成其體系者焉。其間之產業工業，固無論已，即交通貿易，亦已發達，其他如化學、物理學、經濟學、哲學等科，亦各有所發展，且已卓著成效。今日所謂古典式經濟學，古典式物理學，古典式哲學，蓋對此等既經完成之體系，分別賦與之名稱也。所謂資本主義社會體制也者，厥爲所以結成此一時代人間生活方式之體制，

自不待言。

夫若是，近代科學嘗作用於西歐人之文化中，而使其結實生效之物，至於日本人之生活中，却未嘗多具。易言之，歐洲人約經三世紀間訓練而成之市民社會教養，日本人則省去時間多矣。

(丙) 學問之根據各異

此近代科學及與其相隨之市民教養，日本人雖經省略，然在日本，却未因是而受損失，抑又何故？吾人則於此處，亦可把握日本人之特質，顯此姑且不必考察。蓋吾人首先非洞察歐洲人之科學思想本性不可。至此科學思想，蓋每當思辨事物時，始終以廣義之自然，作為基本焉耳。如科學內之自然科學，政治上之自然法，文學中之風景離奇，所以獨在歐洲發達者，蓋如此科學思想特徵之表現已耳。大凡學問，以日本人之情形而論，抑或歐洲人之情形而論，要皆必有觀察推理所依之根據。此項根據，若以歐洲人之情形而論，則指凡百事物（即成爲科學對象之一切事物）皆如自然物之存在自然界，而存在之事理而言。顧此非必意指以自然界之原始狀態或自然本能之狀態而存在之事理。蓋首先嘗爲所考察者，厥爲事物之存在，一如自然之存在一事故也。至若必如何而後可之人倫問題，蓋嘗根據此項考察，而有所研究者也。至於日本人之情形，其學問之根據，却未嘗置於凡物存在一如自然之存在一事理中。蓋若是之存在，未經顧及，首先成爲問題者，無非欲使其直接存在於人間實際生活中之物已耳。且其使令存在之方法與規範，始終非現實具有者，必求之於東洋古代文化之中。以佛教之教學言，則求之於『佛說』中，以儒學而論，則求之於『先王之教』中，再就神道言之，則求之於『神之道』中也。是故日本人之學問，非依根據，但從權威。非重理由，但崇信奉。唯其如是，豈特自然科學末由發達，即指導人間社會生活之學問，亦無得以興起之理。市川鶴鳴爲江戸時代特別優秀而且比較自由之思想家，其所著之哲學書中有云：『道本大而無偏，物之理亦悉爲所包含，故後世之人不論如何考察治世之術，然既

屬聖人極盡仁之限而立之道，則離此道更無所爲可知。『蓋如此含『聖人之道』而外，不認另有權威故也。因此之故，如法蘭西所興聖西蒙及孔德之社會指導科學，其在日本，却未能興焉。甚至江戶時代之荻生徂徠，論其性格雖近似『思想家』，願其學問之所奉權威，亦全然置諸『先王之教』。彼乃嚴格主張，苟非『先王之法言』，則不成其爲道者也。據彼之見解，則先王之法乃成古言，惟此古言『恆存於相傳之宇宙間』。又謂『人之記憶此古言，使永存於其腦中，恰如物之存於自然界內』云。於佛教方面，則若是之傾向，較之儒教更爲顯著，自不待言。歐洲之自然哲學及歷史哲學，未嘗不藉權威於古代希臘之學問，惟其近世科學之特徵，却不在是，蓋謂凡物悉如自然之存在而存在，故科學之根據，厥爲若是之存在。不佞爲求言簡而意賅計，擬用『存在之自然性』一語，以表明之。至於日本，其所以使學問之內存有權威者，却不在乎存在之自然性，惟在傳統之重視焉耳。欲從日本古人之遺著中，求出自然觀察，頗難能也。

容或有謂日本人未具本乎生存之自然性之科學爲得計者，亦未可知。然今日之產業工業之技術，醫療之設備與技術，兵器之進步等類，尅非由於『先王之法言』及『佛說』，莫不以自然科學爲前提者也。此一問題，決非片言所能解決。

不佞於是亟欲捨棄近代歐洲科學與江戶時代日本學問之對立，更溯及以前之時代，比較日本與歐洲之文化特質。即上述兩項對照方法中之第一項是已。若用此一方法比較觀之，則歐洲之所固有與日本之所固有，二者似其接近。實際不過似覺如此已耳。至於日本方面，首先可於傳播力最大之親鸞教，試取實例。親鸞著有『教行信證』一書，其中所謂理論之『明證』，端在『如來之真言』。彼於世人之批評，非不顧慮，惟彼之學問所奉權威，却在『如來之真說』。舍此而外，在日本之僧侶中，嘗意圖選辯議論，以表明本人學問之真理性者，莫日蓮若矣。彼嘗採取教義之歷史發展，充作議論之內容，是亦可謂別開生面之行徑。然彼之學問所奉權威，却

始終未離法華經之「正言」。在彼之心目中，則印度、中國、日本之文化，要皆在乎立證此項「正言」者也。故曰：「其言赫赫、明明，較晴天之日尤爲明朗，而如夜中之滿月。」歐洲中世紀之神學中，却能發見與此相同之思想態度。安瑟爾姆及安瑪斯，并求權威於聖書，此人人能言之者。然歐洲人方面，使成學問之物，却不僅權威已也。中世紀神學家輩，蓋皆學自古代希臘哲學，夙知學問之內宜有根據存焉。至於彼等，關乎自然研究，容或覺付之等閑，亦未可料，然未嘗忘卻存在之自然性。唯其如此，故彼等之神學，仍得作爲哲學，而充中世紀知識階級人士之食糧矣。日本奈良朝及平安朝之佛教教學中，所具存在之自然性，易言之，即學問之理論性，殊屬稀薄，苟欲從中發見，卻非易事。况從彼等（唯空海稍有例外之處）汲取自然觀察，則尤難矣。然歐洲之神學，則如笛爾泰所力言，蓋自始皆與「關乎宇宙之古代科學」調和者也。希臘人嘗謂「能見之世界中，恒排斥不能得見之物。」，至歐洲神學中之宇宙云者，蓋指希臘人中所產生有調和之自然而言。夫若是，歐洲之神學，亦復得以具有歐洲固有之學問根據者矣。於是容或有人舉示佛教之世界觀乃與印度人之宇宙觀相結合之事例，亦未可知。（願其宇宙觀却屬於冥想性質者，此姑置勿論）我輩所須考究者，即印度人之宇宙觀及中國人所具規模宏大之世界觀，究有幾許，曾經採入日本人之學問中之問題是已。觀察天台宗之教學，在日本國內發展陳跡，亦可想見中國佛教家之雄大構想，日本固未嘗採取之也。蓋日本人之特長，不在多造思想，而在力求日常行動方法之豐富。

自然觀察及存在之自然性，在日本人之思想及詩歌中，均付闕如，苟欲證明所言不謬，則吾人關乎奈良朝之文化，不可忽略。然「萬葉」文化及奈良時代之初期佛教文化中所發見之例外，至於平安朝，則又早歸消滅矣。

由是觀之，若在江戶時代，則所謂近代科學，以及市民社會之發達體系，既未嘗具有，至於江戶時代以前

，則在思想及文藝，未嘗知有存在之自然性，其間可謂具有一般之特質者也。

(丁) 異國文化吸收力上所現之特質

然問題至此，尙未能解決。日本人對歐洲人，既具若是之缺陷，而日本人豈將歐洲人之近代自然科學，採入日本人之科學教養中，且於產業技術，獲得著稱於世界之優秀成績者，抑又何故？必先提出此項疑問，然後日本文化對中國及其他東洋諸國文化所具之特質：方可成爲問題者也。

江戶時代曾遊日本之外國人士（如佛洛歐西、羅多利哥、威斯開諾、瑪菲伊、孟達奴斯、耿伯爾、東伯爾克、席波爾特輩），莫不列舉日本人之忍耐方之勤勉之技巧，以爲特長，至若科學文明，則又一致認爲日本人之所缺。（石田善之助著『映入西洋人眼中之日本』一書可資參考）。時至今日，凡精密觀察日本人之外國人士，亦皆指示技巧、忍耐力、勤勉爲日本人之特長焉。顧此等特徵，皆非屬於思想及理論之物，而一切皆有關於日常之行動者也。茲所指示日本人之特長，亦可認爲吾人先是所得考察者之歸結。夫專心致志，認真訓練日常生活之方法式樣，因而豐富享有生活內容一事，蓋日本人之特長內，不能忽視者焉。祭祀儀式之嚴密情形，縱令在其他民族亦能得見，然茶道、香道、造庭、禮儀作法等之特殊發達，則其證據也。甚至日本之詩歌，亦復受此生活日常性之規定。因而日本人在詩歌方面之想像力，不尙高飛遠走，但求靜寂之滲透。不尙既經解放之華麗，但重既經壓縮之古樸。曰小規模之自然，曰遞逆來順受精神所詭忍受程度之自然災害，曰按照能忍忍耐與勤勉度過一切困難與壓迫之程度所賦予之天產物，曰確立於島嶼中之統一國民性，如是云云之物，蓋所以規定日本文學之特殊性者焉。初非限於詩歌，即堪爲日本文化中軸之學問之思想，似亦當爲若是之特徵所規定也矣。

(戊) 日本人之思惟力

於是不佞乃遑逢如次之問題。若謂日本原無『近代科學』，固已，但不因此將日本所產生學問之性質，一概抹煞。曰忍從及勤勉，曰滲透性及壓縮性，此等日常性上之特色，豈非規定日本人之學問方法者哉？若是之學問思想，於今後之社會，行將發生何種關係乎？不佞以為日本人之思惟力，雖不若歐洲人思惟力之富於伸張性，然而具有信屈而強韌之特性，可斷言也。唯其有此性能，故如中國之佛教哲學，具有雄大構想之學問，雖未克發展，然所謂『鎮護國家』、『興禪護國』、『王法為本』，即各宗教義之方法，包因而確立。因此之故，日本人之意識，其所具日常性上之特色，更加深一層矣。

吾人最宜注意者，初非昔嘗盛行之意識形態。厥為此思惟或意識中之信屈強韌已耳。日本人雖未具有歐洲式之哲學體系，而竟善於消化吸收歐洲之『近代自然科學』者，端賴此思惟力有以促成之也。就此思考之訓練而論，則德川時代日本儒教之功效，誠不可沒。既經如此考察之後，日本文化對中國文化之特色為何，可以思過半矣。試思中國人思想之悠長與伊其阿比亞人行動之怠惰，則日本人現在之發展力，具何特質，顯而易見者也。

(七) 結論

總而論之，日本人之於近代，嘗缺市民社會之教養與夫自然科學之體系，且於古代及中世，日本人之學問根據，嘗缺『存在之自然性』，然而日本之文化，却可謂於此具有一大特色也矣。至其反面，早經造成某種特殊型之思惟力，為日常實踐力與政治實行力所滲透者，由是而養成一種特殊性，致令得以擷取日本固有文化以外之一切文化。由是觀之，日本民族，無論如何，就文化言，豈非處於希臘民族之地位，惟與羅馬人比擬，尚無不可，蓋羅馬人者，繼承既經創造之文化，而又富於實行力故也。顧此超歷史之比較，終屬牽強，為窺透日本文化之前途計，却無甚效用可言。值茲人類全體迫於發見新生活機構之時，擁有完全特殊之文化，徒具富於

忍而勤勉與強韌性之思惟力，日本人民今後究竟應當開拓何等文化也耶？至於現代，則日本人既將資本主義社會機構之式樣，完全採入，然則其中何者應興，何者宜革，蓋爲目前亟待解決之問題焉耳。至若日本文化之前途問題，吾觀日本人今後以其思惟力，處理此種社會機構之情形如何以爲斷。惟其具有特殊文化，故當取捨與革之際，尤非深切認識，詳密研究，不爲功也。

不佞所討論者限於文化方面，且其文化之概念，尙嫌狹隘，此則不得不鄭重聲明者也。

本館出版現代知識叢書之一

世界經濟常識

小島精一著
王炳勤舒
臨上合譯

定價二元四角

本書說明上屆大戰以後及本屆大戰中之各種經濟現象。所收資料直至一九四一年，爲最新最合實用之名著。

本館啟事

本館爲便利著作之廣播起見特承受著作之委託代爲推銷各種私人出版之書籍茲將該項辦法列佈於左

- (一) 本館爲便利著作之傳播起見得承受著作之委託代爲推銷各種私人出版之書籍
- (二) 凡委託本館代銷書籍者須先提出出版許可證件及原書兩本以資審定
- (三) 凡推銷上之必要費用應由委託者自行負擔本館不另收取任何報酬或利益
- (四) 本館對於代銷之書籍除推銷事宜而外不負任何責任
- (五) 凡本館代銷之書籍其推銷方法應一律依照本館之售賣辦法辦理
- (六) 凡本館代銷之書籍遇有意外之損失時本館不負任何責任
- (七) 凡本館代銷書籍之帳目每年應分三次清結即四月底八月底十二月底
- (八) 本館對於代銷之書籍得隨時停止代爲推銷
- (九) 本辦法如有未盡事宜得隨時修正之

安南之少年生活

(南方諸國少年生活之一)

窪田文雄著
舒之盛譯

安南概論

安南即法領印度支那，日人恒稱之曰「佛印」，法屬西之屬地也。位居印度支那半島之正中，由北而南，有一縱流之河，曰湄公河，大抵依爲疆界，河西爲泰義，河東即安南，各佔半島之半壁焉。安南面積，共計七十四萬一千平方公里有奇，大於日本本州約二倍。北與中國大陸接壤，西與泰義爲隣，故海岸綫短，惟河流頗多，且其下游之三角洲，多屬沃壤之地，出產豐富，農產物中尤以米爲大宗，於是早經發達，各爲都市。唯其如此，故安南夙以東洋之倉庫，著稱於世焉。

安南地跨北緯二十三度至十三度之間，所居位置，僅較菲律賓，微向北偏，然只東南兩面臨海，餘則皆與亞洲大陸毗連，故非若菲律賓之爲海洋氣候，蓋熱帶氣候之暑國也。顧其全國，大抵通爲季節風所襲，因而氣候時有變更。

冬之季節風，始於十一月，而止於翌年四月，其間天氣始終晴朗。惟自五月以迄十月，則夏之季節風盛，

因而多雨，頗似日本梅雨天氣，所謂大陸氣候者，蓋指此也。

安南分爲五大區域，曰東京，曰老揭，曰安南，曰柬埔寨，曰交趾，循序由北而南。其中最熱地區，厥爲南端之交趾，氣溫常年殆無變動，一年中之平均溫度，恒爲攝氏二十七度六分。自四月以迄六月，則爲特暑季節，有昇至三十五度者，豈非酷暑之處也哉？

至於北方之東京，卻有冬季，自一月以迄三月，雖不降雪，然氣溫則至攝氏十度左右，故覺寒冷。

安南之居民

安南五大區域之中，唯有東京及安南兩區域，因與中國接壤之故，凡屬相隔愈近之處，所有民情風習，無不酷似中國。溯自降爲法國屬地以來，安南之兒童及青年輩，漸廢漢字，而竟改用羅馬字母，惟年老之人，尚能閱讀中國文字，且鐵道各站名稱，至今仍用漢字標明，良以該處昔嘗採用漢文，作其國語之故。且在此一區域，今仍盛行中國傳來之佛教，而華式廟宇，亦所在多有。

然自湄公河流域，以至柬埔寨區域，則中國風物，殆不得見，如風俗，如文化，無一不與印度相似。即如宗教亦復盛行傳自印度之印度佛教。此無他，蓋自昔嘗與印度交通，所受印度影響特深故耳。然若往遊安南南部與交趾一帶，則見其風物，有近似中國之處，亦有近似印度之處，良以中印兩國之影響，勢均力敵，而竟互相混合，莫能辨別之故。甚至氣候，亦莫不然，如安南之南部區域，則與華南氣候相同，既有酷暑之夏，復有嚴寒之冬，至若南方之交趾柬埔寨，與夫山岳地之老揭一帶，卻又有如印度，一年之中，氣溫恒無大差，但自十一月至翌年四月，爲乾燥期，自五月至十月，爲雨期而已。以言中部地方之氣候，則謂爲介乎二者之間可也。所謂印度支那之名稱，不知創自何人，誠屬洽當之至。

安南之居民，首推安南人爲最多，總人口二千五百萬衆之中，安南人數竟佔百分之八十，或謂足以代表法領印度支那之土人，厥爲安南人，旨哉是言，良不誣也。

安南人居處，初不限於安南一隅，恒散布法領印度支那各地。唯其盡屬海岸背腹之地，出產豐富，交通便利，故爲此一國內之文化人焉。人數之多，次於安南人者，厥爲柬埔寨人，舍此而外，爲數較多者，首推未開化之居民，泰義僑民次之，華僑又次之，法蘭西人最少。以言法蘭西人之文化，誠屬首屈一指，顯其人數，則僅有五萬左右，可謂安南居民中最少者矣。

交趾獨爲法蘭西政府直轄之殖民地，至若東京、安南、柬埔寨、老撾則皆爲保護領土，莫不擁有國王。蓋在東京與安南，則有安南王，柬埔寨則有柬埔寨王，老撾則有老撾國王，而其組織，頗與往昔日本之『藩主』相仿。然各該國王，孰亦不能擅行政治。向例非奉行法蘭西政府之意旨不可。

安南之風俗

安南雖爲一年常暑之國，然安南人民，無不衣冠齊整。下至勞動工人，以及年幼兒童，亦殆未有赤身露體者焉。

所着服裝，形似日本神主之法衣，惟兩袖極爲狹小而已。衣長及膝，袖長至腕，領亦高與項齊，繫之以紐，身居若是之暑國，顧其服裝而竟整齊至此，誠足令人驚訝不置也。婦女服裝，惟所着之袴，尤爲寬大，殊覺累贅，髮則常束，或以首飾，故男女之別，一望而知。安南人所居地域，計有東京、安南、交趾三區，惟在東京及安南北部，則服色唯袖油色是尚，安南南方至交趾一帶之人，則衣冠慣作紺色。

不論男女老幼，不分富貴貧賤，一律常以棉布纏頭，驟視之，儼若冠冕。否則恒戴笠笠。該處日光，極極

強烈，不宜直晒後腦，故若料頭外出，必患昏眩。惟跣足步行通衢，獨不畏熱，此或習慣之力，有以使然，抑或緣於生來足底皮厚之故，亦未可知。邇來跣足者雖已大減，然在通都大邑中，跣足人數仍得十分之五，履用木屐屐者十分之四。安南木屐名爲「山達爾」，形勢都與日本木屐不同，屐底平坦無齒，屐面橫綴皮帶，今在日本亦頗盛行，至於中國，則各大階室中，早有採用之者。安南都市居民，足登革履者，總得十分之一耳。足登革履之人，厥爲上流階級，且其服裝之色，亦復奢華醜陋，否則必着西裝洋服。

大抵足登革履者，爲數較少，即使偶一爲之，但因慣於跣足之故，勁輒脫去。數年前，河內日本總領事館，嘗開筵宴客。主賓固屬安南要人，並經邀約英法官員作陪，假使領署僕役，屆時跣足應客，豈不有失禮儀，日總領事夫人有見及此，特爲贖買革履，令其先行試用。最初固疑其累贅，但每日莫不足登革履之故，據該僕役答稱，乃因忙於執役，故將革履一物，盡行忘却云云。殊不知更有甚焉者，聞有出外拜訪戚友之安南婦女，去時固着足登革履，然歸時卻係跣足，竟將革履遺置戚友家中，而不自知，豈非啾啾怪事。習慣之勢力，誠屬可畏也矣。

安南少年之性情

安南人之祖先，原屬蒙古人種，乃從亞洲大陸，次第向南移徙而來，終於落籍於現居之地域者也。然而時至今日，則又成爲中華、泰義、印度三國僑民，與土民混血之雜種焉耳。體格大都短小，男子身長，約一百六十釐米，女子則在一百五十釐米以下。因而少年兒童，亦未見有身長玉立之人。

安南人之膚色，在南洋人中，可謂尚不甚黑，卻與黃色相近，論其膚色、體格以及容貌，殆無一不酷似日

本人焉。或謂南洋人之最與日本人相似者，合此安南人而外，厥爲前荷印西里伯島上之密拿薩哈人。

安南之少年，性極柔順，態度矜腆。眼目如鼠，似乎胆怯，而又有所疑懼也者，對待外國人士，殊無親善情。成年之人，亦復靦腆，常露悚不安之狀，然則少年之性情，容或得自遺傳，亦未可知。

安南少年共同遊戲時，亦絕未有歡欣鼓舞，從事飛跑跳躍等項運動者，至若跳繩以及鞦韆之類，固樂於遊戲，顯其舉動，亦極沈靜，絕未聞有爭論譁笑或鼓掌歡呼之聲。從旁觀察，必訝其精神之萎靡，何以至於此極，一若到場遊戲者，盡屬久病新癒之兒童，實則毫無疾病，皆健壯之少年也。

有時在公園等處，遊戲方酣，一旦見法蘭西少年，趨近其處，輒於無言之中，彼此以目示意，相約歸休，未幾，即鳥獸散，不知所之矣。藉令暫不他往，亦必讓出鞦韆、滑板等項器械，退立左近，權作壁上之觀。不僅對法蘭西人，即對待日本僑民，亦復如是，設有日本兒童，因欲參加遊戲，而趨近其旁時，安南少年輩立即停止遊玩，各自悄然逃避。總之，安南少年對於文化較高之文明國人，似有敬而遠之之慨。細加觀察，固亦別無惡感，一若妄自菲薄，以爲不足與文明國人，共同遊戲也者。唯其如此，故無天真爛漫之精神。

嘗有一事，可資紀述者。前駐河內日本總領事某君之夫人，一日偕其男女公子外出。所居官舍頗爲廣大，乃容安南僕役，携其子女三四人，寄居其中。舍前院內，植有蕃瓜 (Pumpkin) 樹一株，高可參天，幹亦粗大。蓋與日本柿樹相似，能結甘味之香果者也。當某夫人返舍時，早經發覺有人攀登蕃瓜之樹，竟欲效法曼倩之所爲。細加辨認，始知援木者，盡屬僕役之子女。若輩習悉主婦歸來，亟圖隱匿，第因置身樹上，莫可如何。無已，唯有匆匆往上攀登，意欲藏於樹葉叢中，暫避主婦耳目。夫人愈趨愈近，若輩則愈攀愈高。至是，若輩兒童，固在私相慶幸，以爲藏匿得所，殊不知夫人立於樹下，早已一目了然。故特低聲下氣，囑其從速下降，勿再冒險高攀，以免墜損筋骨，且經一再聲明，果能遵令速降，決不加以申斥，然樹上兒童依舊蟻伏樹梢近處，歷

時頗久，始終屏息以待，而且毫無動靜云。由是觀之，安南之少年輩，對於外國僑民，與其謂為無意親近，毋寧謂為心存畏懼。

情發乎中，而形於外，凡屬人類，莫不皆然，喜時則笑逐顏開，悲時則形容慘淡，甚至哭泣，樂時則載歌載舞，怒時則睜目鼓鬚，而有愠色，甚或咆哮，此吾人之常態也。惟安南少年，卻與衆異，喜怒哀樂之情，絕不輕易見諸辭色。顧此決非心中無所感觸，徒以自幼謙抑隱忍，毋使一己感情流露，終乃習以為常之故。驟視之，固覺此等安南兒童，殊堪憐憫，然若細加思考，卻又可謂富於忍耐之少年，良足多也。

安南之奇特習慣

安南有一奇特習慣，即凡少年男女，年甫十五六歲時，必循例染黑其齒。法以內含鐵質之藥料，塗諸齒牙，染為黑色，蓋非深信此法，足以絕除蟲牙之患，而又功能固齒焉耳。至於日本，則自得德川時代以迄明治年間，女子亦嘗盛行染黑其齒，以示貞節，且其所用藥料，仍屬內含鐵質之藥膠，或謂此乃傳自安南，其說可信。

不僅此也，凡屬安南居民，不論男女老幼，隨時隨地，吐棄深紅唾液，初履斯土之外僑，莫不驚駭萬狀，以為人皆患有咯血之症。殊不知此乃由於齶嗜檳榔，常將其質，噙諸口中，細加咀嚼之故。檳榔樹之形狀，頗為奇特，幹獨立沖霄漢，而不生枝，高可三十公尺，蓋大樹也。葉則參差，叢生於樹杪，且在其葉間，結實甚多，其形如卵，大小則與梅子之小焉者相若。泡製之法，殊為單簡，先取此實，剖分為二，然後塗以石灰，裹以『席列』之葉，作成小包，頗形整潔。『席列』之葉，大小與檳榔相近，嚼之味酸，舌乃因而麻木。試將此葉所包裹之物，納諸口中，倣照嚼食口香膠糖之法，細加咀嚼，久而久之，則『席列』葉味與檳榔實味，混而為

一，所出之味，其澁如柿，其酸似梅。唯其澁酸，故口中唾液，流出不已。檳榔之質，原為茶色，一經咀嚼，即出深紅之汁。人吐紅唾，蓋緣於此。凡屬安南上流人士，夢以佳餚美酒，宴樂嘉賓時，必備檳榔一皿陳列案頭。良以斯土居民，常年身受暑氣薰蒸之痛苦，每當熱不可耐時，試將此質，噉於口中，立覺精神為之一爽，此中况味之愉快，有非筆墨所能形容者，足見嚼食檳榔之質，誠具祛暑之妙用焉。

河內誠不愧為安南之首府，其市容之堂皇富麗，而竟不在日本東京之次，因係當夏之國，故市內路旁樹葉，常年不落，始終綠葉成蔭。上自白堊（壁用白石造成）之法蘭西總督府，下至商民鋪戶，皆屬近代西式石造房屋，鱗次櫛比，道路則寬闊平坦，因而全市大放光明，儼若置身法蘭西國內之都市中也。河街有一繁華地帶，類似日本東京銀座者，曰坡爾伯勒大道。此即商業區中心，左近建有大廈高樓多棟，排列殊為齊整。至於山地，則建築精巧而形似別墅之住宅在焉。若從市區遠眺，但見廣大庭園所圍之房屋，四周繞以深紅野薔薇之短籬者，排成一綫，美麗無比。

在此壯麗之都市中，卻又有一美中不足之處，所有柏油馬路以及人行旁道，無不血漬點點，此即行人嚼食檳榔，所吐唾液之殘痕也。檳榔子一物，誠可嫌惡，然法蘭西人，以及其他各國僑民，卻皆樂於嚼食。甚至有人倡言，以為凡百遊人，既經一度行抵河內，苟不口嘗此質者，孰亦不能領略安南之真正風味。實則河內等處，既無功能卻暑之傾盆大雨，而又一任炎陽肆虐，灼人肌膚，故非口中常嚼檳榔，以遺爽快之心境，殆不可一日居也。

雖屬如此酷暑之國，然在北方，則氣候仍有相去甚遠之轉變，每屆歲首一月前後，必有一日或二日，氣溫驟降，人皆圍爐向火，寒冷可想而知。當是時也，僑居河內之日本人及法蘭西人，偶爾因事外出，咸着皮毛外套。孰知向以芬園著稱之南洋境內，亦復有如此嚴寒之時，豈不怪哉！

安南之新年

安南之新年，正在寒時前後，茲簡略述新年之景况。日本國內，按照舊歷，慶祝新年之處所，今仍有之，至於安南，亦係按其舊歷以事新正之慶祝。安南人之商店，每屆新年，必閉戶停業多日，商店之規模愈大，則停止交易之期間愈久。往往有休息至一月左右，方開市者。不論在都市，抑在鄉村，所有少年男女，莫不勤加修飾，競着新裝，甚至足登木履，面帶笑容，徐徐步行，絡繹於道。叩其所之，則皆前往廟宇，求神祈禱者也。舍此而外，則式飲式食，宴樂殆無虛日。尤以新正及國慶所食之餅，曰「盤酒」(譯音)者，為安南之名產，其味甚美，蓋特製之醬也。食法與日本味噌相同，或製為羹湯，或與各種蔬菜共煮，專作調味之用。

最足以發揚新年氣象者，厥為爆竹。五顏六色者，排列甚密，連綴成串，試就其引火一端，燃之以火，立即發生乒乓兵兵之音響，不絕於耳。古時常用細小竹筒，實以火葯，筒之下端橫腹，穿有小孔，挿一引綫於孔中，引綫遇火即燃，於是筒內火葯，因而爆發，竹亦炸裂，聞有巨大音響，故名爆竹。今則爆竹之名，雖仍舊貫，然已不復使用竹筒之類，但以厚紙為之，大致頗與日本之花火相似。此在安南，每逢新年佳節，不分都市與鄉村，到處燃放，居民耳聞乒乓兵兵之聲，莫不喜形於色焉。

新正又屬偶有寒冷日期之季節，故有販賣皮貨之華商，肩負虎豹狐羊等類皮貨，沿街叫賣。富室中人，多有購用者。

安南之田園風景

安南之港埠，除河內而外，尚有海防、西貢等處，規模宏大美觀，近代式之都市也。凡此皆建於安南淪為

法蘭西屬地以後，故其市街建築，悉仿西式，尤宜法蘭西風趣，明明幽靜，美麗安閒，置身其間，誠有樂不思蜀之感。各大都市，無不清潔美觀，西式樓房，鑲嵌櫛比，道旁植樹，葉色常青，所築馬路，或用洋灰，或鋪柏油，平坦光滑，莫與比倫，唯其如此，故若一步踏出郊外，則安南土人之貧弱部落，相形見絀，誠令人稱奇不置。

安南人固亦常居市內，然多屬上流階級中人，至貧苦市民，則聚居市外。所造住宅，皆極簡陋，不過剝取芭蕉之葉多枚，覆諸梁上，以作屋頂，至若地板一物，則更無力敷設之矣。

住宅周圍，則皆種竹爲籬，此乃安南固有之特徵，故郊外民居，未有不爲密生竹林所環護者。此在昔時，原爲防禦猛獸等物而設，久之遂成風習，今則每造住宅，必循例種竹於其周圍，儼若藩籬，而竟成爲家與家之境界焉。惟在山嶽地帶，則至今仍有猛獸出沒，故其種植竹林，誠非得已。安南出產之竹，在建築上，亦有種種用途。此外如臥榻，如各種家具，如農具等物，無一不用竹料作成。除竹而外，則香蕉椰子檳榔之類，皆爲安南人所常培植者也。

安南大抵以農立國，故其居民泰半以農爲業。甚至與其隣邦泰義，同以東洋之倉廩，著稱於世，至其農產物，則以米爲第一。所謂西貢米及東京米等等，皆由安南之三角洲，收穫所得，故遍地見有平原，遠望所及，盡屬水田。若係日本之水田，則無不細爲區劃，且於其間，築有畦畔，開有溝渠，修有道路，建有家宅，惟安南之田間風景，則大異其趣，蓋每一水田，望之儼若一湖，廣闊無比，至四月時，則早苗已長，綠波蕩漾，美不可言。米則年可二穫，更有三穫者，誠令人驚歎不置也。

水田助人耕作之牲畜，則以水牛爲主。馬亦有之，惟安南所產，體殊短小，不過與日本之仔馬，生甫四月者相埒，故絕不能勝任耕田工作。至若水牛，在安南人心目中，卻爲異常重要之財產，往往以鬻牛所得之資，

供衣食之用焉。不寧唯是，水牛又爲農村少年之親密遊侶，蓋兒童輩慣騎水牛，或藉以渡河，或放諸中流，互相追逐，以資遊戲故也。

雖在如此之農村，亦有鐵稱土豪，或富室者，所居家宅皆用磚瓦建築而成，與中國之房屋無以異焉。

至若西洋人之習慣，既經通行於安南人之間者，殆未之有，惟獨飲用牛乳一事，業經風行焉耳。清晨日猶未出時，早有鄉間居民，牽牝牛而入城市者，每朝必挨戶問訊，遇有欲購牛乳之家，即按所需分量，立爲擠取，置之而去。蓋該處之牛乳店主，莫不兼任送乳夫役故爾。配送畢，然後牽其牝牛，出城歸家。惟安南人之飲用牛乳，事先絕不殺菌消毒，但依各人所好，作爲晨餐食品而已。

安南國內，植物誠極茂盛，試往田園遊覽，即見美麗草花，及參天喬木，所在多有。其中有酷似石榴花之花木，曰『佛蘭波埃安』者，花殊茂盛，其色深紅，開時濃香撲鼻。四月以後，始含苞欲放，花之盛開則在六七月之交，其時道旁籬下，盡是紅如腥血之花，噴水蒸霞，竟使田園，遍地染成紅色。當此之時，又值暑氣特盛之季節，設非同空見慣之人，鮮有不豎頭昏目眩者。竊思唯共有此缸如翻火之花，一齊爭放，方可充分表現熱帶之况味。

若在安南之鄉村，不論行至何處，亦無所謂燈火。良以電燈尙未普及農村，夜間若無明月當空，則到處黑暗如漆。至於天色澄清之夕，縱無月而有星，故道路橋梁屋宇之形影，尙屬隱約可辨。如夜遊安南鄉村，而竟蹣跚行於道上時，則隨處遇有輻輳人影，屹立道路正中。初次經驗之人，莫不駭然，以爲怪異。

實則在道路正中屹立不動者，皆屬跋涉長途之行者。凡乘坐火車或汽車，以作長途旅行之人土，大抵限於法蘭西人或日本人，以及其他各國之僑民，或安南人中之富翁，至普通人家，則皆安步當車，僕僕於道。第因叢間奇熱，絕對不能步行數十公里之長程，故必俟夜靜風涼，然後首途前進。至若懷中電炬，或提燈之屬，誠

風夜間行路者所必携，惟安南之普通行客，卻不暇及此，故當其步行於昏暗中時，初非伸手摸索，但以兩足踏實地逡巡而進者也。設有迎面步行而來之人，雖夜色昏暗至是，亦能隱約辨認，但須隨時留意，自不難於察覺，於是立即止步，靜候對方行人，先從己之身旁通過，以免互相衝撞，此亦性情謙抑之所致歟？

若謂農家之中，亦無燈火，則又不然。聞昔者管燃魚脂，今則早經改用石油燈矣。每於室內燃一石油燈，或則父子兄弟會食晚餐，或則全家團聚，共叙天倫之樂。然其歷時殊暫，旋即熄燈就寢，否則先行熄燈，即在黑暗之中，談論家常要事，談畢然後盡入睡鄉，此常例也。少年兒童亦皆早睡，決無終夜燃燈坐以待旦之惡習。良以平日生活安閒單簡，夜間無所事事之故。

安南之學校

東京區內之河內與海防，以及交趾區內之西貢，號稱安南之三大都市，舍此而外，尚有東埔塞之首府百靈奔，安南首屈一指之商埠土倫，位居西貢以西，夙以華僑市著稱之昇隆，介乎河內與海防兩市間之海順，距離河內東南八十七公里處之南定，以及安南南部高原之達拉特，共計九處，凡此要皆人口在一萬以上，而又久經施行市制之都會也。至若未經施行市制但有八萬者，厥為安南王國首府之順化，且以古都著稱於世焉。

此等都會地區，風氣今已大開，法蘭西人及各國僑民，為數既多，即於偏僻之都會，雖非法蘭西人聚居之地，願其市民，亦皆文化較進之安南人士，然若深入內地，則居民雖屬安南土人，比較尚未開化，至於窮鄉僻野，則唯有更不開化之土人而已。不寧唯是，且因人種亦殊混雜，故該國之所謂教育，未能全國一致，自不可與日本之教育，相提併論者也。至於都會，則有專為法蘭西籍少年子弟而設之小學校。凡屬年滿六歲之法蘭西兒童，即令入學，蓋為六年制之義務教育，此則與法蘭西本國，全然相同。此外則有法蘭西人之中學及女學校

，又有兼收法越兩國兒童，施以同等教育者，即法越人小學校是已。

至於內地，則有專為安南人子弟而設之安南小學校。惟中學校及女學校，卻未之有也。安南兒童雖經規定，年滿七歲入學，然非義務教育。凡安南人小學，皆用安南語，教授讀法、書法、算術、修身、體操，亦有適應地方需要，施行農業教育者焉。安南人小學校，在各都會亦復有之，蓋為安南貧寒兒童而設，良以若輩無力進入法越小學校之故。此等安南人小學校，亦教法語，但為隨意科。

若更進而深入鄉間，則有所謂未開化人教育所者，恒用各該區域之方言，以行教授。主要課目，不過讀法、書法、算術三科而已。若在窮鄉僻野及山村方面，則僅設有入學豫備教育所，將各該村落之兒童，集合於空閒廟宇中，施以蒙館式之教育焉耳。

安南土人小學校所教讀法及書法，一律使用羅馬字母，拚綴安南語音，蓋羅馬字業經採作安南國語文字故也。昔則皆用漢字而通用漢文，及至距今約三百年前，天主教傳教師渡至安南時，始由該傳教師輩，試將安南語音，用羅馬字母拼出，藉以傳教講道，殊稱便利，故法蘭西政府，亦即下令，廢除漢文，推行羅馬字，且定為安南之國字焉。今則凡屬安南語之書籍以及報章雜誌等類，未有不用此國字者矣。

安南之中學校，為數卻不甚多。何則法蘭西人之兒童，皆入中學，但在安南人之兒童中，升入中學肄業者，卻寥寥無幾故也。官立中學校，僅有河內中學，西貢中學，達拉特中學三校而已。安南境內，並未設有女子中學校，惟安南之普通中學校，卻與日本中學校異，而與中國中學校相同，照章女子亦可入學，蓋中學校仍採行男女同校制度，故無另設女子中學之必要。安南中學校之學生，限於法蘭西與安南之少年男女，計其人數，則大致法越各半。所有越籍學生，皆會經法越人小學畢業者。因其在法越小學肄業時，既用法語教學，故皆能通法語，藉令升入全用法語講授之中學，自亦毫無所苦。

安南少年輩，升入中學校後，悉用法語，以受法蘭西式之教育，其中成績優良者，多被選拔，派往法蘭西本國留學，以資深造。此等安南留法學生，既在法蘭西各專門學校及大學，飽受高等教育，陸續回越服務，然則安南國內，感受所謂法蘭西文化之浸潤，宜其日深一日矣。

至於法越人小學校，或中學校，法蘭西學生與安南學生，雖曰誼屬共復同窗，然彼此始終貌合神離，不相親近，即在同一班中，亦復如此，故安南少年則與越籍班友相聚，法蘭西少年則以法籍同學為友。至於法越兩國學生之間，則深相交結，而携手同遊者，殆末之有。

安南之中學校，普通固屬三年制，惟有河內中學，獨設所謂豫科，似即合併小學校，以為中學校之初級，而又另外加一學年，故需時十載，方可畢業。安南之大學，唯有一校，因其設於河內，故稱河內大學。其中分為七院，即法律學院、醫藥學院、高等師範學院、獸醫學院、高等農林學院、土木學院、美術學院是也。

少年之世界

安南各小學校，授課時間限於午前，至於午後，則皆休息。良以氣候炎熱，逸論發憤讀書，即運動遊戲，亦有所未能也。無已則唯納涼樹陰，或晝寢，或垂釣，藉以消磨午後之二三小時。總之，不問老幼，午後一律停止工作，且十九皆有晝寢之癖，故城鄉各處，莫不寂然無聲，宛若夜靜更深時之景况，每當午後炎陽肆虐之際，向例行人絕跡，藉令偶見一二僕僕於道者，必有迫不及待之事故無疑也。法蘭西人之少年，出外遊玩時，恒戴盔形涼帽，式樣一以時髦為主，惟安南兒童則戴尖頂竹笠，狀若鵝首。良以晝間日光炎熱之故，不論何人，孰亦不能科頭外出。

安南非特炎熱，且係日光異常強烈之處，故鄉間兒童，因陽光傷目，而竟常患目疾者，頗不乏人。愈往未

開化區域，似乎為數愈多。內地各處，既未住有眼科名醫之類，故亦無法治療，聽之而已。

所奇者，厥為極負嬰孩之方法。既云極負，以為必負於背，而竟不然，卻令嬰孩張腿，跨於母之腰間，作橫抱姿式，再用繩縛之，防其失墜而已。因係蕃國之故，假使極負於背，勢必熱不可耐也。南洋兒童嗜吸烟草，前通菲律賓少年生活時已略言之，至於安南，則因地而異，亦有擅吸烟草之處焉。

女子固不常吸，至於男子之間，則年甫七八歲。即狂吸烟草者，比比皆是。但因學校方面嚴加禁制之故，一經放學歸家，立即開始吸食。若逢星期例假等日，則自朝至夕，殆無時不吸，察其面色，似乎早已認為當然。良以蕃國居民，必須常用一種富於刺激性之物，藉以祛暑，影響所及，孰亦未能獨異，然則安南兒童之嗜好烟草，蓋取其味苦而香，刺激力大，吸之使人耐暑忘倦，要不外乎飲鴆止渴之所為，然習俗潛移之力，誠有不容忽視者矣。

暑時胃易患病，加之，烟草溶其烟於唾液，而入胃中，致令胃益衰弱，故兒童輩十九皆為胃病所苦。假使每日三餐，盡用米飯，則胃乃精疲力盡，不能再行消化，因而安南人早膳，必啜薄粥。安南人常食白米，且其所食之米，殊乏粘性，蓋為清潔之積，原屬較易消化之物，即此亦必每日啜粥一次，否則積存腹內，經久不化。

餐時佐食之品，大都烹任豆腐或非菜之類而成，顯豆腐一物，則與吾人所食者毫無差異。菲菜則實所好也。其嗜食辛臭之蔬，與中國人之嗜食葱蒜，正相伯仲。除飯之外，香蕉亦為平時常食物品，日必各食若干。至於中日兩國，香蕉一物，不過視為果餌，間或得食些許，今茲聞人常食，豈不饜涎欲滴也耶。然中日兒童所能飽餐之高等糖果，在安南兒童，卻非目所常見，更非口所嘗食者矣。蓋若輩所得零食，皆甚粗劣，要不外乎家庭自製之餅乾，湯圓，糖果等物而已。

安南兒童手藝精巧，因而擅長手藝。如彫刻木偶等物，竟能作成精品，致令成年之人，亦復自歎弗如者，又如粘土細工，亦所擅長，觀其所製園景玩具，內有亭臺樓閣，人物犬馬以及橋梁燈塔之類，製作誠屬精巧。若在日本，則此種園景玩具所用零件，大抵恆由成年匠人，先行造出，惟安南人，卻多半先使年少女子，和土作坯，然後再由匠人加工精製。不僅此也，尚有所謂「粉粉細工」(中國北方俗稱捏麵人兒)者，亦復優于爲之。此與日本街頭所見捏麵玩具相較，相去何啻霄壤。今在日本唯有年老匠人，尙能作此細工，向例背負形似戲臺之木箱，陳列麵人玩具，沿街行走，遇有兒童較多之處，即隨作隨賣。至於安南，則由兒童自行捏製，殊爲精巧生動。所作小花籃，搖籃車、屨履，草履，寶石箱，花草等類玩具，塗以金銀美色，無不逼真，製成之後，或供把玩，或作裝飾之用。

上流家庭之兒童，固皆持有優美玩具及遊戲器械，至尋常人家之兒童，則一無所有，故其遊戲，要不外乎做作各項細工，又或偶作交線之戲，然則手藝所以精巧之故，共在斯歟？考此交線之戲，非律濱之兒童亦常爲之，即於中日兩國，亦莫不然，謂爲東亞兒童共通之遊戲，時曰不宜？

安南之祭典

安南人故最珍重之物有四，即日、龍、龜、鶴是已。此與中國視梅蘭竹菊爲四君子者相較，其趣一也。願中國之四君子，均係植物，至安南之四君子，則太陽之外，皆屬動物，兩相對比，亦復饒有興味。在大多數安南人之心目中，咸以爲動物體內，宿有一種不可思議之魂靈，非崇拜不可。唯其如此，故祭祀尙焉。

安南之三月四月，厥爲祭祀之月，任往何處，皆可目睹盛大之祭典。小農家二十戶聚居之處，必有廟宇。安南農家無不狹小簡陋，願其廟宇，則宏大莊嚴，殊不相稱。

漢字之於安南，早經禁止通行，唯在廟宇，則滿壁滿柱，莫不遍懸漢字所書匾額楹聯，而竟埋沒於漢字之中。兒童及少年輩，今已不能辨認，惟年老安南人，皆可成誦，往往讀其漢字經文，不勝今昔之感，有因而流淚者焉。安南之少年男女，因平日娛樂特少之故，咸認祭月爲佳節，莫不盼其早臨。屆時各廟滿懸五色幡幟，隨風飄蕩，狀極美麗可觀，設有臨時棚帳多座，或售賣食品，或扮演戲劇及魔術之類。

河內市中，有一風景絕美之小湖，曰普提拉克，在該湖畔之安南寺，向例年必祭神一次，號稱安南祭，蓋祭祀中之最奢華熱烈者也。世家子弟輩，爭奇鬪艷，身著青紅黃綠之中國錦衣，擁一神輿，如醉如狂，手舞足蹈，巡行全市，所有善男信女，則鵲立道旁，頂禮膜拜，萬人空巷，途爲之塞。神輿過處，爆竹之聲不絕於耳。又有指廟參拜之少女，人各手持綠香，僕僕於道。金線繡旗，四處飄揚，光輝燦爛，耀眼眩目。

首見稚子成行，頭戴如花之美冠，而皆傅粉，身着紅衣，外加白色披肩，跳足整隊而來，方以爲奇，未幾卯之兒童，奔走於羣衆之間，以爲斷級。是誠兒童輩與高彩烈之一日也。

老撾之音樂

東埔寨區及其周圍，所任東埔寨人之祖先，曰古麥耳族，乃昔昔征服該地之印度人與土人通婚後，所生之雜種。厥後勢力漸盛，先後所征服之地域，廣達今之泰義、老撾、東埔寨、交趾一帶，徒以窮兵黷武，竟與泰義、安南，戰爭不絕，故漸衰頹，循至其體力與其天資，亦皆退化，終乃貶爲小國。以言東埔寨人之風俗習慣，大抵與安南人相似。惟其性格活潑爽快，故與安南人之沈靜憂悶相反。音樂舞蹈，尤爲東埔寨人所好。老撾人亦係溫和活潑之民族，故音樂舞蹈尙焉。

安南音樂，固屬傳自中國，但不若中國音樂之喧闐、大抵優雅，而饒有柔和之感，惟其音調近乎悲哀，蓋比較消沈之音樂也。至老搥之音樂，則又適得其反，聲既嘹亮，調亦輕快，樂器則以笙爲主，老搥稱之曰「肯」。

考老搥之笙，竟與日本所用者，極其相似，以細管十二支，排作二列，長則在七十釐米與八十釐米之間，附一木製之口。當吹奏時，則用兩手持笙，將上下唇緊貼其吹口，然後再以左右兩姆指，分塞鼻孔，但由口腔呼吸。於是一呼一吸，莫不發出翹翹（即長而響）之音。老搥之街頭樂人，至今仍用此種樂器。終日流浪街頭，偶爾乞得銅幣一二枚之音樂家也。此街頭音樂家，時而前俯後仰，時而東偏西倒，且歌且舞，以與響亮之笙音相合，令人心快神怡，假使歌舞者爲幼小兒童，則天翼爛漫，尤可憐愛。旁觀之少年輩，莫不欣欣然，喜形於色，足見街頭樂人所歌，必爲悅耳之曲無疑。

安南之日僑街

日本與安南兩國，自昔夙有關係，距今約四百年前時，交往更密，嘗互通貿易。此乃史書所載，斑斑可考之事實，且自豐臣時代至德川時代初葉，日本婦人所持之鏡，時至今日，仍在安南沿海有所發掘，此乃其時日本貿易品之一種，曾經運銷安南等處，亦未可知。考其時厥爲日本國史上「御朱印船」之貿易時代，且日本之御朱印船，嘗遠涉重洋，駛入今安南及柬埔寨之沿海諸埠，至於御朱印船駕駛人員及商賈之中，則止於所經港埠，與捷足先登之中國人、荷蘭人、葡萄牙人合作，藉以從事商業及貿易者，爲數亦復不少。

其時直至安南之南方爲止，嘗稱爲交趾，但就今之地圖觀之，則在安南之東海岸，有一名爲土倫之海港。自該港南行三十三公里處，有一市曰廣南市者，即日僑街之所在，其地沿河流之北岸，蓋通達東西之市也。該

河流之河口，厥爲三角洲，河道多所分岐，交通便利。昔則宜爲商埠，繁榮駕乎土酋之上。日本船舶亦皆駛入廣南港焉。

與河平行有一衝要之大道，宜有多數華僑卜居於茲，以營商業。至該大道之西端，則今仍有一稱爲日本橋之橋梁，相傳此乃昔嘗聚居該地之日僑所修。今則僅存其名，橋已不留痕跡。

廣南一市，原由日僑街與華僑街相聚而成。據其時某荷蘭人之記錄（西歷一六五一年）：

廣南市最主要之大道，乃沿河開拓，大部分則爲石造且能防火之房屋。其中僅有六十餘戶，爲日僑住宅，餘則十九皆爲華僑之商人與職業者所居，至安南人之家則爲數極少云。

日僑既有六十餘戶，假定每一戶各住三人，則其時嘗居該處之日本僑民，當在二百人內外，可想而知。顧此乃日本閉關鎖國後，甫經十數年之情形，至於閉關鎖國前，日僑街繁盛時代，則日僑人數，勢多更必無疑。然其中既有陸續死亡之人，又有悄然歸還日本之人，日僑人數，因亦漸減，及至閉關鎖國後四十年時，則初期移住之日僑，終乃僅得二人，其時廣南市平野店有谷村四郎兵衛其人者，嘗致書於伊勢松坂之角屋七郎次郎，內稱『此間日僑，近亦相繼病故，於是碩果僅存者，不過二人，遠適異國，曷勝孤寂，（下略）』云云。

該市郊外，至今存有日人墳墓二處，一在市街東北二公里之水田中，墓碑正中鐫有『顯考彌次郎兵衛谷公之墓』，右刻『日本』，左刻『平戶』，然則或係日本肥前之平戶人，亦未可知。建立年間大抵在日本正保四年（距今約三百年前）。周圍高垣環繞，規模頗爲宏大。另一座則在市北三公里之新安公墓中。墓碑刻有『日本考文賢具足君墓』字樣。未書年號，相傳建於日本寬永六年至元祿二年之間『具足君』云者，指日本『具足』（武士之甲冑）商人次兵衛而言，其人之子孫今仍有住居標市者。具足君墓亦復堂皇，繞以混凝土之圍牆。蓋近年又經日僑修理故也。

距公墓前方不遠，沿公路尙有「潘二郎之墓」。此則不及前二墓之宏大，且未標明國籍，顧其姓名，卻疑爲日人。某學者則認爲華僑襲用日本名者之墓殊難判定。

彌次郎墓附近一帶，盡屬種稻之水田，顧其種法，卻與安南人之種法稍異。何則安南人既不施用肥料，所插秧苗亦不成列，且稻穗始終直立。至該墓地附近之稻，大抵皆排列成行，似亦施有肥料，穗則低垂，酷似日本稻田之作法。熟悉如此作法之人，今在該市附近農家中，必仍有之。

該處左近，常有多數兒童，遊戲於田間，但多屬華僑子女，安南人子女，及華僑與安南人之混血兒。顧其中面貌酷似日人子女者，爲數頗多。父母雖非日人，然其血統，似與日人不無關係。

百發奔爲東埔寨之首府，亦嘗有一日僑街市。考其時日僑人數，嘗達七八十戶，人丁嘗在二百五十人至三百人之間。其中半屬日本禁教「切支丹宗」之信徒，曾經日本驅逐出境者也。若輩迨至東埔寨後，卻與葡萄牙僑民合作，建立教會，嘗爲日僑子弟，興辦教育或慈善事業。不寧唯是，據記錄所載，東埔寨王對於彼輩，亦殊信賴，良以日人兵隊曾助國王；與暹邏（今之泰義）交戰，勇敢善闘之故云。顧後此情形究竟如何，卻無可考，亦未留有日僑墓地，今則絕無其時古蹟，可共憑弔者矣。

按法人之經營安南，始自柯伯特當國時，初猶以其距離本國過遠，鞭長莫及，未甚注意。迨一八五〇年時，安南人民忽有戕害法國教士之舉，法人遂興問罪之師。一八五七年，拿破崙三世出兵遠征，卒敗安南軍，旋即強令安南賠款割地以和。法人從此根據地後，乃變本加厲，力圖進展，因於一八六四年，佔據東埔寨，一八六七年，佔據交趾。及至一八七三年時，更欲強闢紅河航路，於是法越戰爭又起，結果法軍大勝，遂宣布安南爲法保護國焉。其時中國政府，以安南向爲中國藩屬，乃力持異議，因而釀成一八八四年中法戰役，結果安南及東京一帶地域，遂淪爲法領。一八九三年，法人又將東京以南至湄公河一帶土地，據爲己有。自是

，法領印度支那（安南），遂與中國西南各省接壤。至一八九八年，更由中國，取得滇越鐵道修築權，與夫沿路鑛山開採權益焉。

本館收稿章程

三十一年九月十九日修正

- 第一條 凡因醫正當學術之書新由本館自行編譯者外如有未經刊布之書稿本館認為合於吾國時本館得酌予收受
- 第二條 著作人得將所編譯書稿之全部稿件或將編譯書稿（包括編譯方法字數內容全書目錄表日期等）送同一部稿稿送交本館審查如保譯時原書應一併送交但另有約定者從其約定
- 第三條 著作人將稿件或譯書稿送交時應開列真實姓名年齡籍貫住址等項須留存印證
- 第四條 稿件或譯書稿在提交審查期間來函催問者概不答覆應在期間內用個月為準應必認時得南洋延長
- 第五條 稿件或譯書稿經查後由本館通知是否採用或試行編譯但不採用者除原稿外概不退還
- 第六條 稿件如經採用本館得酌量編譯情形及內容付給稿費惟最高額每千字不得逾十五元如稿費格因稿件等得比照附付稿費
- 第七條 稿費應於全稿寄訂完畢查訂契約時領取但須交稿在全書一半以上者得照已交字數按每千字四元預支俟簽訂契約時再行清算試編或試譯之稿件不得預支稿費
- 第八條 計算稿費應以本館最後簽訂之字數為準
- 第九條 成書日期及字數經商定後著作人應於期滿時將稿件交齊如於特別情形必須延期或增減字數者應先徵本館之同意
- 第十條 試譯稿本館審查合格通知採用或試編譯者如有左列情形之一時原稿應即交收并由本館另行發人編譯費
 一、自通知採用或試編譯之日起逾六個月迄未交稿者
 二、一部稿件交到後逾三個月迄未繼續交稿者
 三、已預約交稿日期所交稿件尚未及一半者
- 第十一條 稿件在未全部完成前本館認為有中止編譯之必要時得隨時通知原著作人中止編譯其已發稿件得按照最後簽訂字數酌給稿費
- 第十二條 本章程如有未盡事宜得隨時由本館修訂之

太陽系近訊

(最新自然科學之一)

原田三夫原著

王炳勳舒賄上合譯

一 漫談地球與太陽系

世有泰然自若，倡言「地球爲球形」之人，竊以爲此誠奇突，不佞則不爾爲也。雖曰如此，然適當言辭亦不易得，無已，唯有姑謂「世界爲球形」，聊以塞責焉耳。然世界爲球形，詳言之，即吾人所棲息之世界，成球形之證據，爲普通所常道及者，曰吾人苟向東若西進行不止，則終久必歸元來出發之點云爾，然試詳加思考，則此項證據卻極薄弱。請言其故，蓋地球藉令不成球形，極端言之，則球形同圓盤，僅須地磁極在其中，則理應歸至原處。今就另一證據言之，吾人立於海岸，眺望駛出海面之船，則見其始而船腹，繼而桅檣漸次由下隱去，顧此亦僅足以證明海面彎曲之事實，仍不足以引爲球形之證據。然則此外尚有較確之證據否乎。有之，謂爲世界中不論何處皆有引力與地球成直角而起作用。此爲最近偶閱某書所見，誠哉是言，良不誣也。

牛頓決非因目睹蘋果墜落而注意及於引力者；以言引力，固自遠古早經得知，然現代人中亦有不甚念及引

力者，若地球迴轉致令人皆倒立，則人何以不從地球墜落？……未必真有發此愚問之人。假使有之，則略思凡物皆落於地面之理，或可恍然大悟。

茲當固無另行講述天文學之餘地，惟當略述開平太陽一族即太陽系之最新研究時，大致考究其全貌，似非無益之事。

地球與太陽之大小，其間之距離，前已言之，茲請略述太陽系全體之規模 (Scale) 設有蘋果一枚於此，以其喻太陽，則地球乃與其距離十米 (Metre) 之一粟，最外圍繞行之冥王星 (Pluto)，則相距四百米之一粟粟子耳。由此得知，太陽系圖，不能按實際比例尺繪製。若習於書中之圖，而夢想彼此大小及距離之大致，其不可與視原子之模型同。

借地球而環繞太陽之天體中，在地球之軌道內側近乎太陽者為水星，遠者為金星，繞行地球軌道之側外者，由近向遠依次列舉，厥為火星，木星，土星，天王星，海王星，冥王星。在火星與木星之間，尙有無數之小天體，此等天體之總稱，則無定名。日本東京天文台則稱為惑星，京都天文台則稱為遊星，兩不相讓，決無妥協之可期。至於歐美各國，則均一定，名曰「Planets」(中國現在稱行星)。考「Planets」一語，其義為「彷徨者」，蓋一切之星似乎固定於空，隨空之迴轉而一齊行動，惟此等天體獨異其趣，每日從星與星之間，徐徐移動，遂有時停止，有時後退，故有遊星惑星等名。

二、火星人之問題究竟如何

行星之中，最近嘗為世人所爭道者，厥為一九三九年七月，相隔十五年又與地球接近之火星。不過天文學

家早知此次大接近未必能發見重要研究材料，故較爲冷淡。但萬一所謂火星人者，或乘此接近時刻，竟有無線電信號發來，亦未可料，故某無線電局曾特別注意，結果卻毫無類似之感應。

實則倡言火星棲有人類之說，原渺屬茫。距今六十餘年前，意大利天文學家司其亞帕列里，在火星面上發見一種類似條形之物，嘗命名爲卡納里「Canali」，其義原爲溝渠，而此語譯成英語，誤作「Canal」(運河)。若係溝渠，則亦有由水而自然掘成，至若運河，卻非具有智力之動物不能開鑿。於是設想火星棲有開掘運河之人類，頗饒興趣。故火星人存在說，乃不脛而走，立時傳播於全世界。惟美國天文學家羅威勒(Lowell)信以爲真，並加說明，謂該運河乃爲疏導極地冰雪溶成之水，使流往乾燥之赤道地域，而開掘者也。然另一方面，又有目力優於羅威勒之天文學家，卻力加駁斥，謂火星上之條形卻因心理上之錯覺而得見者，並非實有其它物云。此種議論，驟然聞之，容或不無奇特之感，殊不知望遠鏡一物，倍率愈大者，因空氣動搖而引起之物象變化愈甚，不能判然得見，因而僅由心中想見者殊多。至若望遠鏡攝影，當然有欠明晰，如條形之物則毫無不能顯現者也。藉令携大型望遠鏡至成層圍觀測，又作別論。今後即令發明大至如何程度之望遠鏡，其欲測定究竟有無運河，實難如願以償也。

三、火星有生物否

然火星上有否生物否，卻係另一問題，據一九三九年火星與地球大接近以前之觀測，至少植物繁茂一事已屬確實。火星恒發紅光，此則緣於火星表面微帶紅色之故。某學者嘗意謂此乃生有紅色植物之所致，然今日則認該紅色乃土壤吸氧而起化學變化，即地面生鏽之所致。火星表面，又有淺黑色之斑點，入冬則其色轉濃，益形

明晰，入夏變為青綠色，至秋冬之交，變為咖啡色，惟某學者嘗認此為植物四季有所變化之故。然自其淡黑斑斷射來之光，試取其光譜加以檢驗時，卻不能證明葉綠質之存在，致令此說竟未成立。惟葉綠質原屬地球上所獨有，蓋為積蓄太陽光線之能量而發達者，思念及此，未始不能設想此外亦有可奏與此同一功效之化合物。至火星之植物，容或有若是之化合物而為吾人所未得知者，發達於其中，似乎有多數學者作如是觀也。

次言火星果無動物棲息否乎？火星溫度較地球尤低而乾燥，直徑大致為地球之半，故重力亦小，不能吸引大氣使其停留，因而大氣極形稀薄。美國威爾孫山天文台之亞當斯(Adams)輩，咸謂火星之氣，不及地球大氣百分之一。即此一端，已可想見動物絕對不能生存，然深加思考，即知地球上之動物，所攝取之氧氣亦復不一，有用稀少量之氧，而賴緩慢之氧化作用，以資生活者，冬眠中之動物等類，即其例也。是故火星容或亦有適應稀薄氧氣(氧)之動物，發達於其上，亦未可知。若是之動物，固不能斷言其智力必不優越，但氧化作用既屬緩慢至此，則活潑之行動卻非所能。不得不認為有冬眠中動物，極形遲鈍者也。至若遠征地球等類行動，則匪夷所思矣。

前述之羅威勒氏，已作古人，現存天文學家為研究火星費時最多者，厥為羅威勒天文台之斯利發(Schickel)，數年前，氏嘗由於攝影觀測，確認火星，赤道附近之大氣中，生雲起嵐，顯其雲每晨特形濃密，而太陽甫昇，立即消散。一九三九年火星大接近時，則南半球方面適於觀測，故南非洲之哈瓦得(Havard)天文台上，嘗行觀測，顯其結果，竟忽發見火星南極附近之大暗斑形，為過去五十年間所未有之變化，因而從新有倡言植物繁茂之說者，總之，因火星與地球大接近而得之新收穫，大致止於此耳。

四、木星之新月

以言木星，在偕地球而繞行太陽周圍之行星中，厥為最大，體積大於地球三百倍，藉令合併其他行星全部，仍不及木星之大，在比地球尤遠之處，繞太陽而行，每一公轉審時十又二年之久。繞木星之周圍而迴轉之月，既知者有九。其中之四，較地球之月為大，其恒以同一面朝向木星，一若地球之月，第因運行速度較大，每夜必變動位置，時或匿於木星之後，時或入木星之影而起月食，時或投影於木星面上而迅速通過，實望遠鏡裡之一奇觀也。此等月球乃一六一〇年意大利之加利列阿 (Galileo) 用自造望遠鏡之所發見，而倡言此等月球既繞行木星，足見地球及其他行星亦復如此繞行太陽之周圍者，是說實為地動說之根據，故屬天文學上有名之學說，及至一六七五年時，荷蘭之列麥爾因此月之一，匿於木星陰處之時刻，比計算上更遲，由是得知光之速度。其他五月球係由前世紀末至一九一四年間之所發見，因其異常小故，非用大望遠鏡不能望見者也。

言以木星之月，則早經認定僅得九數者，及至一九三八年九月，又經美國尼可爾孫博士 (Dr. V. Robson)，利用威爾孫山天文台所備百英寸反射望遠鏡，發見光類更弱之第十第十一兩月，按尼可爾孫乃美國華盛頓卡累基研究所所員，曾經努力搜索木星之新月者也。總之，木星之月，迄今既經發見之數，共計十一，但一九四〇年巴羅麥爾山 (Palomar Mountains) 之二百英寸反射望遠鏡完成之後，將來觀測之結果，容再行發見更新之月，亦未可知。

國立華北編譯館現代知識叢書之一

「中國建築」

王鑾文編 每冊定價四元

中國建築藝術，不徒外妻美觀而已，實有科學意味。惜往時工師口耳相傳之技，不能筆之於書，罕爲士大夫所稱道。自近人校刊宋李誠所著營造法式以後，東西洋學者紛起研究，始成學術中一重要部門。但討論中國建築，仍須著眼於聯繫之關係，不得專就技術一方面言之。本書於技術方面已闡發其要點，使人人能解，復舉出重要文獻，以顯示其與政治經濟禮俗文學各種關係，可謂羅珠獨得。且其所采皆近年學者研究結果，在此類著作中尤爲最新最備之書，併掇闕多福，以資參證，現在已經出版。

同位素

章 賦

一九一四年，化學家蘇迪 (Soddy) 測量由放射性元素釷 (Thorium) 蛻變而成之鉛，得其原子量為二〇六，又有化學家南伯特 (Lambert) 及宏格斯密特 (Harnschmidt) 分別測量由銻 (Uranium) 蛻變而成之鉛，得其原子量為二〇八。然並通鑛產鉛之原子量約為二〇七。蘇迪據此首創同位素 (Isotopes) 一名，以名此性質完全相同而原子量有別之物質。且曰：天下物質之中，有化學性格彼此完全相同者，且分光儀下之性格，彼此亦復相同，而原子量則彼此不等，凡此物質均可稱為同位素，蓋以此種物質在元素週期表中彼此佔同一位置故也。自同位素發現後，物理學家與化學家通力研究，知每一元素之同位素，不論其共有若干種，其原子核上正電荷之總數，彼此必等，環繞原子核之負電子系統，彼此亦復相同。可知左右週期表中之位置者，非元素之質量，而為其原子核上正電荷之總數。

一九一九年，額司通 (Ast. on) 特其測質分光儀 (Mass Spectrograph) 之發明，進而測量帶電微粒之質量，以此求得確實證據，證明氦 (Neon) 元素至少有二種同位素，一者原子量為二十，一者原子量為二十二。自此以後，同位素之界限，亦不限於放射性元素矣。測質分光儀累經改進，功效愈宏，元素中發現同位素之存在

者亦愈多，如錫則有同位素十一種之多，其原子量各爲一一二，一一四，一一五，一一六，一一七，一一八，一九，二〇，二二，二四等。他如碘與釷諸元素之研究，尤爲科學家所屬意者。

氧元素之研究經高克 (Giauque) 與詹森 (Johnson) 兩氏努力，亦得二種同位素，原子量各爲十七及十八，惟十七之一種特少。二氏研究方法，係應用空氣吸收光譜之檢驗。按化學家選定氧原子量爲十六以作一切比較之標準者，初爲簡單之計，已有悠久歷史，自同位素概念確立後，一切元素之原子量應爲整數之理愈明，今碘與釷之原子量皆非整數，故極須加以探測。柏爾基 (Berke) 與金氏 (King) 仍自吸收光譜中努力，得稀有之同位素一種，其原子量爲十三。

關於氫元素問題，初以自測質分光儀中求得之原子量與化學方法求得之原子量彼此不符，於是亦疑有同位素存在，柏爾基與門齊爾 (Menzel) 二人自理論上算得如下之結果，即每於四千五百分氫中，苟含有原子量爲二之同位素氫一分，則上述不符之數，始得解釋。是以原子量爲二之氫，乃成同位素研究者之研究重心。初步成功，當推吳瑞 (Urey)，博力克威德 (Drichevalde) 及莫爾非 (Murphy) 三氏之聯合研究。三氏取液體氫行部分蒸餾，冀質重之同位素氫得濃縮於蒸餾殘渣中。經反復實驗，取殘渣於測質分光儀中檢驗之，果得新線條一根，位於普通氫元素之旁，自其間之距離計之，則此新線條應發生於原子量爲二而帶一個單位電荷之新元素，此無他，必所期求之同位素氫無疑矣。

同位素之研究，實不止於追探其物之存在，必須實際折煉之，得其物而考其性能，俾每一元素之同位素可以彼此比較。然在數十年前，化學家耗盡精力，未得要領。蓋一切折煉工作除利用各種同位素性質之差異外，別無他途，而此性質之差異，例多微細，極不易見功。十餘年來之努力，大抵遵部分擴散 (Fractional distillation)，熱量擴散 (Thermal diffusion)，離心分離，部分蒸餾，低溫蒸發，電離解，或光化學上之激動作

用等等。其所獲成就，概括以言之，雖不盡等於零，而去此亦不遠。耗盡九牛二虎之力，所濃縮程度不過千分之一二而已，欲求純淨之質可供研究者，一若永不可期之泡影。

兩種同位素氫之折煉，似為最易進行者，蓋一者之原子量為一，另一者之原子量為二，兩者間之百分差，達百分之百。原子量之百分差既大，性質之差別因之亦大，折煉工作，自易進行。不期僅此至易折煉之物，亦足令人氣餒，緣有應用部分蒸發 (Fractional Evaporation) 者，曾濃縮液體氫四十公升 (liter) 之多直至收得氣體氫二公升之微，而在此區區二公升之氣體中，所含重氫量 (即原子量為二之氫) 不過百分之一、五，工作之艱巨，於茲可見。德國化學家赫爾賓 (Hertz) 得特種有孔材料，取之行部分擴散法以折煉重氫，雖得純品，然傾其所得，不過數立方糵 (Cubic millimeter) 之氣體耳，何以供研究之用。

然自華施明 (Washburn) 新方法宣告成功後，同位素化學於是進入另一新時代。華氏鑒於往日研究者之失敗，乃放棄一切陳法，另闢徑途，謀自水之電解求重氫之濃縮。除自籌設備進行實驗外，一面又取商業上氫氣製造廠內電解池中之積水而分析之，自測質分光儀中，果測得其間有豐富之重氫，更由比重測定，知此水比重超出普通純水者凡十萬分之五，此無他，又為重氫豐富之旁証。華施明此項測定，論其在化學上意義之重大，實堪與萊雷爵士 (Lord Rayleigh) 之工作互相媲美。蓋萊雷因測定空氣中氮氣比重。乃有氮、氖、氫、氫、氫五種稀有氣體之發現。然華施明大功垂成，身竟先逝，科學界實不勝惋惜，所幸大業基礎奠定，後繼者可循其法而成其志矣。

遊華施明之遺法以繼續研究者甚衆，均獲成功。經電而濃縮之重氫並非保持氣體狀態，實為與氫化合物之化合物，可以稱之為重水，因荷以 H^1 與 H^2 二符號以判普通氫與重氫，則普通水之分子式與重水之分子式應各為 H_2O 與 H_2O 。普通水之分子量為 $2 \times 1 + 16 = 18$ ，重水之分子量為 $2 \times 2 + 16 = 20$ ，可知純淨重水之比重應為

變 ^{226}Ra 。今實驗所得者，在攝氏表二十五度時，重水與普通水密度之比為 1.0179 ，足見理論與實際相去不遠。

重氫之析煉既經告成，吳璣，博力克威德，莫爾非三氏相議爲之命名，令原子量等於一之普通氫爲 Protium，取其與氫原子核之名（即質子 Proton）一致；令原子量等於二之重氫爲 Deuterium，因之，此物之原子核亦稱 Deutero，取其爲原子量爲二而帶一個正電荷之核子。而且預定將來如發現原子量爲三之氫時，則以 Tritium 名之。至於代表此三者之符號亦正式改爲 H, D, T, 所幸 D, T 二字母尙未經他光素所佔用。

今詳述重水之析煉裝置及其性質：重水之析煉，在理論上雖以水之電解爲根據，但實驗室中之配置，因人而易，茲介紹其中之一以爲例。例中計用電解池七級，每級自成一組，第一組有電解池九百六十枚，池之陽極以鐵製成，陰極以鐵製成，在此一組中每日可以電解液體十五加侖。此液體取之於商業上氫氧製造廠內大電解池中，即所謂經電解之積水，取其含重水較多，約相當於一千六百分之一（即前逸之水一千六百分中含重水一分）。在第一組電解池中，液體經濃縮五倍。其體積縮至原先之五分之一，重水之濃度自一千六百分之一增至百分之 0.25 。經第一組電解池濃縮後之液體，當含過量之鹽基質，（因純水不能電解，必加入小量鹽基質以促其電解作用。）必經一次蒸餾，盡去此鹽基質後，始可移入第二組電解池中。第二組計有電解池一百六十枚，適足容納自第一級移來之液體。此液體在第二級電解池中，又經濃縮五倍。重水之含量，自百分之 0.25 增至百分之一。復經蒸餾後，再入第三級電解池，如此類推至第七級爲止。自第三級至第七級，共間又五級濃縮，每進一級，重水含量增多一次，故含量自百分之一增至百分之四，又增至百分之十三，又增至百分之三十五，又增至百分之九十五，終至百分之百，乃得極純之重水。惟於逐步電解期間，因重之含量漸增，電解所得之氫氧氣體中，亦雜有重氫氣體，若不收回之，即遭損失，故自第三級電解池起，另加特殊裝置，使電解

後之氣體，復化合爲水，導入前一級電解池中，損失即可收回。用前述之全部配置，逐日進行，日集月累，先後經電解者，凡十三噸，相當純水五十噸之多，計收得純淨重水約一磅之譜。

重水之物理性質與普通純水，甚有出入，在攝氏表二十五度時，密度爲 1.1079 。（此值實爲與同溫度純水密度之比值。）其冰點爲攝氏 3.82 度，沸點爲 101.42 度（在標準氣壓下）。其最大密度發現於攝氏 11.6 度時。其滯黏度比普通純水大百分之二十。表面張力較普通水爲小。一切鹽類在重水溶解度平均減低百分之十，導電率亦減低百分之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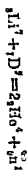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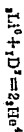
重水對於生物之影響與普通水尤有不同。例如煙草之種子在重水中不能發芽。又如滲水中生物如蚌蚌及在重水中頃刻即死。一般微生物置入重水中，呼吸立見急迫。酵母用於釀造者，如在重水中則發酵率大減，約爲通常九分之一。

氫之原子既有同位素兩種，氫之分子即有三種可能分子式。其一爲 H_2 ，其二爲 D_2 ，其三爲 HD ，博勒克尼（Bohrer）創特種測質分光儀，專用以判別以上三種分子，且可估計其量，因此察知兩水中 H 及 D 之比爲五千對一。

重氫析煉初經告成，路脫福特（Rutherford）即從事重氫原子之撞擊實驗，以重氫之原子核撞入其原子結構中，首先製成原子量爲三之更重氫，其名應爲 $Tritium$ （ T ）前已言之。由於 T 之確立，衆信水中亦有 T 存在。其後藉更精密之測質分光研究，果在極純重水中（即 D_2O 中）發現 T_2O 之存在，其量極微，約爲重水二十萬分之一，若折合普通輕水計之， T_2O 量實爲 H_2O 十萬萬分之一。假定重水價格每公分（Gram）爲十五元，又假定自 D_2O 中析煉 T_2O 時毫無損失，則 T_2O 之價格每公分至少須三百萬元，較釀之價格尤高出二十餘倍，堪稱舉世珍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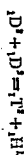
在一切化合物中，含氫者不下萬千種。苟一一以重氫(D)與其間之氫(H)交換，殊為一件偉壯工作，且審慎行之，理化上不決疑問，可以藉新試品之造成進而試驗矣，此項工作，今已有科學家着手進行。例如，氫(H₂)在重水(D₂O)中迅速變為ND₃，在蔗糖中，僅氫之半數可以為重氫所更代，而此可為更代之氫，適為結成OH根中之氫，而非與碳結合之氫，又如甲炔(C₂H₂)及丙酮(CH₃COOH)在酸性及中性溶液中，其氫原子不與重氫更代作用，然在鹽基性溶液中，更作用則可以進行，於此可見甲炔之酸性性質，又丙酮在鹽基性溶液中至少有一部分變更形式，如下CF₃·COH:OH⁻，因氫與氧互相聯繫，故亦作酸性，他如醋酸CH₃COOH中僅最後之酸性氫根可為重氫更代。

重氫用於物理試驗室中佐原子變質研究者，亦見宏效。當重氫折煉甫經告成之時，物理學家即取重氫之原子核使撞擊鋰原子，所獲效果在利用氫原子核之上。以二種同位素鋰(一者原子量為六，一者原子量為七)為對象，經重氫之原子核撞擊後，皆變為氦，其變化以公式示之如下：



左列二式中，符號前之係數指示原子核上之淨電荷。符號右上角之指數表示其原子量。¹H則為一中子，其電荷為0，原子量為1。

據路脫福特領導下之實驗，以重氫之原子核撞擊重氫，可以得新物質。計有兩種可能性，其式如下：



依第一式，撞擊結果，得氫原子(H)及原子重為三之重氫原子(T)各一。依第二式，撞擊結果，得原

子並爲三之同位素及中子各一。且此二種變質作用已成製造上述稀有同位原素之方法。尤有進者，即人造放射性能元素，亦由重氫原子核之適當利用而告完成矣。

本館出版現代知識叢書之一

人體覽勝

高田義一郎著
舒貽上譯
定價國幣三元

是書本科學之立場，假文學之裝飾，使讀者於不知不覺之間，將人生必不可缺之生理衛生知識，深切印入腦中。取材新穎，解釋簡明，確爲不可多得之優良讀物。原名人證名所遊覽記，爲適合我國習慣計，略加刪潤，以享國人，現在已經出版。

本刊圖書介紹一闕，志在宣揚學術文化。凡各
出版新書，與此旨趣相合，委託介紹者，請將原
書寄交本刊編輯部，俾獲寓目，無任歡迎。

本館徵求三十年內各大書局出版新書書目
，有欲出讓者，請至本館接洽，或函商亦
可。

黎明之前 (續)

島崎藤村作
張我軍譯

第二章

四

安政三年是松雲和尚在馬籠萬福寺開辦寺塾的一年。江戶大地震的第二年，震災的風說也稍微地冷下去，行經這個官道的難民也看不見了；到了這個時候，那些地方就好比颶風掃過之後了。可以說是當時的中心地的江戶的震災，確乎使封建的社會一變了。自從嘉永六年的黑船亂子以來，接二連三而起的人心的動搖，也爲了震災的打擊，一時似乎也沉着下去了。固然尾張藩主朝江戶去後的结果也不分曉，外面還傳說着下田^五已離開港，甚至傳說着，對於不以通商爲然的各藩國的抗議，幕府的老中^五也唯袖手旁觀着。不過就這個地方說，卻是一時的混亂也逐漸鎮靜下去，官道也次第上了軌道，連米價也跌了。

爲遍告各村實行省儉，由木曾^五派了三位官人巡行此地的時候，山村也像個震災之後。本地的人們在正

月起始造醬的時候，就一心等候着那一年的豐收，或者商議着杉苗的栽植。

一種轉機也在半歲內部萌芽了。那一年的三月，他也做了父親。阿民已是在他的一旁，懷抱兩人之間所生的愛女的母親了。孩子的名子起的是阿久米；歷來他所不知道的小東西的動作，好像要尋找什麼似的哭聲，天真爛漫的哈欠，以及無意的微笑之類，終于在做了父親的心裏，喚起了恍惚像個大人的心情。那種新的經驗，使他的眼光放在更其近旁的事物——不像從前那樣，僅僅放在遠處。

「我可不能夠老這樣的呵！」

半歲這樣想，每當他碰着偏僻的山間的寂寥和不自由，便來回瞻顧自己的四圍。

「唉，嶺上牛力們，中津川的貨總不來，這是怎麼回事呢？」

「得歇些日子呵，您哪。」

「別說停話啦！」

「咱也不知道的。夥伴兒們來攔擋說，叫咱歇些日子別帶角十的貨嗎。咱原根兒就不知道；夥伴兒的話，你說有什麼辦法呢？」

「真糟糕！不帶貨，你們吃喝什麼呀？碰見牛老問，你可那麼告訴他吧。」

在馬路當中，問的是驛丞九太夫，答的是嶺上的趕牛的。

起初半歲總摸不清這個事件的真相。中津川的驛丞角十，一向是入貨出貨都辦理遞差的；趕牛的團結起來，和角十對抗拒絕替他送貨，這事他也知道。角十的老閻角屋十兵衛打中津川起來，央託伏見屋金兵衛給他們說和，這事也知道。站在事件的當事人角十和嶺上的牛老問二人之間，六十歲的金兵衛告奮勇當了和事老，這

事也知道。金兵衛的意思，似乎是要雙方談判之後，牛馬都出入如前，爲此要充分究出雙方的不是，這事也明白了。因爲西起新茶館兒東迄櫻澤，木曾路的貨物，不只是用馬，還靠牛背在官道上搬運呵。

發粟的偽造，力錢的抹零——驛路時代的驛丞，就在這些地方舞弊。這舞弊，在角十特別來得兇。那年八月間，由小章山開山那天起接連了三天，金兵衛幾乎天天站在雙方中間給說和，可是爭執沒有了結的模樣。仲津川那邊，角十的人來了。嶺上方面，除牛老間刺三郎外，連十二個村的牛力都被召到了。嶺上的牌頭平助，看不過去，也投進這爭執當中了，然而還沒個完似的。

這一日，半藏走出行營的大門，信步走到嶺上那邊繞圈兒。順着崖壁的村中後徑，村中人吃嗎的清亮亮的水，漫出水桶流着。那裡是半藏所喜歡的道。因爲那一圈兒有的是極好的樹陰。在牛道上，他遇見了一個從嶺上那邊走來的牛力。

「你們也真幹呵！」

「半藏爺，您也聽說了嗎？」

「起牛的可真不好對付！平助爺他們那麼說着哩。」

「那是打哈哈吧。」

這時候，半藏想起嶺上的牌頭們說的話。他想起平助傳述於他的，金兵衛說的話：左右仲津川那邊也派人來着，我打算好好地評講一下，讓他們也依着我的意思，把這事情辦得妥妥當當，往後不再出錯兒。

「你就在那兒坐下去吧。要是什麼的話，我替你們向我父親提一提也可以。」

牛力把杉樹根邊一塊樹頭讓給半藏坐着，自己卻在那一帶樹陰底下蹲着，一邊用手拔着道旁的草，一邊講下去了。

「這樁事件，我的老爺子，可不是這會兒纔起的哪。那是四五年前，下海道那一團兒的驛丞、今渡（水陸物資的集散地）的驛丞們，就都跟貨主打成一片，大家商議着說：像角十那樣的驛丞可真托付不得，咱們還是托付別的驛丞吧！這要商議着哪。這二次可不成了。角十這人做事未免太不實在了：『嶺上的牛老闆那壓說，兩個都急了，所以就鬧成這樣啦。依仗見屋的老爺子的意思，他或許想着『我出面就行了』，可是您想一想，這樁事哪兒能够那麼隨便就辦妥呢？那是嶺上所有趕牛的就不用提咯，宮越那爾治衙門和彌吉，還有水上村和山田村的趕牛的，還有馬力們都商議好了哩。您就聽着吧——趕牛的那麼勁兒可也不小呵。總說一句，角十較比別的驛丞太貪得厲害了，您哪。事情終歸由那裡起來的。」

半歲百般設法去探知這個牛力事件了。他所弄到手的「牛力方面所提出的條件」是這樣：

一、向日力錢，發票密緘而於存根記入力錢，另作發票傳達於貨主。似此同人咸抱不安之念焉。嗣後所據實誠意辦理，發票亦祈面示。凡事倘蒙如是誠意辦理，同人自當釋慮也。

二、牛力同人之間，素蒙眷顧者，所歇之貨既輕省，力錢復蒙多付。但不稱意之牛力，或出入丸龜屋之牛力，則遭惡遇，雖有現成之貨亦不即時交付，非得央告不予發貨；此等牛力，亦祈與前項牛力同樣，予以憐恤，並祈從速發貨。（無順路貨時固非得已，此則一任費方適宜辦理可也）

三、遇大豆之買賣，驛丞之紅錢，一歇規定為四百五十文，餘利祈貨給牛力為力錢。

四、關於送貨力錢，過路稅既有一歇抽金一分之規定，嗣後祈約定將所餘之款撥數付給牛力以充力錢。

五、關於通行物件力錢，除自名古屋至福島一歇抽除金半分，所餘之款祈勿抹奪。

六、發貨之時，勿論熟悉之牛力抑或新交之牛力，務祈一律待遇，甚望統如今渡之驛丞，一無偏向。

七、舉凡貨物，倘久存於驛丞手中，貨主難免催促，牛力方面甚感困窘，故務祈設法速予發貨。八、此次協約既定，雙方自當堅守，萬一驛丞方面有非途進施之處，屆時牛力同人勢必另擇驛丞而就之，幸勿見怪。

這是由和事老的立場寫的，牛力同人們是否全盤接受這些條件，據說連續上的牛老閒都不敢說準。果然，水上村方面提出強硬的抗議了。八月初十夜裏，嶺上的牛力們來到伏見屋了。據他們說：會把前面那條文念給大家聽，結果他們說，內裏還有不大妥當的地方，所以希望稍待由同人們另作一案；這件調停案暫時先交在兩個牛老閒那裡。交涉似乎又擱淺了。

可巧中津川的醫生，半藏的舊師宮川悅齋，被邀請到馬籠來給升田屋診治病人。半藏由這位悅齋聽到了牛力事件的經過情形。依牛力同人說來，總歸一句話，角十所做的事有偏向，寫記力錢等等的態度未免太可惡；這樣下去，雙方無論如何不會融洽；他們的意思，似乎是同人再商議一次，然後到伏見屋去寒暄一下的。牛力同人，柔順固然是柔順的，但是他們決不屈伏。

這次的爭執，終于自八月初五繼續到二十五。日子愈長，事件便愈利於牛力方面了。下海道的貨主有六七人之多來拜望角十，像嶺上的牛力那一套話他們隻字不提，只道謝了一向的關照，並且說，關於轉運貨物事將托付新驛丞，餉個躬就走了。那時，據說角屋十兵衛也半响說不出話來了。第二天，六個磁器商人來到中津川，商議成功，決計設立新驛丞了。

中津川的和泉屋，由半藏說起來，是親愛的學友峰谷香藏的家。那和泉屋代替角十承辦了驛丞事務，這在半藏也覺得好像有一種不可思議的緣由。波瀾起伏的這個事件，勝利終歸牛力方面，這事頗使半藏感慨繫之。所有的驛丞非予考慮不可似的這一類的新事件，從他的脚跟底下蠕動起來了。不過他們，連個姓字都沒有的草

民，沒有意識這個吧了。

這求親生娘的心，早已令半歲憂鬱了。那一份心，使得他思慕朋友，景仰為師之人，深甚的哀憐且及於沒有爹娘的村裏的孩子們。當他年紀還在十八歲的時候，曾經有過這麼一樁事：這馬龍的村民，為了盜犯木曾山的嚴禁，或偷砍或盜伐了許多的樹，全村出了六十一個之多的罪人。那些村民，曾被召到他家的大門裏，受了由隔島派來的官人的查問，他曾經躲在院子角落裏的梨樹陰下，瞧着那一群細腰帶手枷的不幸的村民；他那一份替貧窮的傭工和莊稼人設想的心，從那時候就培養起來了。他儘管生長在馬龍行營那較有來歷的門第，他的眼光卻不放到上峯的官人或有威權的武士那邊，而放在這個姓字都沒有的農民這邊，總是注視着柔順而極能忍耐的人們身上，一來也是為了伺候繼母事小心慣了的、少年時代以來的心的空虛深沈地伏在他的內部。所以會發見那一群在這官道上搬運貨物的牛力們似的下階級的動向，也是他的那一副眼光。

五

「有人沒有？」

「馬龍行營的門前，來了一位帶着一個罪人的客人。」

「打聽誰來客了，您哪。」

聽到了女僕這麼說的聲音，阿民就從後面跳到圍牆間來看了。原來是兄長壽平次。

「噯，哥，您來了！」

阿民這麼說，趕快到後面知會婆婆阿滿，又到舖房知會半藏。寬闊的圍爐間，又是廚房，又是餐廳，並且

是親的熱的人的客廳。叫那山家樣的柴火爐得油黑的高房頂底下，在老古得黑亮亮的粗大的柱子旁邊，不久就看見賓主在那裡寒暄了。

「我說你，別儘在那裡坐着——你也把草鞋覓覓吧！」

阿滿拿着行營的「大姊兒」的口氣，甚至向陪着壽平次來的人說話了。就是從相隔二里來路的隣村來的客人，也帶個跟人踏着山路而來，這是當時的風氣。沐曾路正趕上山間多產的粟子脫落的時節，打妻隨到馬籠，一路上真夠寫意！跟來的人，向阿滿和阿民都講了。

不大的功夫，阿民便把堂屋拾掇乾淨，在望得見大有秋意的西方的天空的地方設了座位。馬籠和妻隨兩家行營之間，即自驛站的聯絡上頭說，也不斷地有來往。像半藏代表父親出差到沐曾福島的衙門的時候，便一定到壽平次家看望。這一天，半藏也算是在自己家接到了難得這樣從容來玩的壽平次了。

「今天先從我開的笑話講起吧。」

阿民往返於堂屋和圍爐間之間，把茶具之類搬到那裡來了。這時，壽平次接着說：

「就是那一天，上你們這兒來的那一天呵。回家去的時候，打藤殺兒他們家那上首的路走到鹽野^{地名}。那裡公道太多了，連我自己都覺有點迷糊。後來繞了林子裏面的路，來到下坡半藏兒他們家的前面了。檢直中了狐迷似的，迷迷騰騰回到妻籠，已經交丑時哩！」

半藏和阿民都笑了。

壽平次只和阿民一兄一妹，年紀很輕——那一年正月纔辦了脫出二十五歲「厄年」^{註一}的慶祝。自從先人在出差到沐曾福島時病逝以來，早就當了妻籠行營的家，唯其如此，歲數也隨着大些，說話也像個大人。他是矮個子的，比常人得短半個頭。和大他一歲的半藏對坐着，看起來倒看不出誰比誰年紀大。即自歲數來說，兩

人也是好一對隣伴兒。

「我說慶哥，今兒可給你帶來了一段稀奇的話哩。」壽平大睜大着眼睛說了。

「不過，這話可不能白說！」

「哥也裝腔作勢起來了！」阿民在旁邊聽着，這麼說，笑了。

「阿民，你先不用管，就把老太爺太太給我請來吧。」

「哥，把喜姑^{阿喜}_{阿喜}也叫來吧？她和仙哥離婚，這會兒也在家裏哪。」

「好極了，這話要講給大家聽的。」

「真逗笑！真逗笑！」

吉左衛門剛解外面回來，先從半敞口裏聽見了壽平大鬧的笑話。

「爹，壽大哥說是打鹽野向下坡走去，他是在哪兒的樹林子繞了那麼些個彎兒呢？」

「那準是梅屋林裏面。壽大哥也中了狐迷嗎？真逗笑！」

「真像個山洞裏的話呵。」

阿滿也來到那裡插了這麼一句話。這時，阿喜也過來打招呼，坐在母親的一旁，聽着壽平大講話。

「哥，您等一等再說！」

阿民到另一個屋子去，把放在那裡睡覺的嬰孩抱過來了。因為她聽到了小兒子睡醒了在尋找母親的哭聲。

「嘿，瞧瞧我們的久米！長這麼大了。」

「唔，多麼好的一個女孩子！」

「壽大哥，您瞧，她都會笑了。女孩子懂事真快呵。」

阿滿說着，摸摸阿民懷抱裏的孫女兒的腦袋給他瞧。

這一日壽平次帶來的話，從一個帶着跟人的人要走過木曾路的過路人，在妻籠行營過夜的事講起。偶然的，那個客人看見了妻籠行營的「定紋」^{七七一}，發覺了那和自家是同樣的定紋。那紋是窩中放一個木瓜。客人正想講出主人來打聽，可巧壽平次出來打招呼。客說，兩家的定紋暗合頗奇之，又問，貴府上還有「替紋」沒有？主答有，是圓圈中加三橫。客人愈發覺得奇異，問道：此地行營的祖上有打相州三浦來的嗎？答道：正是。客又問道：那位祖上是不是叫做青山監物？答道：正是。於是客人拍案說：這人世間要有什麼奇事就有什麼奇事！你說我是誰？我就是家住相州三浦，叫做山上七郎左衛門的。我曾經聽說過，我家祖上有一個分家出來起名青山監物的。據說他由三浦分出，移住在木曾方面。這麼說起來，咱們是一家人了：客人這一席話，在壽平次也是深深的驚奇。終于和一宿的客人交了認親之杯，相約互示族譜，又約定了再會之日而分手了。這段奇緣的原由，是在妻籠和馬籠兩個青山家共通的竈中放一個木瓜圓圈中加三橫的兩種定紋。後來兩家族譜對比一看，又是合若符節；由此而知沒有傳到妻籠行營的祖上，在青山監物以前尚綿亙甚遠。

「這事我也為之驚訝不輕！咱們的祖上是打相州三浦來的，這倒是聽說了；可是那麼老古的家，這會兒還綿亙不斷地存在着，這我是沒想到的。」壽平次講完了又加了一句。

「噫，噫！」吉左衛門這樣大聲叫了兩聲。

「壽大哥，我們家的事，您也給告訴那位客人了嗎？」半藏說了。

「當然說了。我告訴他說，青山監物有兩個兒子，老大當了妻籠的代官，老二當了馬籠的代官。」
 不定綿亙幾百年的青山家，還有更其遠的祖先，還有更其古的歷史。而且那又是此刻還沒斷絕。阿滿
 阿民、阿源——聚在那裡的女人們，都不由得為一種莫名其妙的感激所動，個個都兩眼閃着壽平次的臉。

「那位山上什麼先生，是什麼人頭的客人呢？」阿滿問壽平次了。

「是一個很可以的人。聽他說話的樣子，好像是很有來底的。他一回到相州，立刻來了一封信，還帶了族譜。來信說，無論如何請到那裡玩一趟。」

「阿民，到舖房去，把我桌上的紙筆拿來！」半藏打發妻子去後，又衝着壽平次說：「您再告訴我一次那位山上這人的住址。我怕忘記了，想把它寫下來。」

半藏攤開紙，揮起他那一手雖然還軟些卻是溜好的手筆，依着壽平次所說寫下來了：
相州三浦、橫須賀在、公鄉村

山上七郎左衛門

「壽大哥！」半藏接着說了：「您打算……」

「所以呵。我倒想着，同藏哥兩人到那相州三浦走一趟的。」

「去走一趟也好。——話可愈說愈了不得了！」

暫時大家沒有話說。

「山上那邊的族譜，您也帶來給瞧瞧多好。」

「隨後給您寄來吧。——按那個睡起來，青山一家是由山上家分行的。山上家初是由三浦家衍出的。總而言之，咱們的遠祖，似乎是在鎌倉時代活動的三浦一族的直系。」

「相州三浦的意思，這也就明白了。」吉左衛門插了這麼一句。

「壽大哥，要是到相州去的話，您打算什麼時候動身？」

「十月底怎麼樣？」

「這我也很贊成的。」吉左衛門也開腔了。

「半藏也打定主意去走一趟好哇。也應隨江戶來好哇。——就便也上日光朝拜到不錯。」

這天晚上，阿滿光把那個由妻籠跟來的人打發回去，留半藏住下。半藏把平次讓到舖房那邊，在古式的燈籠底下，談到半夜。清山氏的族譜傳在馬籠行營的，也拿出來，兩人攤開瞧着。那裏面也記載着關於據說是這個馬籠村的經荒者青山道齋這位祖先的事，還記載着，有一個時期，家裏只剩了婦女子，而由妻籠來接代的百助似的祖上的事。由道齋算起來，半藏算是第十七世的子孫。那天晚上，半藏和平次併枕而臥，但因滿肚子想着父親許了他的遠行的事，始終沒有睡好。

真是偶然的，半藏是這樣地獲得由江戶而至橫須賀的海的那一邊看看的，意想不到的機會了。第二天，還在晨間，阿民便招呼平次和半藏到萬福寺的坟地那邊去。因為平次說好久沒去，今天想去掃坟。因為阿民和半藏鞠躬盡瘁伺候了病榻的那個祖母，早已在那裡長眠。

半藏和平次先走一步去了。兩人打行營的後門，順着隣家伏見屋的酒庫，走到一片繁茂得陰暗的竹林的一旁。到廟裏去的靜寂的小徑就在那裡。兩人就在半路上等着阿民，看見從家裏帶了香和菊花來的阿民，和措着阿久米的女僕，正渡着小河，踏着田圃之間的地廟小徑而來。

建在小山上的萬福寺，由村後走去只隔着一道淺淺的溪谷。坟地就靠着那小河，在抬頭可以看見廟門的、傾斜的位置。走到那裡一看，坟地的界內也理得很清爽，和從前那位住持的時代可大不相同了。聚集着村裏的孩子們，小規模地辦着寺塾的松雲和尚那裡，應該是有一羣不好意思到行營去上學的結髮匠的姑娘啦，木匠的小子啦之類，抱着入門書類天天來到那裡上學的。在看不見的地方作事的和尚的心情，連坟地的打掃上頭都用

到了。半歲拿起倚在那裡的竹簾，想把那列着陳舊的墓碑群之前掃一掃，然而把散落在地上的一些枯黃的杉樹陳葉掃除掃除就行了。連那一帶的雜草都拔得乾乾淨淨，這大約是和尙的苦心所在。一切盡是清淨的。

不一會兒，壽平次和阿民都集到老太太坟前了。

「哥哥，奶奶的名字，活着的時候就和爺爺挨着刻在上頭呢。不過是塗着紅色吧了。」

阿民說着，還回頭瞧着女僕背上的阿久米說：

「你醜態，那是老婆婆！」

老古而長苔的祖上的墓碑，高高地立在正當中。風吹雨打了幾百十年的那塊石頭上面，可以看出「萬福寺殿昌屋常久禪定門」的字樣。青山道齊長眠在那裡。恰像睜着那副遠大的眼睛，在那裡一天到晚望着自己所親荒的山村的發展和老古的官道的命運似的。

壽平次向伴藏說了：

「到底真像個古時候的人的改呵。」

「這個戒名，大約是建立萬福寺的紀念。據說他老人家說，沒有叫村裏的老人們聚會的地方怕太無聊了，所以另外又蓋了一座藥師堂。」

兩人的話滔滔不絕。

可以從背後眺望的村子的景緻，從那坡地前方的位置，展開在杉林之間。半藏和壽平次一起，嗅着青苔的杉葉子的香味，暫時站在那裏眺望。這時候在他的內部，只想一想他父親許他遠行的一事，便早已湧上別種心事了。由那般心事，他恍惚是多多少少離開了住僧的山間隱居似的，指點着「那裏有柿子樹梢」「那裏有白壁」說給壽平次，隱沒在黑那山麓的村子的眺望，在從法師來到此地瞧着的壽平次，也都不覺得飽膩。

「壽大哥，遠行之前，總還可以見一次面吧？」

「有什麼商議的事，寫信也可以吧。」

「我恍惚在做什麼夢似的！」

說了這些話之後，那一日下午，壽平次朝着妻隨回去了。

多年歎息着見開寡少，嗟怨着己身之拙陋的半藏那青春的生命，好容易捉住了邁進一步去看的機會。那時候，江戶是大地震的翌年，正在復興當中。那裏還有因學家平田鐵胤在。鐵胤是篤胤大人的繼承人。在業日志望着拜在平田門下爲篤胤歿後門人的半藏，這又是千載難遇的機會。不但如此，那橫須賀海岸的公鄉村，聽說離開黑船上陸的地點又不遠。半藏的心在跳了。

(註解)

(1) 封建時代，將軍家或諸侯正式監臨出門時，在前方檢着走，內登正座的箱子名爲「先箱」。「合傘」也是這種時候檢着走的器物，是時口袋裝着被笠，掛在長棒頭的。

(2) 「義公」是水戶藩第二代藩主德川光圀的諱。此人雖是德川將軍家的人，尊皇敬祚之念極篤，且獎勵儒學，又置彰考館編修日本史，世稱其學風爲「水戶學」。

(3) 這句語須想到日式生活才可以明白。在船上坐著的方法，正和我們所謂跪著是一樣的。

(4) 日本有兩個兒童節，三月初三是「女兒節」，設壇掛上種種泥人上供，這種泥人名爲「繪入形」，所以稱此節爲「雛祭」；五月初五是「男兒節」，稱爲「鰻魚節」。

(5) 從前女子用以染牙的染料，是浸橙片於茶汁中的，故稱「橙染」；用以把齒目的牙染成黑色，稱漆英痣。

- (6) 德川時代讀侯所用家臣稱為「家人」，家人中之首長稱為「家老」，即「家相」也。
- (7) 句中附引號的是狂言題名。
- (8) 「浮城塙」是合三柱唱故事的，有如我國北方的「唱大鼓書」。
- (9) 明治維新以前，日本的男子也留齊髮，梳着種種頭髻。
- (10) 過年的時候，家家戶戶門口都或懸或掛松枝，名之為「門松」。
- (11) 作為短氏之祖先祭祀之神，或據信一個地方的神，名之為「氏神」。
- (12) 「浮世哉」是一種風俗畫，或畫伶人和武人的假觀，或畫當時的民衆生活。
- (13) 德川家歷統一天下之後，重新劃分封土，分諸侯為「親藩」（德川氏一門）「譜代」（舊部下）「外樣」（前與德川氏對立，後乃歸順之者）三大類。親藩計有三家，一對於尾張，一對於水戶，一對於紀伊，均家康子，世稱「御三家」。
- (14) 嘉永六年（西紀一八五三）年英國領事到日本以來，日本國上下意見紛紛，對內的口號有「尊皇」「佐幕」兩派。對外也有「開國」（或「開港」）「攘夷」兩派。「開國」是主張與外國通交，「攘夷」是反對和外國通交的。
- (15) 江戸幕府廢制，中央置「大老」一人，「老中」四五人，「若年寄」若干人。「大老」等於「總理」，站在「老中」之上，但未必當置。
- 。「老中」如各省「尚書」，實際執行政務之人。「若年寄」輔佐「老中」，亦名「少老」。
- (16) 「厄年」是本踏陰陽家之說，指為多難多災之年，男子二十五歲、四十二歲、六十歲、女子十九歲、三十三歲，均屬「厄年」。
- (17) 家家有一種作為家徽的花紋，名為「定紋」，代符定紋的名為「特紋」。

本館出版大學叢書之一

西洋上古史

吳靜齋著

每册定價五元

圖 書 介 紹

文祿堂訪書記

任邱王文進撰 民國三十一年文祿堂排印本

全書五卷五册

嚮聞京師版肆以書爲業者。其主人於書之出處源流得失。多能抉摘其所以然。而與士大夫之多識者。又能過從討論。故與書益習。聞見廣博。辨別精確。迥非墨守者所能幾及。但其抗心希古者。尙不多見。故恒自晦於閭閻中。而不能與挾領家爭取一席。識者甚惜之。今於此得一人焉。即文祿堂主人王晉卿也。晉卿名文進。任邱籍。少嗜學。長則留心古籍。居肆三十年。訪求書籍。窮極區寓。屢募所遺。北至并。東至魯豫。南至江淮吳越。故家世族。精爽秘笈。經其目觀而手歸者。無虛數萬種。有所得輒一一記其來歷。久而久之。積稿盈尺。近撮錄其生平經眼珍本。輯爲文祿堂訪書記五册。觀其自序云。「所見四部。凡北宋本一。南宋本二百五十八。金本十三。元本九十九。明本八十三。明銅活字本十六。校汲古閣本十五。清刻本十五。宋鈔本二。元鈔本

二。明鈔本六十九。毛鈔本十三。名人手鈔本二十八。清黃苑園校本三十五。各家校鈔本一百九。都七百五十餘種。附唐人寫經三卷。人間秘笈。未爲全賅。然在萬三十年。間關五千里。專心致力。夙夜于茲。……凡遇善本。必極力收購。雖以販鬻爲歸。不無貨奇之癖。此編所記。祇詳版本。不及流略。……其用力可謂專且勤矣。全書分部一準四庫總目。經史子各一卷。集二卷。蓋四庫全書分部之制。仿於唐開元秘藏。而唐開元則仿班書藝文志而變之。班志以史附春秋。詞賦自爲一類。經有六籍。子有九流十家。史自隋經籍志分爲正史別史雜史等類。皆有成規可仿。集部之始。開自魏晉六朝。專集以陳壽進諸葛武侯集爲始。總集以王逸集楚詞爲始。而昭明文選集其大成。至唐則千流萬別。無復淹轍可尋。而開元之分部。獨以集爲經史子之配。論者雖疑其與班志立異。而實則善於繼述班志者也。自是之後。無論官家私家。凡部居書目。皆以此爲大綱。至清四庫全書。則益發揮而光大之。晉卿訪書之法。一依此四部而爲訪求。而其訪書記之體例。亦一依四庫總目。每一書下。皆紀其官私刊本。雕造區域。及名人鈔校流傳源委。並記其跋語與收藏陶記。細如行格字數。刊工姓氏。靡不備載。則其體大思精。於此可見。書首弁董庚徐乃昌二序。董序稱其此書。雖爲販鬻之偶得。而發潛闡幽。對訂同異。津逮學林。當與英鄧亭知見傳本書目。邵位西四庫簡明書目標注。同其功用。徐序稱其記中所載各書。均屬罕見和籍。搜討宏博。考訂精詳。即與諸家書目並列。亦無遜色等語。則是書之聲價可見矣。去秋此書甫出版。世之誦求版本者。得之或有所發明焉。(芳)

徵尚齋詩續稿二卷雜文一卷

汪兆銘撰

汪兆銘字伯序。號樹吾。廣東番禺人。十歲能詩。弱冠補縣學生。光緒十一年以優行貢成均。朝考用知縣。又

越四年舉於鄉。兩應禮部試不售。遂南歸爲人佐治。所主於赤溪於遂溪於順德皆有聲。既而督越者聞君名。聘掌奏。得四品銜。當以知縣分發湖南矣。而君不樂仕。因變後途一切棄去。茸小樓澳門島居之。有澠以事者謝弗應也。君蒙福字之頌。顏所居曰賜福。已復返故鄉。一游粵謁先隴。浪跡羅浮山中。自稱覺道士。最後避亂復歸於澳。年已耄矣。耳目聰明。著書不輟。所著晉會要碑傳集數百卷。所輯刻之書又數十種。其曰元學東瓊民錄者則以自寓也。(據詩稿卷首張爾田所撰墓誌銘)按清嘉興錢儀吉欲纂晉會要而未成書。(見三國會要叙例。鄭文焯因朝未刊書目云。錢稿在蕭山湯氏。散落不可繕正。)今汪氏踵爲之。可以繼微矣。

微尚齋詩話稿一冊。庚辰刊。以其生平經歷分爲辟地集紀游集整居集各一卷。計古近體詩一百七十四篇。共三百二十四首。避地集有詠瘧一首序云。病中自番禺寄到武昌刊本節齋遺詩。凌雲閣宴集一首自注病酒咳嗽聲啞。蓋與余有同病焉。節齋彙又抵書箴余云。扈从_下。當節飲。被酒勿復漫罵。言猶在耳。不勝人琴俱亡之感。詩云。澆胸惟仗酒。酒氣鬱成瘧。默默猶存舌。冥冥自寫心。罪言曾不悔。去疾孰能任。往語悲亡友。停腸淚滿襟。讀之可以知其交游與風概矣。

雜文一冊。壬午刊。卷端有汪氏友人張學華序。稱其少從陳蘭甫游。講論經史。旁及詞章。生際承平。初不欲以文傳世。中歲而後。所學未得一試。時局迭變。異說紛紜。驚新而厭故。核名而亡實。禍患伏於隱微而莫之知也。於是以憂時之遠識。爲救國之危言。感慨激歎。其中有不能自己者。集中有古文。有駢文。有考據之文。東塾嘗謂兼擅此數者。海內名公惟顧亭林洪稚存袁簡齋阮文達能之。君諸體無所不能。足以方駕前賢。使東塾可作。其並喜可知已。所以推許之者甚至。蓋非溢美云。(度)

文齋堂叢書

玄覽居士輯 民國三十年六月出版

一百二十冊 定價三百元 來預閱代售

昔孔子欲觀夏禮之禮。而致歎於文獻之不足。其其闕佚久矣。自是厥後。文史之陋。無代無之。苟無好古之士爲之傳鈔刊布。必致散失殘缺。漸滅無聞。宵尼之歎將重與於今日。近者南中學人有玄覽堂叢書之刻。誠稽林之盛舉也。

嘗尚有玄覽居士自製序。引姚士鑿序尙白齋秘笈及網映鐘等徵刻唐宋秘本書序語以明叢書家祇知秘情不知傳布之失。並自述其緣起云。今世秘方亟。三葉爲烈。古書之散軼淪亡者多矣。及今不爲傳布而尙以秘惜爲藏賊罪人也。夫唐宋秘本。刊布已多。經史古著。傳本不鮮。尙非急務。獨元明以來之著述。經濟室禁焚燬夷。什不存一。芟艾之餘。罕秘獨多。所謂一時怒而百世興之立言。每孤本單傳。若明若昧。一旦淪失。便歸漸滅。予究心明史。每憤文獻不足徵。有志搜訪遺佚。歷數十年而未已。求之冷肆。假之故家。所得珍秘。不下三百餘種。乃不得不亟求其化身千百以期長守。力有未足。先以什之一刊布於世。其有佚文闕葉無從鈔補者。則亦聽之。云云。可以知其雜詭古籍之苦心矣。吾人甚竊其餘各書亦能早日出版。以餉世人焉。

玄覽堂叢書目錄

紀古滇說原集一卷 元張道宗撰 明嘉靖己酉刊本

朝鮮雜誌一卷 明董越撰 明鈔本

北狄順義王俺答謝表不分卷 明刊本

裔乘八卷 明楊一葵撰 明萬曆乙卯刊本

- 交黎剿平事略四卷 明張鑿撰 明嘉靖辛亥刊本
安南來威圖冊三卷輯略三卷 明梁天錫編 明隆慶辛未刊本
九邊圖說不分卷 明兵部編 明隆慶三年刊本
宣大山西三鎮圖說三卷 明楊時寧編 明萬曆癸卯刊本
開原圖說二卷 明馮綬撰 明萬曆間刊本
皇輿考十二卷 明張天復撰 明萬曆十六年刊本
通惠河志二卷 明吳仲撰 明嘉靖戊午刊本
海運新考三卷 明梁夢龍撰 明萬曆七年刊本
諸司職掌十卷 明口口口編 明刊本
漕船志八卷 明席書編次朱家相增修 明嘉靖甲辰刊本
福建運司志十六卷 明江大猷等修 明萬曆癸丑刊本
舊京詞林志六卷 明周應賓纂 明萬曆丁酉刊本
皇朝馬政記十二卷 明楊時喬撰 明萬曆二十四年刊本
昭代王章六卷 明熊鳴岐輯 明師儉堂刊本
兵部問寧夏案一卷 明鈔本
刑部問寧王案一卷 明鈔本
神器譜一卷 明趙士禎撰 明萬曆戊戌刊本
神器譜或問一卷 明趙士禎撰 鈔本

明朝小史十八卷 呂汝輯著 清初刊本

皇明帝后紀略二卷 明鄭汝璧撰 明萬曆己卯刊本

高科考一卷 明口口輯 明鈔本

東夷考略不分卷 明茅瑤微撰 明刊本

九十九籌十卷 明顏季亨撰 明天啓庚申刊本

遼寧二卷附遼夷略一卷 陳謠雜詠一卷 明張鼎撰 明刊本

東事書一卷 明郭鶴撰 明天啓元年刊本

甲申紀事十三卷 明馮夢龍撰 明弘光刊本

藏閩小說六卷 葫蘆道人撰 鈔本（度）

湯爾和先生

湯幼松編 全書一冊共二十章附年譜及著作送要定價壹元貳角

代售處 西單菜子胡同區州書局 鼓樓西大街亞東書局 王府井大街亞京莊 前外西河沿金華印書局

翻諸往古子孫爲祖父作狀誌者多矣。其作傳者當以李繁之黔侯家傳爲最著。狀誌之體與傳不侔。狀者羅列事蹟以供人之採擇。誌者刻諸貞石以永其傳。大抵皆宜謹嚴而不必求生動。至如傳者則須描寫其人物風格。使其性情思想聲音笑貌躍然紙上有如生存。斯乃足盡傳之能事。此非最親近朝夕相處者不能爲。雖子孫或亦不能勝此任。若黔侯家傳雖亦不乏瑣聞佚事珍奇可喜。然微信不足。徒啓後人疑議。仍不得爲佳傳也。

近人張孝若曾爲其父季直作傳。累數巨冊。實開近代新傳之體。此書蓋亦他人所作。而用其子之名。要其網羅

宏富。惟分件繁。語語皆有來歷。非精譜史裁者不能爲。甚可稱道。然美猶有憾者。謹嚴有餘活潑不足。

湯公爾和既歸道出臨年。其次郎幼松追述平生撰爲一書。即題曰湯爾和先生。按湯公一生行事。宜載國史。其手創諸事業亦皆各有紀載。此書於人所共知者去之。於他書所必載者略之。無一蒙頭蓋面之語。無絲毫官氣。所寫有至瑣屑可笑者。然其作用在以生龍活虎之筆。傳其神態。初不損其莊嚴。致失本人身分。於古蓋近晉書南史。而宋以後人所不敢爲亦不屑爲也。嘗謂古之良史皆能從瑣屑處傳神。斯乃史傳之正體。若但叙其官閥。載其議論。碑誌之體或不得不然。然非傳也。（詳見本刊二之一冊新國史雜議）近人有謂中國無傳記者。誠有慨乎其言之。試觀此書於第一篇述湯公之先世及幼年。不從祖何人父何人說起。而專以其祖母爲中心。描寫其家庭生活之艱苦。又不專從其祖母愛孫說起。而極力描寫其寄居鄉村之一切景物。就中最警策之一段云。

是一個暮春的早上，彷彿還有點冷。魏先生起床，吃過早飯，戴了一頂瓜皮小帽，長袍上罩一件黑色小背心，嘴裡叼一根旱烟袋，背着兩手，立在門口。竹籬邊溫和的朝陽，灑到他身上。他緩緩吐着烟，看小鷄在那裡啄食。

他偶然抬起頭來，看見河那邊，急急忙忙地推來兩輛獨輪車，越走越近。車上滿載行李箱籠，後面那輛車上，端坐着一位老太太，抱着個孩子，須臾逼近岸邊。魏先生仔細一看，啊哈！不是別人，原來是丈母娘來了。她們下船後，就雇了兩把車，一直到魏先生家來。

此種淒婉之情感能從容蘊藉寫出。殆真得風人之旨者。

湯公本姓爲沙而非湯。其以湯爲氏者。乃出嗣姑夫之故。而沙氏乃回教徒。此種珍奇之家族史料。本書第九章中有意無意之筆調寫出。

叔母沙老太太是個將近五十歲的人，叔父子泉公早年故去，剩下她和一個男孩，名通，這就是湯先生的表弟

。湯先生從小教他讀書識字，後來到北京辦學校時，便帶他到北京，考入醫學校攻讀。畢業後幫助他結婚，現在南方養病。

湯先生的父親，本姓沙，諱成亮，字良玉，號子明。承繼給姑夫湯小衡公，於是改姓湯。子泉公是子明公的表弟，流落湖南，歿於客中。那時候湯先生和沙通年紀還小，後來湯先生由淮城出來，曾單身尋訪子泉公的下落。長途跋涉。有一次渡河，脫襪子，捲褲腳，在淺水泥沙中走了好幾里路，終于被他尋到，在一所破廟裡停着子泉公的靈。大約還是同鄉們幫的忙，因為沒有旅費，所以不能返回。湯先生雇人將棺運到杭州，安葬畢，和表弟沙通道：此後祭掃一切，凡湯家的事，都由我負責，沙家的事由你負責。

凡善於寫人物者。必不專從本人着筆。而必兼寫他人。則襯託之下其人之精神更易顯出。例如寫浙江革命時兼寫巡撫增韜云。

撫台的母親病了，來醫院就診，湯先生給她診察，問她撫台在那裏沒受委屈麼？缺少些甚麼？儘管說。老太太涕淚嗒嗒地說：撫台還沒有棉衣哩！湯先生想起自己從日本回來時，受撫台種種好處，不覺為之惘然。立刻替他備辦一份棉衣棉褲，交給老太太帶回，並且親自去看望撫台。撫台住在一間小房裏，見了他，只有流淚相向，沒話可說。湯先生帶來幾百塊錢，給撫台零用，撫台無論如何不肯接受，湯先生沒法，只得嘆口氣，走了出來。

在第十二章裏面並寫周頌聲周威二君。看似閒筆。却都有用意。汪詒年君作汪穉卿先生傳記。其例中有云。古今讖傳之作。義取謹嚴。故於本人事實外鮮或旁及他人。詒年則略為變通。於先生之學友其言論及行事有足信

本費封面即采湯公平昔所用六松堂信箋。固有不少生趣。而底葉所繪之醫療器械書籍曲譜照像機筆硯盆花香爐。在在表出其平生好尚習慣。因而使人想像其風度。皆妙絕。（兌）

日 文 新 書 偶 誌

大陸民族之風韻

日本藤又憲治郎著 昭和十七年黃河書院發行四六版

錢稻孫序本文二五八頁(日文) 定價二圓

依弗格兒博士 K. A. Wittfogel 所鑑定顧頡剛氏之古史辨。在其自序中曾謂「我對於古史研究的進行。可以分爲三方面作敘述。其一是考古學方面。其二是辨証偽古史方面。其三是民俗學方面」然將此三方面作併行的研究者。不獨顧氏一人。即日本西洋亦如是。此僅爲轉移現代學界新視線之先端。嗣後新穎之研究法與資料。接踵而至。其成績之顯著。可預卜也。

關於歷史學考古之動向。姑置不論。茲就民俗學方面言之。事變前中山大學北京大學中央研究院等均有相當之努力。並將研究刊載報告。然自其全體觀察之。其所研究問題。幾至均無着落。似非過言。向在古典的中國正步入解體過程之現代。關於本方面之研究。實爲最切之希望。今後對於古語歌詞如不照原型採錄。對於民間生

活之所有器具如無組織的保存。對於風俗習慣正確之記錄如不加以珍護。其結果則必致永久消沈於宇宙之間矣。至於現代西洋之民俗學界。其當前之材料。早晚恐有陷入貧乏之時。事實具在。莫可諱言。處如此狀態之今日。大區勝又憲治郎氏特著「大陸民族之風韻」一書。實有極大之意義。本書內容。對於現代中國。尤其關於北京之風俗習慣信仰。可爲土俗學的一切資料。詳載匪遺。且皆從來未見諸記載者。換言之。皆勝又氏親身採訪。始有爲此新穎且正確資料之記錄也。

本書特色。不僅廣集資料。勝又氏原爲研究中國哲學者。徵諸其「水之哲學」一章。可見其造詣之深遠感精之綿密。(本書則用「感」之一語。)此類資料。縱橫披瀝。識見之卓。實堪欽佩。例如中國人之夢。則分折爲現實主義與虛無主義。考據風八弼之歷史。本由佛教而來。與中國社會生活相連結。遂成爲今日之習俗。此外詳述關於節令正月之風景及所見中國與日本風俗之異同。其採訪之精審材料之豐富誠令人驚讀不已。本書題爲「大陸民族之風韻」。關於學術論文。則未加記載。依據民俗學乃至土俗學之研究法。本書雖非學術的記錄。然對於斯學與味啓蒙的或指導的職能。實有不朽之價值。茲藉本書刊行之機。特爲介紹。此後中國學術復興之潮流。漸次努力延及斯學方面之時。皆本書反響之所賜也。(今強誠二)

印度支那之日本人發展之研究

杉本直治郎 金永健共著 昭和十七年富山房發四六倍版

本文三十三頁圖版二十頁(日文) 定價三圓五十錢

近世初期。歐洲勢力東漸尙未顯著之時。今之南方共築圈地方。即印度支那。印度列細亞之日本人之活動。甚爲活躍。其足跡所至。各地廣設日本街市及僑居地。就中貿易。制織一時。因一六三六年該地封鎖影響。一落千

文。遂招致歐美人席捲亞細亞之結果。在此大東亞戰爭之際。回憶已往。不禁爲之切齒扼腕也。

日本人盡力於南方共榮圈。雖暫時退步。然在其海邊砂礫泥土之間。尙有其埋藏遺留之痕跡。湄公河下流可以航行之水域。即番時日本河及其纏綿之故土也。

當一六〇三年江戶幕府之初代。將軍德川家康遣使至喀波嘉。通告其創設「御朱印船制度」之特許貿易。因此南部法印日本人之活動。非常繁盛。所有商權大抵操於彼等之手。自弗祿姆辨 (Phnom Penh) 至小海門 (Chantien) 南之湄公河流乃有日本河之稱。蓋湄公河內航行可能區域爲日本商船支配之所由也。日本河之名。最初見於一六三六年約翰德爾庫司葛雷 (Jan Dierckse Galon) 之喀波嘉日誌。 (Journal im Cambodia) 一六六五年約翰翰多瑪阿之報告 (Joan De Meyer Rapport, 10 Mart) 與俾得爾克其古之日記。 (Pier Koutingh, Daghregister) 及十七世紀中葉七種歐人之記錄外。當時之地圖亦曾發現其名稱。

沿此日本河邊。可指出許多日人之遺跡。據嘉定通誌。近日本河下流有日本壩。壩者乃安南語 Gioang 即丘之意也。大南一統志所云日本埠或即其處。一六三七年旅行於此地之亨多利庫。海納爾 (Heuteick Hagenroar) 其東印度旅行故事 (Verhaal Van De Reysge gedaen Nijn Maeste Deelou Von de Oost-Indien door H. H. I.) 內有此河口之近處喀尼斯馬 (Ganisma) 一島之記事。日語則爲蟹島。其後如 Kruban Eit 與 I. Des Crabes 等所記載者。皆取其意譯也。此島附近水路困難。由日本人之水先指南人駛右衙門 (Rampader, Soyomant) 之引導。航船始得駛出洋上。據海納爾所記載此等河口附近。其上流爲奄日本街。 (Hat Oude Japanese Quarter) 彼曾溯航日本河。一週有餘。過布莫賓 (Buomping) 即今之下勒莫賓之日本街前。翌日抵皮牛爾。 (Pinahu) 此地受日本人象盤達爾 (Chantalar, 喀波嘉語長港之意) 之管理。日本人之街市。亦曾經過。日本人象盤達爾與喀波嘉王之王庭。關係甚深。故統轄此地。即和蘭所設立商館及其他一切事項。均

爲彼所擠當。又遼隔日本河有名爲安格爾華特地方 (Anker Vor) 亦曾足歷。其後移居此內地之日本人切支丹之事亦曾載於巴達比亞之日記內。

海禁以後。日本街市因之消失。然前述之日本洲日本埠。至十九世紀之初。尙有其名。日本河名稱。在當時和蘭法英義各國之古地圖尙有記載。古地圖之最舊者。爲伊沙庫多古拉夫 (Isack Da Gwart) 之「喀波嘉及其附近圖」。而年代可考者。則爲俾太爾哥司 (Pleter Goos) 之諸地圖也。此時日本勢力。雖告消失。然地圖上日本河之名稱。流傳後世甚久。至一八一一年多爾馬秀我司 (F. Dalmarche Hilo) 所製「印度支那及西藏圖」。之十七張古地圖。均有記載。依時代或人之關係。其所指示地點與範圍雖有異同。要之自弗祿姆排附近至小海門之眉公河下流。稱爲日本河則爲事實。

以上爲本書第一篇「日本河研究」之概要。而能得此結論。實煞費苦心。杉本氏將困難之人名地名爲之比定。其主要者。則利用巴黎及其他歐洲集成之貴重古地圖與旅行記。對於安南中國日本之資料。亦加採用。蓋以極精細之圖籍加以考證也。且對於嘉定通志著作年代之決定。大南一統志之性質。亦曾作種種有益之敘述。其第二篇對於貴重有關於日本河之古地圖類。用鮮明寫真版爲之刊載。尤爲本書高貴之價值也。

杉本直治郎氏爲廣島文理科大學教授東洋史學系主任。自「阿倍仲磨傳研究」。大著出版後陸續著作甚多。且爲南方共榮圈之歷史及東西交通史研究之最高權威者。金永健氏在內河遠東博古學院。頗爲目下東京留學生中之新進學徒。對此名著熱心協力。即稱爲共著。亦無不可。本書現已出版。特記其匡略。以爲之介紹云。(今編跋二)

學 術 文 化 消 息

蒼岩山發現古寺

河北山西省境附近之太行山脈中發現一大佛蹟。乃石太沿線南張村（井陘縣）北方二十公里蒼岩山上之一古寺。其中有佛洞。佛蹟無數。自古民衆間。即傳有「蒼山十六景」之說。極被崇敬。本年初。爲日軍討伐時所發現。并由實地調查古蹟名勝之京畿調查科員所確認。據該調查科員之報告稱。此佛蹟中心地。爲海拔三千尺之蒼岩山中腹。聳立之斷崖上。架以如虹之美麗石橋。其上爲老樹叢圍之古色蒼然福慶寺。其境極爲幽靜並於附近發現無數鐘乳岩洞。其中尤以名爲千佛洞之洞窟。內塑有大小佛像千餘尊。大部分爲臥佛像。大者十數尺。調查結果。推測爲一千六百年前南北朝北齊時代之物。傳每年一月至三月開廟會。頗爲熱鬧。又因在治安地區之外。故詳細調查尙未完畢。（十二月十六日新民報）

斑疹傷寒新治法

柏林醫學界人士透露。德國發明斑疹傷寒治療新法。死亡率已減至百分之一。埃逸博士。昨在蘭堡科學研究院

開募典禮席上稱。克拉科德軍總司令班疹傷寒研究院發表預防班疹傷寒血清可織之罐中。運往各戰線。以供注射。此外檢驗病者是否已患有班疹傷寒亦毋須用舊法抽取大量血液。祇須以針尖在耳部刺取滴血。即可檢驗。較前便利不少。(十二月十六日中華日報)

德天文學家發現新彗星

東普魯士哥尼斯堡天文台之著名天文學家費特克。曾於本月十一日。發現一新彗星(十二月十六日中華日報)

輔仁大學金石拓本展覽

輔仁大學。近募得金石書畫古玩書籍。以及各項器物多件。於十七日至二十日。在該校樓上舉行展覽。其中金石拓本。珍本書籍。以及古今名人字畫。皆經該校延請專家慎重審定。多屬罕見之品。(十二月十七日新民報)

京圖書館珍本復歸

國立北京圖書館藏書之豐富向知名於世。尤以善本室內所藏之書。均為絕世之珍本。迄中日事變勃發。其中約五萬冊不知去向。迄本年八月始判明此大部分圖書尚保存於上海法租界內。遂計畫運回原圖書館保存。十一月初旬運回中文書百三十六箱。本日復運到外國文書四十二箱。按中文者有宋刻唐書。宋刻歐陽文忠公集。元刻文獻通考。清文大清會典。八旗通志稿本。官刻陝役全書等。外國文書有英國亞細亞協會報告。遠東學院月報(全集)等均屬珍本。(十二月十九日庸報)

學術文化審議會成立

教育總署爲謀華北學術文化之建設。特組學術文化審議會。並發表周督辦張署長等爲當然委員外。另聘學術名流二十三人共爲委員。經多日之籌備。昨（十八）日上午十時。在東亞文化協議會盛大舉行成立大會。當即討論四項議案。

（一）確立國民中心思想案 中國立國甚早。國民中心思想久已確立。士君子讀書明理。無不以仁義爲指歸。卽山野民衆。目不識丁。未聞經訓。而立身涉世。與宗族鄉黨相處。亦悉合於聖賢之禮法。故謂中國國民思想。出於儒家根基甚深。殆無疑義。唯是近百年來。喪亂頻仍。民生困窮。外來學說。乘機侵入。以致思想稍見混亂。殊可憂慮。如欲根本救治。自有待於政治全般之努力。而在文教方面。明示途徑。俾國人有所遵循。亦爲當務之急。用爲提議。各抒偉論。

（二）關於華北教育學問藝術等一般文化宜如何振興案 我國向以文明先進炫耀世界。海道以還。醉心物質。舍本逐末。仰慕遠西。近十年來。變本加厲。文化事業。亦變爲歐美之附庸。未能自主。從前所足以自豪者。今且支離黯淡。漸形退化。良可可惜。茲爲蕩滌瑕穢。完成大東亞建設計。關於華北教育學問藝術等一般文化。誠有設法振興之必要。第上述各部門。內容廣大。頭緒紛繁。非一手一足之烈所克有濟。究應如何縝密研討。粗具大綱。以便樹立鵠的。逐步推進之處。還請各抒宏論。俾資準繩。

（三）爲使中日文化交流作具體之進展宜如何實施案 中日文化交流。在中國史乘及其他各種傳記上。早有載述可尋。無俟贅言。近來雙方有志之士。從事交流工作理論。非不竭盡。而具體實施。尙未能有所表現。竊謂當此建設大東亞努力前進之時。雙方苟不欲攜手偕行。共完大業則已。如欲完此一大任務。則日華文化交流。

誠應切實研討。擬定澈底實施方案。俾免徒託空言。無裨實際。例如文化使之互相派遣。(關於思想宗教文學體育音樂戲劇等項)觀光事業之互相聯絡。辦理文教者之策勵獎掖。(關於辦理交流工作有特殊成績者。予以獎勵表彰。或各種有益刊物予以助成發補助金等。)。調查視察之擴充。增繁各種文教刊物之創刊。書籍之互譯。似皆文化交流之具體工作。其他方策。更端莫罄。究應若何羣策羣力。共肩斯任。以期日華文化澈底融和。渾然一體。俾日臻於光明燦爛。完成大業。茲事彌艱。佇聆鑒論。

(四)應如何救濟學生失學案 查現在地方治安。日漸鞏固。鄉村安定。都市繁榮。各級學校學生人數驟增。原有學校不能容納。以致多數學生。均感失學之苦。本年暑假。各校招生情形。前經本總署製定表格調查。結果錄取人數與報考人數相差甚鉅。具徵失學人數衆多。長此以往。必致國民程度日趨低下。於國家前途影響甚鉅。亟應統籌辦法以謀救濟。惟茲事體大。非集思廣益不足以策萬全。究應如何救濟之處。請詳為研討。(二月十九日新民報)

刀劍展覽

北京刀劍會於十九二十兩日上午十一時至下午六時。在東單三條胡同前落克赫拉禮拜堂。舉行大東亞戰爭一周年紀念刀劍展覽會。陳列之日本刀。係自遠古之日本平安朝至現代之古刀。合之新刀。約有二百三十餘柄。其中特別有名者。為真守、一文守、正宗、長義、盛光、金貞等古刀。及因廣、忠吉、虎徹、助直岡包等新刀。尤以日本某要人贈與清朝西太后之宇多國次作之名刀。富有歷史性。堪稱珍品。日本德川幕府末期之勳皇志士。水戶學大家藤田東湖。曾賦詩曰「凝固則成百鍊之鋼，可斷銳利之鏃」。日本刀實為大和魂之結晶。日本精神之象徵。(十二月二十日新民報)

法國立圖書館安然無恙

法國國立圖書館長昨日宣稱。法國國立圖書館安然無恙。完好無損。國外電台謠傳其中若干重要書籍。已被充公或銷燬之說。完全無稽。(十二月二十二日中華日報)

斯文赫定新著問世

瑞典著名探險家斯文赫定。最近出版新著一本。書名「美國與歐洲之對立」。斯氏多年擁護國社主義。在其新著中指摘羅斯福總統。謂羅氏對於此次戰爭。他日在歷史上將難辭其咎。按斯氏素以探險中亞著名。曾遊歷中國西藏與新疆諸地。著有遊記多冊(十二月二十三日中華日報)

東亞文化協總會總務部長赤間逝世

科學會理事長東亞文化協議會總務部長赤間信義氏。三十日午後於豐島區駒込之自宅患腦血逝世。享年五十四。(三十二年一月一日晨報)

德醫人造血試驗成功

德醫學博士茵姆剖特教授。對於人造血已研究多年。探討如何能使人造血與人體原血液有同樣之機能。而自肺部將養氣輸送至身體各部。現經試驗成功。此項新血清。正在大量製造。分流體血及凝體血兩種裝製。前線士兵因此人造血而獲救者。已不知凡幾。據稱爲試驗證明。該血清並無副作用。茵教授曾行自身注射達十五次之

多云。(一月六日新民報)

日人發明橡皮防濕紙

大阪帝大產業科學研究所講師森精之助氏。該氏自前年即繼續苦心研究此防濕紙。稱爲「鹽酸橡皮紙」。乃以天然橡皮。配入安息油。鹽化炭素等溶劑。通過鹽酸氣而溶成之橡皮溶液。將此溶液在水中沉澱分離。待乾燥後即成。「鹽酸橡皮紙」之防濕度極強。較玻璃紙爲優。且強韌易吸濕氣。最適於包裝食糧品等之用。且當包裝時。無須利用封口紙等。僅在接縫處。以烙鐵熨之即可。故可用以包裝糶秣。包裝於科學藥品之外。可爲電氣絕緣體。以止炸裂。並可製造雨衣等。其使用範圍極廣。(一月八日晨報)

本刊除特約撰述外，如有關於學術文化之論著，能原原本本，啟人正確理解，文字明晰，內容充實，字數在萬言以內者，請即逕寄本刊編輯部，一經採用，報酬從豐。

館 務 紀 要

三十一年六月

一日

准奉北政務委員會情報局面，謝本館贈送書籍，併函達前送最近出版新書要目，由五月下旬刊登公報，囑查照。

上教育總署呈，掛解本館三十一年一二兩月分經費結餘五百九十九元七角，請照核彙轉。

二日

准國立北京圖書館函，本館前曾授優待學術文化機關之例准予研究室以促工作一節，俟有空閒座位，再行函達，囑查照。

三日

奉教育總署總字八零八號指令，據請領三十一年五月分購置圖書費

四日

印刷等臨時費四千三百元，應照規定辦法呈報，節選照。
上教育總署呈，具報遵令轉飭分發本館試用人員開作舟楫回籍民學院第七期學生赴日旅行，併給予公假一個月，請照核備案。

本館第十三次財查委員會會議，議決事項如次：

(一) 採用之件。

1 李傑編教育實驗心理學。

2 舒贍上譯高田義一郎著人體各所遊覽圖。

3 整理初編動物生理學。

(二) 原期採用，送稿再議之件。

1 王炳勳編經濟地理論。

(三) 成書再購之件。

1 孫魯林編國籍西譯集目

(四) 擬稿者六件。

(五) 留待下會討論者六件。

六日 教育總署呈，請撥本館三十一年六月分經費一萬三千元，請照核飭發。

六日

教育總署轉奉北務部函，送本館印現代知識叢書「中國文學史」，請發賣。

八日

教育總署總字八二五號令，奉北務部函，各機關應發助郵政費，推行第二期有獎定期獎金，抄發原冊，飭遵照。

教育總署總字八二七號令，三十一年度一至三月分經費結餘，應從速呈報，以憑彙轉，飭遵照。

教育總署總字八二八號令，所屬各機關經費結餘，除具有特殊情形，應予充實准外，仍遵照前行政委員會規定辦法辦理，飭遵照。

教育總署呈，送送本館職員錄，請照核存轉。

教育總署呈，送送本館各所整理圖書三冊，附原書，請照核存轉。

教育總署呈，送送本館各所整理圖書一冊，李錫融教育實驗心理學原稿一冊，參考書三冊，請理初級動物生理學原稿六冊。

九日

教育總署呈，請撥本館三十一年三四兩月分經費結餘共六百零八元三角四分，請照核發轉。

教育總署呈，請領三十一年六月分經費一萬三千元，請照核飭發。

十日

教育總署轉奉北務部函，送本館三十一年五月分職員薪給表，請查照。

教育總署總字八三七號令，總領三十一年五月分經費一萬三千元，已於五月二十五日發交承領員領訖，飭知照。

教育總署轉奉北務部函，送北京藝術專科學校治強街頭宣傳廣告，希查核粘貼。

教育總署總字八三三號令，准國立北京圖書館函，送經研究經費表六紙，囑轉致工作人員領取，以便酌發研究坐席位。

本館第十九次審訂委員會會議，議決事項如次：

(一) 報告之件

1. 收程樹德函，請批釋原稿約一百三十餘萬字，需款五千餘元，擬即以本館三十年度結餘項下開支。前經附符定一聯錄字與一案，因未能進行。應即撤銷。

(二) 分發各委員審閱者二件。

(三) 由原譯者自行校正者一件。

十三日

准教育總署總務局函，送辦北各省市區中等學校概覽，囑存查。
收陳嗣初編近代本國史原稿一冊。

十五日

上教育總署呈，送送本館三十一年一至三月分公務員勸導統計表，
暨服務年限統計表等件，請鑒核。

上教育總署呈，送送本館三十一年五月分職員異動表，請鑒核。

致財務總署函，送贈本館三十一年五月分售書價表一百一十四元六角，
並同解款運單，暨售書月報表等件，請核收。

十六日

上教育總署呈，遵公具送圖書應印等臨時費估價單，請鑒
核。

准財務總署函，撥三十一年三四兩月分售書價款，業經列收，解款
共回一聯時給印送還。

准教育總署總務局函，由三十一年六月分起將全體實支月薪表，改
為全體人員薪津表，囑於每月上旬送送四分，以便考核。

收到春明課片野一尼著貨幣價值修正會計原稿一冊，沈啓元朱振堯
合編龜卜通考原稿及附圖表二冊。

十七日

致國立北京圖書館函，填送研究進修證書表，請發給座位證。

二十三日

致教育總署直轄編譯會函，請贈送所編中學各科教本，以便參考，

希查照見復。

本館所編之現代知識叢書，係為灌輸高中以上青年以必需之知識
起見，故關於中學各科教本有參考之必要，爰於本日備函向該會
索閱。

本館第十四次計費委員會會議，議決事項如次：

(一) 撤銷前函之件

1 本館前擬特符定一編譯辭字典，由本館出版，現因不能進行

應予撤銷。

(二) 採用之件。

1 范慶澆編國學。

2 王三稟編明清散曲史。

3 程樹德編論衡集釋。(稿附在本館三十年度結餘項下撥充)

(三) 試譯再議之件。

1 王寶乾編物理哲學。

(四) 函館方試編之件。

1 百科科學學要。

(五) 從緩者五件。

二十五日

上教育總署呈，具報取館出版辭彙字典原稿，并擬改聘程樹德論衡
集釋全稿，所需購取版權費用，擬在本館三十年度結餘項下開支，
請鑒核示遵。

本館接受付定一所著學錄字典一案，關於三十一年五月二十六日呈明教育總署在案，嗣後因故取消。至程樹德所著之論語集釋一書，查經古今各家注解音義考證，及辨正異同，選擇賅備，尤為有用之宏著。全書計百萬言有奇，寫定以後，以卷帙過鉅，刻版維艱，於本月十日將原稿送館儲于保存，或出版，以免散失。經提出本館許叢書訂冊委員會會議通過，其稿冊即在本館三十年度臨時結餘項下支付，以濟實用，爰於本日具文呈報。

二十六日

奉教育總署總字八八七號指令，據呈送三十一年三月分人事異動表，已悉。

奉教育總署總字八九八號訓令，經北治強運動總本部於三十一年六月五日正式成立，節知照。

本館第二十次非訂委員會會議，議決事項如次：

(一) 報告之件。

本館前屆辦迄今收發狀況。

已出版者四種。

已刊期一部分者一種。

正在印刷中者四種。

稿件已齊正待整理者十六種。

稿件尚未交齊者十三種。

正在編譯中者十三種。

以上共計五十一種，內現代知識叢書十七種，大學叢書四種，專著二十九種，小叢刊一種，其中已列入三十年度概況者二十二種，未列入者計二十九種。

(二) 核定稿冊之件。

范鹿浦編撰學政酬金一千元。

程樹德編撰語彙集釋以五千五百元贈取版權。

(三) 請本會委員簽訂者一件。

(四) 由館方派員與譯者接洽修正者一件。

致財務總署函，造送本館第三期撥付印刷各書費目清單，檢同估單等件，請核定。

本館第三期擬印之書，(一)王鑒文編「中國建築」，(二)張毅夫譯立川謙一著「初級物理化學」，(三)舒陸上譯高田義一郎著「入流名所選覽」。(改名人體覽勝)於本日按照彙款規定辦法，繕具清單併檢同估單等件，送請核定。其應撥價款，俟印出再行函具詳數具領。

二十九日

致國立北京大學函，擬將范鹿浦編撰學政一書，採入大學叢書，檢同辦法，請查照見復。

召集本館主管人員，討論三十二年度概算編製方針。

召集本館許叢書委員會編譯幹事鄒少丹奉訂委員會幹事金健民事務課課長王彥周會計課課長林同市等，開館刊費編會談。

代 訊

一 茲有立方君搜輯燕京歲時記著者鐵獅道人之先世，行誼，佚事，著述，以及集外詩等，資料甚富。此外更有遺像數幅，尤可珍貴。昨致函本刊，謂正在整理中，稿成再送本刊披露。

二 本刊上期徵集黔省文獻，仍盼惠教。

三 本刊現擬重價徵求中和月刊第一卷第十期，及第二卷第三，八，九各期。如有欲出讓者，請直接與本刊編輯部接洽可也。（申）

本館出版書籍委託代售處

北京：

琉璃廠：商務印書館北京分館，文興書局，會文堂書局，北京書局。

東安市場：新智書局，東華書局，華通書店，佩文齋，中顧書店，華盛書店，集文閣。

沙灘：楊本氏廣告部。

四庫北大街：知行書店，東方書店，成文厚。

西單商場：中華圖書文具社。

十八中後南沈寬子胡同九號：華北科學社。

中南海瀛州門內：中和月刊社。

東四靈巖寺街：復古堂。

北海公園：北海公園售票處。

文津街：國立北京圖書館。

外埠除天津濟南青島商務印書館，天津書局代售外，亦可逕向本館函購，照定價加郵寄包裝費二成。凡公私立專科以上學校，學術團體，圖書館，社會教育機關購買，另有優待文化機關辦法，照定價八折計算，郵費照加。

國立華北編譯館館刊（二一之二）【每冊定價八角】

編輯者 國立華北編譯館
館刊編輯部

發行者 國立華北編譯館
（北京北海公園內鏡清齋）
（電話北局（四）二八〇三）

印刷者 金華印書局
（北京前外西河沿二七號）
（電話南局（三）三九六七）



中華民國三十一年二月一日出版

